

新中華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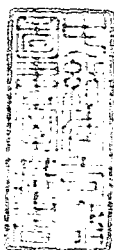
福 斯 羅

中華書局印行

MG  
K837.127.5  
7

新中華叢書

羅 斯 福



中華書局印行



3 1764 7164 1

新中華叢書  
羅斯福目次

羅斯福總統的一生（插圖十九幅）	一
羅斯福的世界觀與中國	一五
二十世紀的危機與羅斯福	二四
居中偏左一點	三一
世界偉人同聲悼念羅斯福	三三
悼羅斯福總統	三六
佛蘭克林·D·羅斯福	四一
希特勒滅亡，羅斯福永生	四四
美國士兵眼中的羅斯福	四七
羅斯福與聯合國	五〇
勞瘁以死的羅斯福總統	五三
羅斯福的歷史地位	五三

偉大的政治家羅斯福	五八
世界最繁難的工作	六五
中國向羅斯福致哀	六八
羅斯福傳略	七二
羅斯福最後畫像記	八二
羅斯福語錄	八四
羅斯福遺囑全文	九〇
羅斯福逝世後的世界	九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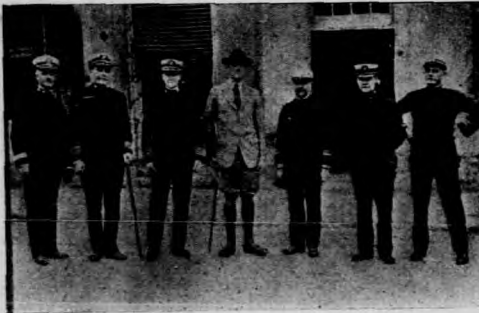


↑ 羅斯福的家庭是一個充滿愉快的家庭，他的三個公子都服役在軍中

↓ 在一八八二年羅斯福還是襁褓中的嬰兒，他母親優良的家庭教育，使他在童年時候就成爲一個努力上進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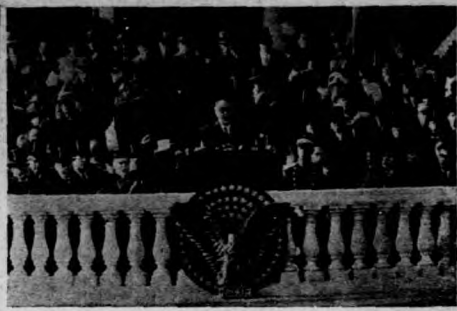
↑ 羅斯福總統少年時代就培養了多方面的興趣，他愛好騎馬，愛好游泳和球類運動，在中學時代，他不但勤學的，而且是一個出色的足球員



↑ 羅斯福總統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已經擔任了海軍部次長的職務，這不但實現了他童年時代熱愛過水手生活的夢想，美國強大艦隊的建造也於此奠下了基礎



→ 一九三二年經濟大恐慌的時候，羅斯福首次當選了美國大總統，他立刻施行新政，使美國平安地渡過經濟恐慌的狂潮



↑ 一九四一年羅斯福第三度連任總統，這是美國空前未有的大事，從此他就引導全美人民參與了世界反侵略的戰爭

↑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背義的日寇突然偷襲珍珠港，這行動激起了全美人民不可遏止的憤怒；第二天，羅斯福總統在白宮裏便簽署了對日宣戰書，征討侵略者



↑ 世界反侵略戰爭是不可分的，爲了策劃遠東的對日作戰，羅斯福總統在開羅與蔣主席和邱吉爾首相舉行了一次有名的開羅會議



↑ 一九四三年舉行的德黑蘭會議中，羅斯福和史太林、邱吉爾商定了擊潰納粹德國的計劃



→ 羅斯福四度當選總統，他在就職時向全世界播講，重申擁護民主、保衛民主和打倒法西斯主義的決心

羅斯福總統最後一次遠涉重洋，在雅爾達與史太林、邱吉爾舉行會議，奠定了贏得戰爭勝利和奠立世界和平的基礎



↑ 從雅爾達會議後歸來的羅斯福向國會報告戰勝法西斯，建立世界和平的計議和決定



↑ 羅斯福生前有收集郵票的愛好，圖示他在公暇時用放大鏡仔細研究每一張郵票的情形



→ 羅斯福也喜歡垂釣，在一次巡視阿拉斯加時，忙裏偷閒地在一個山溪中釣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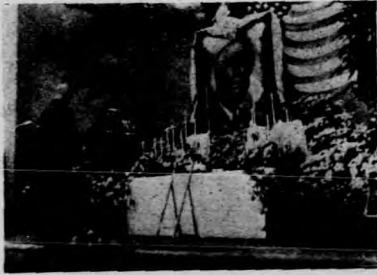
↑ 在西方戰爭將告結束，東方戰爭迫近日本門戶的前夕，不幸羅斯福病逝了。圖示他的靈柩經過華盛頓街往白宮舉行隆重的喪禮儀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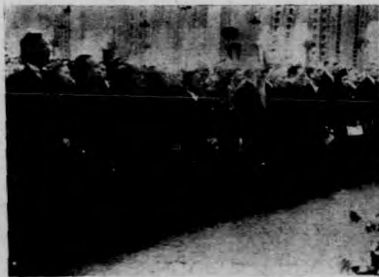
↑ 羅斯福逝世，震憾了每一顆人民的心，圖示羅斯福出喪時，沿路男女老幼哀痛的情狀



↑ 羅斯福總統的逝世，使美國政府官員，都異常的哀慟。圖示其繼任杜魯門氏在奉安典禮中肅立墓前致悼的情形



↑ 蔣主席在隆重的追悼會中，面朝着羅斯福的遺像虔誠致祭的情



→ 羅斯福總統的謝世，全世界各國同樣的感覺哀痛，在中國，因為這位最具正義感的偉人的逝世，尤其感到無可補償的損失。圖示重慶中樞首要和外賓正在舉行追悼會



## 羅斯福的世界觀與中國

曹未風

「我們的終極目的可以簡述如下：我們要為我們自己與全世界的人類建設一個世界，在那世界裏每一個人都可以有和平生存的機會；可以從事生產工作，至少可以掙得足以維持他個人及其家庭的生活所需；可以自由的與其所選擇的朋友來往；可以自由的思想與信仰其所選擇的宗教；而且可以在逝世的時候，敢於相信其子子孫孫都可以有同樣的機會。」

一九四三年六月七日羅氏語錄。

在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三日星期五，當全世界人士突然驚悉羅斯福總統的死耗時，那種普遍的悲哀，可說是無法表達的。上自帝王，國家領袖，下迄鬻齡兒童，販夫走卒，都深深的感覺到，他們失去了一個可敬的朋友，與賢明的領袖。在這些戰爭的年月，各國人民的關係，愈益密切；某一個國家的重大損失，都立刻影響到別的國家與人民；何況羅斯福總統這一個人物，他在這些黑暗的年頭裏，一直被全世界人類當做民主與合作的象徵看待；在這種淆雜的紛紜世事裏，他象徵着希望與光明。

個人在那當時的悲痛與感覺是說不出來的，現在，當美國的一個月國喪期間已經屆滿，世界上的情勢已經又多了一個多月的不平凡的演變後，我便覺得似乎可以問一下，究竟羅斯福之死對我們及全世界人們有什麼關係？他為什麼會令我們感到悲哀？他究竟是個何等人物？他有什麼可以讚許的思想與觀念？對這世界，他究竟有些什麼貢獻？

當我們企圖回答這些問題時，我們祇有三個泉源可以汲取：第一個是他的為人，他的日常生活與私人行動；第二個是他的行事，他的政治行為；第三個是他所發表過的言論。這些泉源無疑的也將是他的傳記作家的取材之地，而上述那些問題，也惟有有能力與有經驗的作家才能予以完滿答覆。現在我根據並不完備的材料，與我個人的見解，且試來為羅斯福總統繪出一個輪廓來，尤其着重在他的國際合作思想及其對中國的支助。

無疑的，羅斯福的成就主要的是在他對美國的貢獻上。在他那十二年的總統任期裏，他的努力方向可以分為兩期，在第一期裏，他致力於「新政」的實施，把美國人在精神上與物質上重建起來，令他們在一九二九年的經濟大恐慌後重新恢復了心理上的自信與生活上的繁榮與安定。在第二期裏，他及時的預見了國際上的大危機，用超人的手腕處理了國內的困難局面，引使美國走到國際合作的路線上來。一方面在反侵略戰裏克敵制勝，一方面令美國人民參加了世界和平的建設工作。這些艱巨工作他都完成了。

在私人生活上，羅斯福是一個永遠滿面帶笑的和善長者。他有的時候也嚴厲，但是那却祇是在他抨擊貪污與罪惡的時候。他的意志是堅強的；他在中年害了小兒麻痺症，當時大家都認為他的一生已經完了；可是他却掙扎了過來，而且成爲美國歷史上惟一的一位三任與四任的總統。他不拘形式，好談天，在他的全部思想裏，人的地位與權利永遠佔着最高的位置。

在他的政治生活裏，當我們把他的過去重新加以檢討之後。他同今日世界某幾個別的政治領袖一樣，是逐漸的從事實上學習，依照着情勢的需要，從而製定他所進行的政策的。我這樣說，絕沒有一點指他爲機會主義者的意思，反而，我却是企圖說明，他不懂學習，不拘成見，總是以最近現實的方法，實現他的理想。

今日美國政論家都承認一件事實，便是在一九三二年冬天羅斯福與胡佛競選總統時，羅斯福所以當選，並不是因爲美國人民擁護羅斯福，而是因爲他們反對胡佛。雖然羅斯福在紐約州長任內，曾以廉潔效能等優美成績著稱；可是顯然的，美國人民並沒有希望他會變成一個怎樣了不起的好總統。可是民主國家就是多着這種奇蹟的，在十二年多的總統任期裏，羅斯福不但成爲一位好總統，而且也可能在未來的歷史裏被美國人認爲是他們最好的總統。威爾基若是不死，其轉變可能，已經有許多人注意到了。他雖是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他的思想却於後來變成比民主黨人更有民主黨的意味。現在的美國總統社魯門也可能有令人驚異之點。本來在羅斯福逝世之日令人爲他捏一把汗的，今日華盛頓的記者羣，已經開始驚悉於他的獨立見解，能力與處事的手腕了。

在一九三三年春，羅斯福就任美國總統時，他曾有一句名言，他說：我們在今日所唯一應當害怕的事便是害怕的本身。這句話自是針對着當時美國人民的心理說的，因爲在經濟大恐慌之後，美國人似乎對於一切都失了着落，工商業紛紛破產，銀行倒閉，失業的人數激增到一千四百萬的驚人數目。美國人的信心從基本上動搖，對於未來以及其全部精神生活的基礎都發生了疑問。羅氏就任之初就提出了「不怕」的口號，令美國人民恢復了爲生活而戰鬥的意志。此外，他還說：人民既然要求行動，我們就行動。於是他就行動起來，令三百萬青年參加土壤保持隊的工作，新栽了一千七百萬英畝的森林，大規模建築水壩防止水患，並施行廣泛計劃防止森林火患和動植物病害。此外還實行了地方建設性的實驗室計劃，如田納西水利工程處之類。在政治上，他加強了政府的權力，採用緊急立法來實施救濟工作，如失業援助，養老金，婦女和兒童補助金，以及公共衛生之建設等。新政在當時雖曾受到多方面的抨擊，甚至有入稱羅斯福爲獨裁者或共產黨，而新政的貢獻及羅斯福的功績，在今日却已成爲不可抹殺的史實了。

\*

\*

\*

\*

『我們已經知道了獨立生存的光榮。我們還應該知道互賴生存的光榮。』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語錄。

『一切愛好和平國家必須聯合起來，維護和平，因為侵略行為是具有傳染性的瘟疫。』

『最近世界政治形勢日趨險惡，以致各愛好和平之人民國家，均異常憂慮。……』

『諸君切勿以為美國可保無虞，切勿以為美國可蒙寬恕，切勿以為西半球可不受襲擊，切勿以為西半球仍能在和平狀態中，繼續發展文明之道德與藝術。……吾人如欲在世界上安居樂業，自由無慮，則所有愛好和平之國家，應立即奮起而合作，維持為和平之基礎之法律與原則。……反對違反條約與人道之行為。因為這些違反條約與人道之行為，現正造成國際混亂與不安局勢。欲避免此種混亂與不安局勢之波及，決非嚴守孤立與中立所能收效。……』

『世界人口百分之九十之和平自由與安全，現正為其餘百分之十之破壞國際秩序及國際法律者所威脅。然此百分之九十願依法律及普通遵行之道德原則以生存於和平之人民，是可以覓取途徑，且必需覓取途徑，以實現其願望的。……』

『破壞法律的行為，是與傳染的疫病相似的，蔓延全世，有加無已，事殊不幸。當疫病方興之時，社會人士固知贊同隔離病人，以保公共衛生，不受其傳染。……戰爭之為物，無論其已經宣傳與否，均有蔓延之可能。……是以吾人雖已決定置身於戰外；吾人仍不能担保不受戰爭之不幸影響。……欲使和平繼續存在，……則愛好和平諸國意願，必須明白表現出來，……維護和平，實有賴於吾人之積極努力。……』

一九三七年十月五日芝加哥演說。

自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七年，羅斯福的政治努力可說是全在內政上面，然而他卻也沒有懈怠於注意國際情勢的發展。一九三一年日本入侵中國，一九三三年希特勒登台，一九三五——三六年阿比西尼亞淪亡，其後是西班牙內戰，奧地利吞併這一串不幸的事件；美國雖未加入國聯，但國聯却是美國人民所參加的第一次大戰的產物，更由威爾遜總統一手促成的，現在也眼看著垂死在沉重的打擊之下，到一九三七年時，希特勒與墨索里尼的兇殘萬丈，而日本更開始了大規模的侵略中國。迄此時為止，羅斯福對歐洲及對亞洲的國際政策，大致都奉行着美國傳統的政策，而由於美國總統的職權及法律地位，處處祇能遵守着國內的一般趨向。美國對中國的政策是門戶開放，對歐洲是少加干涉，而它立國的大旗更是鮮明的門羅主義。這時美國的孤立派的勢力極強，尤其是在參議院及工商界領袖人物裏，美國的全部對外政策都濃厚的染着它的氣息。在九一八事件以後，美國的國策可以用當時國務卿史汀生（現在陸軍部長）的「不承認政策」來代表。美國不承認日本用武力造成的一切事實，用以表示一種溫和的反抗；而同時美日的一切其它關係還是

照常維持着，而廢鐵與石油更是大量的向日本輸出。

對於歐洲問題也可以說是以「不承認政策」為主，不承認阿比西尼亞的被佔，不承認奧地利的被吞併；此外，還有一種趨勢，美國的較激烈的批評家們一再說，這時美國的外交也屬於張伯倫、達拉第一類的綏靖主義。甚至有人說一九三八年前的慕尼黑會議，也在事先得到了美國的同意。然而這祇是美國的政策，而並非是羅斯福本人的，雖然他在這期間是美國的總統。假使美國製定政策的機構能同羅斯福一樣深刻的瞭解國際上的真正危機。美國早就會採取不同的態度了。這一點，羅斯福本人都在事後一再提說。

羅氏本人的警覺，在一九三七年十月的芝加哥演說裏很可以看出來。這一稿演說不僅是羅氏個人見解的轉捩點，也還是美國政策轉變的開始，雖然真正的轉變到了二年之後才顯而易見。從一九三七年起，我們可以說羅斯福的為國際合作奮鬥的路程已經開始，在此後數年間，一直到他於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二日逝世時為止，他都在不停的爲了這個工作努力。而這一段努力的經過，將爲他個人及全美國的人民在歷史上確定一個崇高的位置。

當我們在今日來回顧羅斯福在這幾年裏所發表的言論時，我們特別的感到了他的多次演詞裏有一個很顯著的共同特點。便是他凡是提到戰爭，總是願到戰後的和平，而在這兩件工作上他特別注重國際上的合作，尤其是各國人民的合作，無分男女老少，無分種族地區的人民的合作，以及他們未來生活的福利。這一個問題，一定是時時緊迫於他腦際的，若不然，他絕不會在每一次提到國際問題時，都提到這項願望，也絕不會如此自發，給它那許多重量。

在一九四〇年七月十九日，他說：「民主祇有在一種情形之下，才能發揚，那便是由所有的人民予以熱誠擁護。而這種擁護的熱誠也祇有在一種條件之下才能確保，那便是尊重人民的權利，令男女大眾及其子孫都敢於相信民主可以給他們安全與和平。」同年十一月一日，他說：「我是爲了一個自由的美國奮鬥——在這個國家裏的人民，不分貧富，不分貴賤，都該有同等的自由與權利。」

一九四一年一月六日，他發表了有名的四大自由。他說：「在我們所欲確保的將來，我們期望達到一個以人類的四項主要自由爲基礎的世界：即言論與發表的自由；每人依其個人之方式崇拜上帝之自由；免受匱乏之自由——此即以經濟諒解的方法，使每一國家能爲其人民獲得健全而和平之生活；免受恐懼之自由——此即世界普遍性之軍備減縮，其減縮之程度，須任何一國不能對其任何鄰國採取有形侵略之行爲。此四項主要人類自由，乃吾人此一時代與今日此一世代所能達到之一種世界基礎。此種世界亦即獨裁者企圖以炸彈威力造成之所謂暴政新秩序之反面。」這四大自由的宣言正是日後大西洋憲章的出發點。然後由四國宣言而聯合國宣言而開羅會

議，而頓巴敦會議而奮金山會議，這一脈相承的國際合作，都是以四大自由為其中心理想，而四大自由正是羅斯福個人思想的產物。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七日，他說：「在戰爭中求得勝利與在戰後締造和平，都需要全世界人民為這共同目標奮鬥，才能達成。」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四日，他說：「我們的青年男女不祇是為了他們的生存作戰，他們的親人與家庭。他們還是在為著一個國家與整個世界作戰，在那個世界裏，一切男女，不分種族、膚色與信仰，都可以在和平、自由與安全裏生活、工作、發言與敬神。」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日，他又說：「我們已經知道了我們原不能孤立的生存於和平裏，我們的幸福尙有賴於其它國的人民的普遍的幸福。」

最後，在他臨死以前一個多月，他還在說：

「世界和平的建設並不能是一個人或一個民族的工作。這不能是一個美國的和平，或英國的和平，或蘇聯的和平，或法國的和平，或中國的和平。這也不能是各大國的和平或各小國的和平。這個和平必需建設在全世界的合作努力的基礎之上……以人類生命的尊嚴為其基礎。」

够了，引證得够了。從這些引證上面，我們總可以見出羅斯福對於世界的看法，與他何以如此熱心於促成國際合作的進步。從他在美國開始實施新政，羅斯福的最大的關切便是屬於一般人民，而他幾次的連選連任，也都是由於一般的人民，尤其是貧苦無告的工人、小商民及農人擁護他的緣故。美國的報紙始終是大部分反對他當選的，一九三二年大選時反對他的報紙佔百分之五十二；一九三六年佔百分之五十七·一；一九四〇年佔百分之六十三·九；一九四四年佔百分之六十·一，但是他還是當選了，二任、三任、四任的總統下來，因為美國的人民都瞭解他為國為民的真誠，與他對國際情勢瞭解的正確。而在世界大戰爆發之後，他對反侵略戰爭的積極支助，及對於全世界被凌虐的人民的同情與救濟諮議，更是令他的死被認為是舉世同悲的一個大損失的理由。

★「我們知道，永久的和平，絕不能由於犧牲其他民族的自由而換得來的。……」

★「我們當前最有貢獻而迫切的任務，就是將自己變成一個既可為自己又可為友邦的兵工廠。他們不需要人力，他們祇需要價值數千萬元的國防武器。他們無力付出現款的時候，很快就會到來；我們不能也不願因為他們無力付償軍器價款，就讓他們向着敵人投降。……」

「讓我們來向民主國家進一言：『我們美國人對於你們保衛自由的奮鬥異常關切。我們正以我們的精力，我們的資源，以及我們的組織力，來增加你們恢復和平，維持自由世界的力量。我們將源源不絕的把許多船隻、飛機、坦克和大炮送給你們，這是我們的目的，也是我們的保證。』……」

一九四一年一月六日致國會論文。

和平與民主是羅斯福總統的目的，而國際合作乃是他的手段。他自然不是惟一的做如此想的美國人，也不是第一個做如此想的人；但因為他信心的堅定，開說的熱誠與處理事情的無比的手腕，美國人民終於在他的領導之下以全力從事於這個工作。根據租借法案，美國人民將他們軍火的生產總量的半數以上送給別的為和平與民主而奮鬥的國家，這種作風，絕不能認為是自私的，或祇為了自身福利的，而這種博大與慷慨的精神，正反映在羅斯福的全部政治生活裏。惟有真正能代表人民的領袖，才能够領導人民；而也惟有勇於面視現實的人民，才會產生足以代表他們的真正領袖。

爲了實現國際合作起見，羅斯福總統還採用了私人與各國領袖會晤的方式。計從一九四一年起，羅斯福總統與邱吉爾首相共會晤九次，朝夕相對的日子有一百二十餘日；奧斯達林委員長會晤了兩次；與蔣主席會晤了一次。此外他與各國領袖的函件也極爲頻仍，據邱吉爾首相的報告，他們之間的函電在戰爭期間竟達一千七百餘件，平均約每日一件，且多長篇累牘者。這樣，利用私人的晤談，無所不談，談無不盡，國際合作的道路，自然更爲開朗而坦平。最後，他還採用了私人代表的方式以促進對於事態真相的瞭解。如賀浦金斯及赫爾的訪蘇，「公國長椅政治家」巴魯瓦的訪西歐；非利浦的訪印度；納爾遜，拉嫩摩爾的訪華，都令羅斯福瞭解了各國問題的真相，彌補了外交工作的不足。這種工作方式，本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威爾遜總統已經用過，豪斯大佐的活動爲國際瞭解與合作造成許多機會，而羅斯福總統在這一戰事裏，却把這項工作更加強與擴大了。

這些私人代表的活動，其內容恐怕在未來一些年月裏都不會爲人所知。就如同那些國際領袖會議一樣，其中經過，恐怕也總要經過相當年數，才能發表。然而拿那些已經發生的事實來參證，這些活動及會議對於國際合作，在政治上及軍事上都是極富有建設性的。羅斯福總統與邱吉爾首相在卡港會晤之後，北非反攻便行開始，緊接着北非肅清，西西里及義大利就實現登陸。德黑蘭會議之後不久，西歐戰場就開闢成功，蘇軍與美加英軍隊由東西兩端攻入德國心臟。而雅爾達會議之後，歐洲戰事更勝利的結束了。

以上是關於軍事的，在政治方面：大西洋會晤產生了大西洋憲章；卡港會議產生了無條件投降的原則；開羅會議產生了對日作戰的共同目標，確定了中國的國際地位；而雅爾達會議，更決定了舊金山會議召開的日期。在這幾年裏，戰爭雖然是一直在共同作戰的

原則下順利進行，而在政治上，由於中美英蘇四大國家的政治經濟及社會組織不同，却也一直發生着令人担心的危難。希臘問題、義大利問題、南斯拉夫問題、波蘭問題、甚至中國的內部問題都曾令世界人士爲之心焦，而在這些會議裏，由於各大領袖的私人接觸，這些問題都會分別的減輕其嚴重性，或甚至覺得和平解決的途徑。

我們不知道在這些會議裏，羅斯福總統個人的貢獻是哪些，可是我們敢於相信，倘若在這些國際會議裏有一位和事老，以溫和的言語，博大的態度，與超人的智力時時企圖緩和和合作上的緊張局面，令各國都稍微自我犧牲以求得普遍永久的和平的話，那麼這個人一定是羅斯福。在這次大戰裏如果沒有美國或沒有羅斯福，無論在作戰上或在和平工作上，都是無法想像的。我想，從一個人對於世界的關係上去觀察，這個該是最大可能的推崇。

不容否認的，未來世界的安定和平與否將大部的建立於美英蘇三國間的關係上，此外還有一個重大的因素，而中國實居於舉足輕重的地位的，便是一切殖民地人民及尚未充份獲得獨立與自主的人民的普遍福利的問題。倘若我們敢於想像，在未來的世界裏美英蘇三大工業及軍事上的強國能合作無間，而亞非兩洲的不自由的人民均可以獲得自由與生活上的改進，那時，這世界豈不是便可獲得真正的和平？這個和平無疑的即是羅斯福總統所憧憬的景象，而用和平的方法使這景象實現當無疑的即是羅斯福的理想。這項工作，爲了方便起見，我想可以稱之爲羅斯福路線。這個路線，在提示之初便喪失了它的領導人物，現在開闢這條路線的工作，却落在其它各國領袖及全世界人們的身上。這條路線，據今日人類所能批判的程度，乃是一條正確的路線，而且還是一條雖然較多理想的成份，却是並無不能實現之可能的路線。

蘇聯的政策及斯達林個人的種種處事的態度，美國的一般批評家喜歡稱它爲現實主義的。這種現實主義，我們有時覺得難於瞭解與接受，有時甚至覺得它過於冷酷。然而倘若我們瞭解蘇聯在過去二三十年間所經過的艱苦歷程，或者甚至再向過去追尋，回顧蘇聯革命所遭受的那種種殘酷的迫害，我們總應該瞭解這種現實主義的政策原是現實的慘苦經驗的當然產物。爲了鞏固它的獲得，蘇聯不能容許感情與理想成份的過多的攔入，它必需把每一種政策每一個行動建設在現實的事實之上，因爲歸根到底，政治乃是一件莊嚴而利害非輕的工作，絕不容許自欺的。蘇聯的二次五年計劃都是一點一滴的血汗的累積物，而它的抗戰工作從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的被侵，一直到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的攻入柏林，也都是用人民的鮮血換來的里程，不能被犧牲在政治家的會議桌上。

英國的國策，祇要保守黨的政權不動，是不會有什麼大變動的，在保守黨當權時期，英國的政策中心乃是維持大英帝國的一切

特殊權益與地位，這樣就附帶着說明幾點：一、廢棄帝國各部的航線必須不受威脅，包括地中海及中東在內；二、英國必須有強大海軍（雖然今日空軍已經有取代海軍地位的趨勢）；三、各屬地人民祇能有條件的自治權而不能完全獨立，尤其是印度；四、帝國主義及資本主義的制度及思想體系至少要保持着形式上的完整；五、歐洲西部不能有一個單獨強大的力量存在，因而威脅英倫三島的安全。我們倘明瞭了這個，我們就可以瞭解英蘇之間及英美之間許多矛盾及衝突的存在原因。然而這一次大戰對於英國却是一次死裏逃生的戰爭，英國爲了取得勝利不但做了許多重要的讓步而且還把帝國的資源及財富使用到了相當枯竭的程度。同時英國國內的社會制度及思想理想也在這一次戰爭中經過了許多變化，保守黨的政權還能維持多少時候，實在祇是一個時間上的問題。祇是，在那變化尚未到來的時候，英國的政策還一定是牢抱着保守黨的路線。

在美國方面呢，它的國策在最近幾十年裏實在是動盪不定，以致引起許多批評家說美國沒有政策。然而統察起來，美國還是有幾個基本原則在指引它的國際行爲的。第一個是美國安全及美洲安全，說明它們的政治口號正是門羅主義與汎美主義，致於孤立派正是其中較稠密與較狹隘的一部份人；第二是工商業上的自由主義，以其富源及財富在自由競爭的國際市場上，別的國家是絕無抗衡餘地的；第三是世界市場的開放與世界人民的普遍安定，以銷納美國的生產餘額。

這三大國家的政策上的歧異之處乃是今日世界的真正危機所在，而羅斯福總統在在前正是打算調和它們三國的特殊之點而把它們都納在一個理想的目標之下。以他個人的成就說，觀乎多少次國際會議的成就，我們可以說，他是相當成功的。而舊金山會議的取功希望本來也就寄託在濱羅斯福路線上一面。現在他死了，不知這條路線還可以繼續被遵行多麼長久。

★ 最後，我特別提出羅斯福總統對中國的關係來講述一下。對於中國，他曾講過這些話：

「吾人不僅認中國爲作戰中之盟友，且亦爲和平期間之夥伴。此項措施（指取消華人移民法律）雖足予華人以優於其他東方民族之優越地位，如彼等對於禮義，及自由之偉大貢獻，亦足令彼等當此而無愧。」 一九四三年十月致國會諸文。

「余得有機會與蔣委員長當面討論複雜之問題，尙屬首次。吾人不僅解決具體軍事計劃，且會商討若干影響遠大之原則。吾人相信此等原則必能保障遠東未來之穩定；此等原則皆甚簡單而基本，其中包括以被劫之財產歸還應得之主人。承認遠東億萬人民有樹立其本身政府方式之權利。承認永遠消滅日本，使不得成爲侵略之潛勢力，乃太平洋及世界其它部份和平與安全之必要條件。」



「孫中山先生之精神，在吾人之思想中，實與彼早已鼓舞中國人民之自由精神互相聯繫。孫中山先生所堅決奮鬥之諸大目的，厥為保持國家主權，建立代表人民的政府，以及改善人民之經濟生活。此種目標，已為中國各地人民共同一致之信條，亦即鼓舞中國人民決心抵抗日本暴徒之原動力。吾人業已發現孫中山先生之學說中有許多思想與首創我美國民主制度者之思想若合符節，且與聯合國共同目標中之原則完全一致。」

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二日演詞。

中國與美國之關係可以用「友好」一個形容詞來代表；這種友好關係，到羅斯福總統任期裏更得到了增強的動力。美國在最近五十年裏對中國的政策可分為三個時期：（一）門戶開放時期；（二）精神及財政援助時期；（三）物資及軍事援助時期。倘使羅斯福路線的方向不變，不久的將來大概還有一個和平互助的時期。在前面三時期中的第一、第二兩期，可以說是美國的傳統政策之表現，而第三時期則得大部歸功於羅斯福個人的影響。

拳匪之禍以後的中國倖免被瓜分，可說是一部份由於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美國在遠東殖民地的爭奪戰場上出現得比較晚，而它的政策也比較的多有些自由主義的色彩，以商業活動為主，沒有含政治佔領的企圖。這種政策一直到華盛頓會議都沒有什麼變動。其後日本向中國積極人侵，美國在遠東的聲望也隨之增強。然而此一時期的美國對華政策，還是處處以美國本身的利益為前提，祇要日本不過份侵犯美國的利益及地位，或者雖然侵犯了而還肯道歉賠償，如潘納德艦艇炸事件，美國也還是肯接受日本的說詞，令中日自去解決它們的問題。然而美國在此一時期却顯然的對門戶開放時期增強了對華的精神及財務援助。尤其是在九一八事件之後，史汀生的不承認政策及美國的多次對華貸款都是這種政策的特徵。在政治上美國還是不願開罪日本，甚至都不肯有令日本為難之處。一直到珍珠港事件的前夕，羅斯福總統及赫爾國務卿還在接見日本的使者來酒，打算令日本得到部份的滿足，保持美日間的和平關係。

美日開戰之後，美國對華的關係却為之一變。由消極支持中國抗戰變成積極協助中國作戰。美國不祇希望中國勝利，而且還希望中國團結與建設成功為遠東的一個堅足強大的國家。在這種轉變中，羅斯福總統盡了最大的力量，成為不折不扣的中國人民之友。

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的開羅會議裏，羅斯福總統就確定了中國的四強的地位，他又幫着保證了中國人民自九一八以來，自甲午之戰以來，就打算實現的願望。美國宣布廢止了對華訂立的不平等條件，又廢除了限制華人移民法律。美國對華貸款又增加了而租借法案的物資也開始輸入中國。在軍事方面，美國派來了一支空軍，還幫助中國訓練了許多空軍人員；在陸軍方面，美國也派來了許多

訓練人員與輸入一些新的裝備。最後還幫着重造了中國的國際道路，眼睜睜，大批的美國地面作戰人員也去來了。在這一切行動裏我們都見出了羅斯福總統對華援助熱忱的活動痕跡。中國在這些艱苦的年月裏，倘若說有一個國際友人真的瞭解中國的問題，而能每及時予以援助的話，這一個人就是羅斯福。他的行為爲中美未來的邦交，奠立了極友好而不可搖動的基礎。

中國人民對於羅斯福及美國人民的友誼是真摯的，中國人民對於這個偉大人物的哀思也是永存的。最後，我們還要記得羅斯福路線，那個以國際合作的方式建設世界和平的路線。在他未及發表而就永逝的那一篇演詞裏，這位人物還在一再叮囑全世界的人民說：

『我的朋友們：這件工作乃是和平，絕不是祇求戰爭的勝利便算結束，而是和平，令戰爭永遠絕跡的和平。』

一九四五年五月廿二日。

## 二十世紀的危機與羅斯福

費孝通

若是你有機會碰得着各色各樣的美國朋友，問他們同一的問題：「羅斯福是什麼樣？」你一定會得到無數完全不同的答案：

「沒有他，我們還能有這種生活麼？他是我們生活的保障。」

「這傢伙簡直是共產黨，誰把他做死了，我願意出一千塊錢。」

「他才是資本主義的保護者，沒有他的新政，美國準會赤化了。」

「理想主義，人道主義的發言人，不，他是柏拉圖所預言的：哲學家坐上了皇位。他是美國歷史上的第一人，高過華盛頓、林肯和威爾遜。」

「羅斯福？他是個關老，揮霍的能手，稱他心，非洲草原裏孩子的奶，都得由華盛頓派了飛機送去餵。噢，一百個美國也不够他去消耗。你瞧，像他自己，有這樣家私的，除了積了些舊郵票，剩了些什麼？這算是美國人的代表，我就不信。」

在美國歷來的總統中要找一個被人推崇得最高，同時也被人誹謗得最甚的，必然是羅斯福。他在一九四四年競選時不是自己也說過麼：「在競選中，謊語、辱罵、毫無根據的攻擊，沒有比目前在反對我的入口中更多的了。」若是你太信任美國的報紙，你決不會相信羅斯福會有一次當選總統的，因為從報紙上的輿論看去，大多數總是反對他的。可是，他競選大總統却沒有失敗過（在競選裏失敗的倒是他做副總統的那一次）。

羅斯福究竟是什麼一個人物，現在雖則業已蓋棺，可是要有一個一致的定論也許還早。爲什麼？羅斯福不但在美國是代表着一個新的社會秩序，甚至在全人類的歷史中也代表着一個新世紀誕生的消息。他正生在這一箇斷舊交替的轉捩上，所以從四面八方看去，所見的怎能相同？沒有一個看法中的羅斯福是完全没有根據的，可是也沒有一個看法是全部的。若是比較全一些，那就有在時代的背景中作比較長期的審視了。

美洲新大陸的發現（一四九二）本身就是中古世紀結束的歷史界石。中古世紀的沒落是由於兩個新勢力的發生：人的發現和自然的發現：一是民主，一是科學。和這兩個新勢力相對的中古世紀的柱石是封建和宗教。封建把每個人依他的身分安插在尊卑的架格裏，不准自由的按他的才能和興趣去發展。宗教，中古式的迷信，用了超自的觀念封閉了人對自然的好奇和認識，限制了人利用自然來改善生活的能力。在封建和宗教之下，人類的經濟滯留在大量利用人力來經營農業和手工業的階段裏。除了少數奢侈有閒的貴族外，一般平民像牛馬似的在最低的生活程度上掙扎受苦。入口稠密，土地有限，每個人眼前，在社會和自然雙方，都看不到發展的機會。

新大陸的發現，對自然好奇的發現，給予許多不滿意於歐洲中古式生活有一條出路，可巧的是這片北美廣大的肥沃土地上，在當時祇住著為數很稀少、知識程度很低、生產和戰爭技術很落後的土著。在經濟上和文化上可說是一個真空，似乎是老天特地留下來培養新世紀的搖籃。

從一五〇〇年到一七〇〇年的兩百年中，歐洲在宗教上發生著新教運動，在政治上發生著列國運動。更重要的是自從一四五〇年活版印刷發明，知識開始從上層貴族流傳到民間，科學精神終於衝破了迷信的封鎖。一五四三年科白尼新的天文體系確立，改變了基本的宇宙觀；一六八七年牛頓的引力說公布，奠定了科學的基礎。一六八九年，經了一世紀多人民的醒覺，英國的人權宣言克服了封建的勢力。可是在這宗教和政治的爭鬥中，新大陸上日積月累的聚集了新舊衝突中擠出來的人。他們在沒有中古傳統束縛的新世界中，慢慢的養成了民主和科學的新精神。這些根苗逐漸滋長了起來。

北美這片廣大的田野上是最適宜於民主和科學的培養了。我們儘可不必相信當時從歐洲和非洲遷移到北美去的人民，都是理想家，烏托邦主義的信徒，或是把自由看得比一切都重的「優選人民」。事實告訴我們，「五月花」式的移民究係少數，遠比不上被賣為「立約奴隸」的苦力為多。可是不論他們遷移的目的何在，想享受自由也好，想發財也好，一到這新世界，就得接受這新世界的支配，在新環境裏養成了美國的民主精神。

在十八世紀的北美，除了極少數在小城市居住的人民外，大部分的移民都是在荒涼的原野裏過著和自然爭取生活的日子。這是和歐洲平民不同的。中古世紀的農民生在農場上，死在農場上，沒有自然的威脅，祇有地主的壓力和榨取。這些在原野裏求生存的人，

不能靠諂媚和服從來求安全；他們需要的是體力和機警，耐苦和獨立。在他們前面有的是荒地，用多少力可以得到多少報酬。勤儉的起家，荒情的敗身。現實界裏有着公正的審判，他們不需要冥冥之中的神力，用來世的痛苦和享樂，作為正義的天秤。靠自己努力，成功者有權利驕傲，失敗者暴露自己的懦弱，不值得加以惋惜。這種個人自己負責的信念，和中古時代依賴幫傭的身分觀念剛剛是相反的。

在原野的開發中，他們經營着自給自足以至自持自衛的生活。為了工作效率和個別責任，生活單位時常是很小的家庭。他們厭惡別人不自費的干涉，因而厭惡政府。為了社會秩序的維持，政府雖是不能沒有，但至多不過是個免不了的壞東西，所以「最好的政府是最不管事的政府」，我們得體會這種嫉視權力的心理。他們那種設個人努力能得到成功的生活，不需要社會的協助。他們要的是自由。大家有了相同的自由，競爭的成敗才是各人能力的判斷。若有權力干涉了各人的自由，不也就是阻礙了合理的競爭了麼；肯努力的，有才幹的可以因沒有自由發展的機會，失去表演的場合，屈居人下。憑藉權力的，可以依賴他特殊地位，寄生儉活，或是爭取別人不易得的機會。這不是不公平麼；在厭惡權力，厭惡政府的心理中，養成了好人不做官的風氣。可是也因為恐怕政府的權力侵犯了個人的自由，所以他們一定要隨時控制執權的人。要他們不很詭管事，所管的事又都要得到人民的同意，於是人權保障和民意機關也成了美國政治的中心。歷史上最早的民主國家政府的組織竟以各部互相牽制到大家不太能做事情為目的。這裏可見早年美國環境裏所養成出來的民主是消極性質，是防止權力的濫用罷了。政府的職務不是在提高人民的幸福，而是防止侵害人民的幸福，幸福本身是每個人自己的事。

獨立、自由、競爭、不受干涉、厭惡權力、崇尚個人能力的表演、相信個人事業的成敗是社會選擇和淘汰的作用，天助自助的人格是道德的標準——這是從早年殖民時期所養成的美國精神；個人自由和消極民主中實現了從中世紀脫變出來的新時代的啓蒙方式，也就成了接踵而起十九世紀所成立世界各地民主國家的榜樣。

## 二

開國時的美國是一個十足的農業國家。那時最大的都市紐約祇有三萬人，一萬人以上都市祇有四個。到南北戰爭時代一八六〇——七〇年間，百分之七〇的人口還是住在鄉下的。可是即在早年，都市和工業發達的萌芽却早已埋入土中了。民主和科學是衝破中

古世紀的兩個新勢力。在這個新世紀的搖籃中，這兩個勢力同時在滋長。

美國獨立之前五年，造成工業革命的蒸氣機已經發明了。美國早年的環境中，人少地多，富源待發，不像舊世界裏機器會引起勞動的失業，對於節省人力的應用科學，特別容易發展。即使在科學理論上美國貢獻不多，可是在應用科學上，實可以首屈一指。紡織工業中的軋棉機、輪船、縫紉機、硬橡皮、收麥機都是十九世紀早年前美國的重要發明。在南北戰爭結束後，工業和交通事業的基本發明都已經在美國齊備了。一八三八年美國第一條鐵路已經築成，一八六九年橫斷大陸的鐵路也告通車，一八四〇年電報發明，一八五六年全國電信網也告完成。工業基本原料鋼鐵在一八七五年已經開始用柏塞麥法製造。

在南北戰爭之前，工商的企業還是被從農業所造就的獨立自由精神所支配。經營的單位小，成敗還是繫於個人的才能。可是工商業的性質却和農業不同的。農業經營不易發生集中和獨占的傾向。尤其是在土地沒有開發完的時候，每個人感受到舊地方不易開發，經營的範圍愈廣，製造成本愈低，利益愈大。所以工業本身就有向集中發展的趨勢。自由競爭的傳統精神又推進這趨勢。資本愈雄厚，競爭時勝利的機會愈大，大魚吃小魚，結果都會成爲獨占的企業，從南北戰爭結束之後到十九世紀的末年的三四十年中，美國工業加速發達，在自由競爭的精神中演出一段工業的獨占史。

一八七八年卡內基的鋼鐵托辣斯確立。一八八二年洛克菲爾的標準煤油公司成立，獨占了煤油業。在這兩個大王的榜樣下，各業大王逐一出現：一八八四年的棉油托辣斯，一八八五年的亞麻仁油托辣斯，一八八七年的鉛鑽，威士忌酒，糖業等托辣斯，一八八九年的火柴托辣斯，一八九〇年的煙草托辣斯，一八九二年的橡皮托辣斯，都是赫赫有名的獨占事業，繼續着這趨向，牛肉、銀、錫、鋅、皮革、玻璃、鹽、餅乾、糖果、煤氣、電氣等等企業中，一一出現了獨占的大王。

從那時起，一個都市裏住的人，從吃到穿，從住到行，一切消費品差不多全在各種托辣斯的掌握之中。他坐下來吃早點，咖啡糖、牛肉、鹽，都是依各個大王定下的價錢裏買來的；抽一支煙，劃一根火柴，坐一輛汽車，或自行車又都從各個托辣斯控制下的工廠裏製造出來的。另一方面，一切小企業，小工廠逐一的失去了他們的獨立性，自由競爭成了一個虛名。在這年頭，美國在各種企業中，進行着最激烈的內戰，可是這場惡鬥却在「工業發達」的四個字中輕輕的掩飾過去了。

美國的富庶不能不歸功於應用科學的發達和資源的雄厚。在這工業發達的四十年中，單以特許專利的發明來說一共有十七萬件。

一九〇〇年以後的註冊登記是近於天文字數了。可是在傳統的個人自由精神中，却造下了一個空前的獨占局面。這許多大主所控制下的企業發展結果，在半個世紀裏改變了美國社會的結構。在南北戰爭之前的美國是一個各自食其力的獨立公民所組成的國家（當然還有一大批黑人的奴隸在社會的底層）。在南北戰爭之後，社會開始依附財富來分化了，重要的資源握在少數人手中，紐約的公司管理了全國各項重要的企業。在自由競爭中，勝利的大企業支配着廣大平民的運命，比歷史上任何帝王所享有的權力更大。他們左右着和操縱着華盛頓的政治，許許多多本來經營着小企業的人，在這併吞的過程中淪為僱員和勞工。他們的職業完全依賴雇主的決定。

在這時代消極的民主暴露了他的弱點。在簡單的農業裏，謀生的對象是自然，所以個人的自由發展不會引起社會責任，民主政治是防止干涉個人自由的政治。可是在工業社會中，雇主利用僱員的勞力去生產，所以企業家的行爲中包含有社會責任，他若避免社會干涉也就等於不負社會責任了。消極性的民主祇成了獨占性的企業家的護符，損害社會公共的安全和福利的把柄了。

從自由競爭中所長成的獨占毀滅了企業的自由，這是失掉了自由的平民所身受的痛苦，所以反對獨占的空氣也隨着獨占勢力的擴大而高漲。可是平民的力量並沒有組織，又加上「傳統的經濟自由主義依舊盛行在農村裏，厭惡政府干涉的心理依舊支配着一般人的態度。一直到一九〇〇年才在國會裏通過了一條反對托辣斯的法案。可是大企業的勢力控制着政府，這法案非但沒有減弱獨占勢力的發達，反而用來作取締罷工的法律根據。洛克菲勒很驕傲和自信的說：「合併的大企業是打不倒的，個人主義已經過時了，再也不會回來了。」他的話是不錯的。

美國社會在工業發達中開始分化，造成了廣大的羣被僱而得到生活的平民和少數靠股票的利潤而生活的優裕階級。可是在這工業發達過程中，資源的開發，財富的累積，使不論是什麼人，生活的水準都得到了提高的機會。雖則提高的程度是不相等，可是就每一個個人說，多少是比以前改善了。若是在都市中得不到改善的機會，美國西部那時還有着荒地，可以吸引他們。祇要機會存在，不會有人失望。獨占一業的大王固然封閉了該業的競爭，奪去了一個大家鬬目的錦標，可是還有其他的企業引誘人去開發，去奪錦標。想在有獎儲蓄券上發財的人，可以自怨命運不佳，可是却不會仇恨這種獎券辦法的。美國企業的飽和，經濟機曾的封閉，一直要到第一次大戰結束之後才發生。

民主精神在新大陸的搖籃中長成。早年的農業擴張中在美國確實實現過舊福遜式的個人自由社會。在消極的不干涉主義中，每個人充分享受了政治上的民主。可是科學的發達衝破了農業社會，工業的興起使社會和個人的關係拉成一體，財富的累積，在經濟生活中，一般平民喪失就業的保障，自由也就成了一個空洞的名詞。傳統的自由主義箝制了社會去干涉經濟中不自由勢力的抬頭，終於使美國的民主精神落了空。美國的社會，實際上成了許多大企業家的聯合統治。這統治若能不斷的提高人民一般的生活程度，自然有它維持於不墜的力量。要那些在傳統的個人主義中養成的美國人民，在生活沒有受到嚴重打擊的時候，聯合起來爭取一個新的可以重享政治和經濟自由的秩序是近於不可能的。

於是問題是在：南北戰爭時代所開始的獨占秩序能長久維持下去麼？這是很困難的。企業家獨占的目的是為了利益。從利益中累積財富。可是這種累積下來的財富既握在少數人手中，必然不能消化在消費中，於是在這過程中生出了一大筆日增無已的生產力。生產力再造財富，總有一天會發生所生產出來的東西太多，無法消化，那就是所謂生產過剩。說來似乎是不合理的，天下那裏會愁大富？可是我們要知道所謂生產過剩並不是真的東西多得消費不了，而是因為財富分配的方式不合理，累積到了少數人手上，大多數人沒有分着，買得起東西的人不多，在市場上才發生東西太多的情形。生產力的膨脹沒有變成購買力的增加，於是貨物堆積着銷不出去，壅塞和腐爛在棧房裏。結果企業家因無利可圖，工廠停閉，大批勞工失業，購買力更縮小，生產更不能進行，整個社會的經濟陷於停頓，那就是所謂不景氣。這是說明了科學發達所引起人類經濟力的擴大，同時必須增加社會責任來加以利用，單依個人的利益來作經營目的，會發生無法再行擴大的限度的。

美國是一個最好的例證。個人資本主義在美國得到了自由發展的理想園地。它在半個世紀中創造了空前的奇蹟，一個荒涼的拓荒社會，一變而成了世界上最繁榮，生活最奢侈的世界，可是等到資源都開發了，個人資本主義的弱點也開始暴露了。

不景氣在美國很早就發生過，一八三七年給新興工業投初的打擊，拖了三四年；一八七三年又發生了一次，時間也更長，有五年之久；一八九三年那次也更凶，五年後才恢復；一九〇四，一九〇七，一九二一，不景氣的打擊似乎越來越急促，可是要到一九二九年才到了幾乎不可收拾的境地。過去這幾次不景氣並沒有引起社會上過分的不安，原因是在美國那時還有個廣大的西方可以容納失業的人；而且那時農業來自給自足的人數過多，可以支持工業的恢復，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一半以上的人口集中在都市裏，農業也成了商品化，農產品要靠都市的購買力來維持，所以一旦不景氣發生，整個國家的經濟可以全部入於麻痺狀態。



一九二九年當胡佛入主白宮的時候，美國是一片繁榮。股票的價格蒸蒸日上，每個月有幾千萬元的資本投到新的企業裏去，工廠像雨後春筍的興建，每個工廠都在拚命的出貨，各個城市裏各式各樣的建築在動工，電影院裏人頭擠動，街頭巷口滿目琳琅的廣告惹人注意。胡佛高興的笑着說：「我們美國已近於征服貧窮的最後勝利了。」

該年的十月二十一日，情形可不同了，那天股票市場上拋售的數目達到一千二百萬元。二十九日危機降臨，即是岌岌可危的公司像美國電信公司，美國電力公司等，所有的企業都入於癡癡狀態了。商店關了門，工廠停了工，銀行不能再開業，工人失去了工作。胡佛儘管說繁榮就在轉角處，可是他卻轉不了這角，一直向更壞的情形走。到一九三二年，失業的人數超過了一千二百萬，五千多家銀行停了業，三萬二千家大商店倒閉了，農產品價格低落到空前的水準，國家總收入從一九二九年的八百萬萬元跌到了四百萬萬元。這是美國自從一八六〇年工業興旺以來沒有遭遇過的大不景氣。

這要我們借用洛克菲勒的話再說一遍：「個人主義已過時了，再也不會回來了。」我們不妨再加一句話：「以個人利益為出發點的托辣斯組合沒有跳出個人主義的範圍，也屬於過時的了。繼之而起的，固然必是組合，但決不是個人主義的組合，而應當是社會主義的組合，這是經濟發展和社會責任攜手的世界了。」這也就是美國社會新舊交替的轉角處，胡佛轉不過來，於是輪到了羅斯福。

#### 四

二十世紀的美國已不是一個孤立的新世界了，他不但已經出過兵在歐洲作過戰，他實在已分享了世界共同的運命，美國在戰後所達到的不景氣不過是世界共同的打擊。個人資本主義安定不了戰後的秩序。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已脫了節。沒有社會責任的經濟發展招致了經濟的癱瘓。世界各地的人民都得要應付這時代的課題。在蘇聯，為了經濟民主犧牲了政治民主，無產階級，或無產階級政黨的獨裁正在這時候履行建設那個落後的國家。另一方面，在義大利和德國已開始法西斯黨的統治，大企業利益利用了流氓暴力，同時毀滅了政治和經濟民主，以獨裁的方式來計劃一個侵略性的國家。這是應付時代課題的左右兩個答案。這兩個答案有一點相同，就是犧牲政治民主，實行獨裁。這一點和美國的傳統是不相合的。美國的平民經了一百五十年的自由教育和小康生活，不像蘇聯人民那樣貧窮，不像德國人民那樣服從，要他們接受一個獨裁政府是不可能的，因之他們的問題是比較複雜，如何可以在傳統的政治民主中去

恢復早年農業時代的經濟民主，同時還要充分能用科學來擴展工業經濟。羅斯福對美國，以及對時代的貢獻，就在提出一個居而而略偏於左的新路線。民主不能再是消極的了，他要能同時保證自由和繁榮。羅斯福克服不景氣的方案是在美國傳統的精神和制度中加強個人企業的社會責任。他自己說：「我相信個人的行動，必須絕對自由去發揮其才能；但我不相信利用『個人自由』的神聖名詞，爲了私利，將美國半數人民的生命，充爲工業的芻秣。」他又稱他的新政：「政府對於經濟生活的責任和義務的新概念。」

科學給予人類新的生產技術發生了空前的力量，這力量必須用來提高每一個人的生活 and 自由。要做到這一點每一個人一定要負起監督這力量不致濫用的責任。這新興的經濟力必須向社會負責，而且一定要先現在一般生活程度的提高的事實裏。有很多人懷疑自由和責任是否可以諧和？經濟民主是否可以和政治民主相爲表裏？懷疑的原因是在美國早年環境裏所養成對於自由和民主消極的看法。不被干涉即算是自由的話，則社會責任也就被忽視了。從積極方面去看，自由和民主的目的是在造成一個生活環境，使每一個人都能充分表現他的個性和才能。這環境並不是個人所能單獨得到的（尤其是在工業社會中），而是要生活相關的人共同創造，共同維持，對於一切有妨礙達到這共同目的的个人行爲，都得以社會的名義加以限制（這限制並不能說是侵犯了個人的自由），這就是社會責任。在人和人的關係密切的社會裏，自由的前題是大家接受社會責任。

在實現有社會責任的自由，又必需有一個足以代表社會的機構來負責控制不負責的個人自由。若是這機構不能代表社會，則結果也就把自由的真諦取消了。法西斯蒂國家動輒以社會的或國家的大題目來壓人，來限制人民的自由，成爲獨裁統治。這是因爲在這種國家中少數人把持了政府的權力，大眾的意見無法表示，於是政府的干涉也就不能代表社會的干涉，因之也談不上社會責任了。這樣說來，要有有社會責任的自由也非先有一個民主的政府不可。自由，社會責任，和政治民主是三位一體的，在這配合之下，經濟力量才能成爲提高人民生活，推進文化的動力。

美國已有了自由和政治民主的傳統，所需要的是利用政治民主來實現社會責任而限制個人自由。羅斯福所做的就是這種工作。羅斯福的新政是很簡單的，他在憲法所授予他的權力內，領導民意機關的國會通過法案，征收稅和發行國債。他更用這筆錢去推廣國營的公共事業，增加工作機會，減少失業人數。在工作裏人民恢復了他們的購買力，這購買力保證了生產力的活動，於是繁榮得以恢復。他並沒有改變私營企業的權利，沒有像蘇聯一般把支配社會的經濟權全部收歸國有，他祇利用政府原有稅的權力來轉移一部分積聚在少數人手中的財富到政府手上，用來推廣在私人利益原則下不易經營的公共事業。再從這些事業中把財富分散到大多數的

人民手上。政府，在大多數人民所控制下的政府，認取了他在經濟秩序中的責任。祇要政府執行人民的意見，人民的意見又能充分在投票中表示的話，政府的干涉是可以代表社會公共的利益，所以這種干涉不是毀滅個人自由，而是使大多數人都能享受自由的保證。

羅斯福的新政克服了美國空前的不景氣，他的方案是成功了，可是因為他用了政府的權力，向富有階級征收累進的國稅，自然不免引起這一部分人民的反對。可是美國既不願走上蘇聯或德國的路線，不願犧牲他們傳統的自由和民主，大企業家控制下的獨占秩序又不能順利的永久發展，他們除了接受羅斯福的新政之外有什麼其他的辦法呢？我們祇要看看和羅斯福競選的人，那個能提出其他更好，更可以實行的方案？羅斯福在最近的競選中取笑杜威說：「你還不是我的應聲蟲？」

美國的資本利益儘管因羅斯福要他們的錢覺得討厭他，可是平心靜氣的想一想，除非他們願意變成德國，他們必須感激羅斯福，因為他維持了美國資本主義，防止了一個激烈的社會革命。

## 五

羅斯福是美國歷史上必然會產生的八物。美國的傳統和美國的處境祇能允許羅斯福那種「居中而略偏於左」的政策，這政策至少暫時的解決了衝破中古世紀秩序兩大勢力——民主和科學——所造成的矛盾。

北美是新世紀的搖籃，他曾經是世界各地民主運動的榜樣。也曾是現代資本主義表現得最精采的地域，同時也是這個社會秩序暴露他弱點最明白的例子。我們得感激羅斯福，因為他找出一個最溫和而且代價最少的方案來解決現代社會秩序中矛盾的方案。當然每一個國家有他特殊的傳統、特殊的問題，在答覆共同的時代課題時，也必然有他特殊的方式。可是若是人類有一個共同的理想：不虞威脅，不虞匱乏，信仰和言論有充分的自由，則我們不能不承認，不論各國解決這共同課題的方式怎樣不同，最終的目標是一樣的。

羅斯福是死了，可是在他逝世之前不但拯救了一個美國的危機，而且在這次反法西斯帶的戰爭中，拯救了一個世界的危機。對內對外，他的目的，是在解決一個時代的矛盾。從中古世紀中解放出的人，還沒有充分達到當時所定下的目標：人的發現和自然的發現所認定的自由和自然的利用。羅斯福克服了在向這目標邁進行程中的一個極大的危機，完成了歷史上的一個重大的任務。

羅斯福是站在美國和世界新舊交替的轉角上，他把住了人類歷史的羅盤，向着自由解放的路上走。當他導領着美國和世界轉變的時候，無怪會引起了無數不同的頌讚和謗誹，可是這不過是一時的反應，歷史會逐漸襯托出他真正所執行的任務和所有的貢獻。

# 居中偏左一點

陳先澤

——羅斯福「新政」十二年——

八十年前四月裏丁香處處開的時節，美總統林肯被刺身死。八十年後四月裏丁香處處開的時節，美總統羅斯福患腦溢血逝世。這兩顆巨星都殞逝的那麼突然，那麼相似。林肯之死，是在一個戰爭結束後數天；羅斯福之死，是在一個戰爭行將結束的時候。但這兩位偉人最相似之點，倒是在於他們所奮鬥的目標和施政的原則。林肯的解放黑奴運動是以人道主義為出發點；羅斯福十二年總統任內所搞襲的「新政」，除用「人道主義」來解釋其內涵外，實在也找不出任何更適當的名詞。

羅斯福第四次當選總統後山溫泉返回白宮，新聞記者克萊格夫人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問他：「總統先生，這裏有一個議論紛紛的問題，希望你給我一個嚴正的回答。大家在爭論你將向右傾或向左傾，我想得到你的意見，說明你究竟傾向那一方面。」羅斯福總統給她一個簡要的答案，說他走着他一貫的路線，就是居中偏左一點。按羅氏十二年餘的國內施政，是以「新措施」或「新政」為其核心。故可說「新政」的一貫路線是居中偏左一點，而以人道主義為標的。

## 經濟安全與自由

羅斯福自己對這一點說得最清楚，他於答復人們的抨擊時，曾經說明「新政」是人道主義的，幫助失業者，替被遺忘了的人們謀福利。他認為他的「新政」是「政府對於經濟生活的責任和義務的新概念。」一九三六年他接受總統候選人時，即抨擊「經濟的保皇黨」。他所指的是美國國內的豪商巨賈。他罵他們在經濟上奴役了百萬個美國人。一九三七年就第二任總統時，他的致詞中說：「我們還須跳越龐大的社會和經濟的障礙物……我看見全國有三分之一的人穿得壞，喫得壞，住得壞。」他初進白宮時，不景氣瀰漫全國，他即指出這種人類社會的悲劇：「既無地震與水災，亦無戰事或其他災禍，國家竟陷於這種慘狀。」他認為美國當時的問題完全是一個貧富的問題。他在演說中以正確動人的字眼，稱呼各種事物。他稱那種受盤剝重利的抵押所壓迫的農民為「被追建築金字塔的奴隸」，形容他們在瘠土上的勞耕為「傷心的景象。」他說：「我相信個人的行為，必須絕對自由，去發揮其才能，但我不相信利用一

個性」的神聖名詞，爲了私利，將美國半數人民的生命，充爲工業的錫林。」他於執政之初，即認爲美國很少人有力儲蓄充分的錢，使他們於老年時無匱乏之虞。他認識僱主們有力在一個充滿過剩和饑餓人民的市場上壓迫沒有組織的工人。他認爲保持民主，必須使社會和經濟安全密切聯繫起來。他對於近代歐洲火的教條認識得很清楚：當自由和麵包兩者被選擇的時候，一般人常常是選擇麵包的。他覺得民主政治的任務，是要確保兩者得兼的形勢。一九三六年他在某次廣播談話中說過一段很重要的話：

「在若干強大的國家裏看不見民主政治，這並不是人民不喜歡民主政治，倒是因爲他們對失業和不安定感到厭倦，和政府缺乏領導能力，使他們陷於束手無策的地步，以及日擊兒女饑餓時所逼成的。他們爲求得食物只好犧牲自由。美國人民都知道民主政體能够保持和推動，爲着保持民主政體，我們必須促進民主政府的實際功用，而此也就等於保護人民的安全。美國人民都同意用任何代價來保護他們的自由，而保護自由的第一道防線，就是保護經濟安全。」

這段談話是十分重要的，因爲羅斯福總統認識保護經濟安全是保護民主自由的先決條件。他的十二年餘的「新政」，其任務和宗旨也不外是「保護經濟安全。」

## 時勢造英雄

要對羅斯福的「新政」作適當的評價，必須對他初次當選總統時國際和國內局勢有一個概括的認識。他當選總統是在一九三二年年杪，就職是在一九三三年三月四日。這個時候，國際上法西斯主義的幼苗已經茁壯起來，因爲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希特勒已由興登堡總統任命爲德國內閣總理，同年三月二十三日，又由國會「投票選舉」爲德國獨裁者。美國自由主義的偉大傳統，此時已遭受嚴重的威脅，人們對於憲政民主制度應付危機的能力已經開始失望。在國內方面，胡佛總統交卸給他的是一個亂糟的局面。他接任的時候，國內完全被不景氣所籠罩，國家經濟已失去平衡，財政機構爲恐慌所麻痺，整個制度搖搖欲墜，失業人數達一千四百萬。這個時候，美國南部所產的棉花，多於國人所消耗的，以致市場上的棉價，比平常跌落一半，原定出產一千七百萬包，終於被迫減爲一千三百萬包；烟草、小麥、馬鈴薯也發生同樣的情形。當時五十歲的羅斯福總統，便是在這種困難萬狀的情形下接受「哈定——柯立芝——胡佛時代」遺留下來的殘危局面。

羅斯福如果不是一個魄力大的人，他是不敢肩負這個重任的。在這裏我們對這位巨人的個性，似乎有加以認識的必要。他在一九

二一年在康特貝羅島海面游釣的時候，因跌落寒冷如冰的水裏而害小兒麻痺症。兩足變成殘廢。這在別人已是不治之症，可是他以其無比的堅強意志力掙扎着，以精神力量克服了肉體上的弱點，不獨恢復了生命力，而且從此在政治上青雲直上。讀他與小兒麻痺症奮鬥的故事的人，沒有不佩服他的超人的意志力的。巴特費爾特(Roger Buntford)在星期六文學評論上，對這個不怕艱難之偉人的鬥爭精神，有過一段很生動的描寫：

『我特別記得，一天夜裏在海德公園，他自己走上火車的走道；他的身體輪廓的後面襯着滿佈繁星的天空。那是一個酷熱的夏夜，成羣的飛蛾在逐撲着火車站上的燈光。幾個人帶着釣魚竿從河岸那畔踉蹌過來，參加我們鄉下人，特務人員和新聞記者的一羣。這位兩足殘廢的美國總統，推開旁人的扶持，手拉着走道的扶梯掙扎上火車。他用肩和肘的有力運動來支持他全身的重量。我們大家都很靜肅，在旁邊陪着他。我們能夠聽見他掙扎時的呼吸。他最初身體斜向右邊，拔起一隻脚，然後傾向左，再拔起另一脚。那種緊張喫力的情形是可怕的，我們也陪着他緊張和喫力。可是這一次使我覺得，我從未見過一個人在行動時這樣的有力和這樣的堅決。他向上攀，就是他殘廢了的半個身體都不能阻止他。在這攀登火車的兩三分鐘中，他所打勝的仗，比大部分人在全生命中所面對着的還要堅苦得多。他上車後轉過身來，露齒作胜利的微笑。但他沒有用手招展，因為他的兩手還緊緊抓着火車的扶梯。』

這是對羅斯福搏鬥精神的最好描述。他的性格就是這樣。他不怕困難。他有克服困難的慾望。從來沒有一位美國總統在這種困難的情景下就職的。這種局勢與他的搏鬥精神是很適合的。這種局勢正好給他以發展長才的千載難逢的良機。

### 「新政」是共產主義麼

羅斯福於一九三二年競選總統時便提出「新政」的口號。「新政」的最初目的在消滅國內的嚴重不景氣，在積極方面是改革國內的經濟。當時他的政敵和富人們攻擊他，說他是布爾什維克黨。其實「新政」的目的，也不過是要改革那個最舊的問題：人生幸福的重新分配，而不把社會推翻。他的設施沒有一樣接近蘇聯那三個基本原則的。他不會把工業、土地和國外貿易收歸國有，倒是法西斯黨的政策有些像蘇聯。「新政」完全不是社會主義；不過是要把民主主義的基本原則，應用到寡頭政治的工業界而已。他所實行的是一種計劃，一種政府管理制度，使工資不致因為無限制的出產而核減，以致大多數人民喪失購買力，工廠停閉，失業者激增。他在一九三二年競選運動將近閉幕時說過：『文明是像一株樹，在生長之時，不斷生出枯木。急進派說把它砍下來。保守派說不

要動它。自由派出來調解說，我們的行動，必使舊幹和新枝，各無損失。」他公開對人說，他未讀過馬克斯的著作。這不是因為那些反對社會主義的獨著者熱讀了，所以他把馬克斯學說推開一邊，實在是從前哈佛大學教的，只有密爾的學說。他自然知道沒有一種先入思想的益處，因為既然沒有那種古典的制度壓迫他，不受政綱的限制，就可以依照時代的要求，擬就一種伸縮自如的制度。所以有時他的政敵指斥他是機會主義者，但他倒不顧這個名詞為侮辱。他不信任一種特殊的制度，而相信變化的政治方法。

## 牛刀初試

羅斯福的主張，在他的「新政」的實行上表現得極清楚。他初執政的時候，便表現着進步的政治潮流的抬頭。就整個的美國政治史來看，這種變動是十分自然的。在美國，自一九〇八年至一九三三年，有許多事件阻撓着試驗性的進步立法。一九〇八年塔虎特總統就職，他是老羅斯福總統的進步主義的反動。但一九一二年前進的威爾遜當政時，其措施竟受一九一四年歐戰所阻滯。一九一六年或一九二〇年，當進步潮流可以回來的時候，又有其他因素予以障礙。之後，自一九二〇年經過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八年，還有許多因素使相對的保守主義當權。到了一九三三年羅斯福執政時，進步的潮流又流動了。當然阻撓的力量極大，但自一九三三年三月四日到一九三七年第二次連任總統就職日的四個年頭，他採取了許多大膽的步驟，大部分是在一九三三年就職後最初歷史性的「一百天」中實現。在這一百天內，他提出了「新政」的主要部份。他把一九三三年三月的局勢，比諸戰爭之時。美國是被圍困被封鎖了，必須迅速行動。國會在這個時期對總統是採取溫順的態度，通過羅氏提出的每一項大膽的新辦法，給他七十七種行政權。他初次就任總統之後，即刻宣布各銀行放假四天，然後召集特別國會，全國目覩華府湧出美國史無前例的各種驚人計劃。他採取緊急辦法，使銀行逐漸安定，設立證券交易委員會管制證券交易，保證銀行基金，美元貶值。全國失業的人替政府工作。霍普金斯任聯邦緊急救濟局局長，開始使用五億美元。霍氏又主持平民工程局，僱用四百萬人，使失業問題得到部分的解決，和緩了當時十分嚴重的局勢。他建立公共工程局，後又設工程計劃局。這時全國復興與高和它的藍鷹正在孕育中，其目的在提高工資，縮短工作時間，創造更多的工作。農業調整局也產生了，對農業實行津貼補助辦法。酒禁廢除了。政府替二十四萬失業青年組織平民水土保持團，後來團員增加到六十萬人。著名的田納西河工程管理局的業務開始發展，發售便宜電力。社會安全法案和勞工關係法案（保障工人集體談判權利）都得國會通過。在羅氏「新政」的最初期，以控制黃金和利用失業者作工成績最為顯著。控制黃金就是不許銀行支付金元，規定黃金證書，

不再兌現了。同時政府一方面下令禁止黃金出口，另一方面却盡購所有黃金，把它收藏起來。因為貧民本來就沒有黃金，所以受打擊的，只是富人，富人的法寶至此完全失效了，在最初的數月間，有三十萬失業青年，被派到各荒地 and 童山去植樹、造林，因為這種工作，所用的機器很少，也無須什麼訓練，故能收事半功倍之效。綜括羅斯福第一任總統期間的努力，其目的不外通過新的實驗謀美國經濟的復興。

### 進攻保守派的堡壘

一九三二年羅斯福競選總統的對手，是共和黨的胡佛（胡佛是作連任競選）。羅氏在四十二州中得四七二選舉人票，胡佛在六州中得五十九選舉人票。大眾選票是羅斯福二二、八一三、七八六票，胡佛一五、七五九、二六六票，相差七、〇五四、五二〇票。這個結果是當時美國國內經濟不景氣和胡佛政府無法應付的局勢所促成的。但到了一九三六年羅斯福作連任競選時，對方是共和黨的藍敦。羅氏除在緬因和新漢普夏外，都獲得全勝。選舉人票是五二三與八之比。大眾選票羅斯福二七、七五一、六二二票，藍敦一六、六八一、九一三票，相差竟達一一、〇六九、六九九票之巨。這個壓倒的競選勝利，充分說明了羅斯福在第一任總統期間「新政」的成就，已得到人民的信任。

可是羅斯福總統的第二任，其所面對問題的棘手，也不亞於第一任。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日廷就職那一天，大雨傾盆，就象徵着時局的不安。這個時候，國家總預算極不平衡。據財政部長虎根案的報告，一九三六——三七年財政年度裏，聯邦預算短絀二、〇九六、九六六、三〇〇美元。此外在這第二任期內，工潮澎湃，使他不得不用大刀闊斧的辦法繼續進行改革工作。但他在肅清障礙物之前是無法進行改革工作的。這障礙物就是最高法院。原來在他第一任的末期，他所提出的「新政」兩巨柱——全國復興法案和農業復興法案，被最高法院以不合憲法為理由否決了。最高法院的法官，多年來是共和黨主政時所派的，大都採取保守的立場。羅斯福對他們阻撓「新政」重要法案的行動甚為憤慨，他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公開發言，最高法院企圖把國家回復到馬車時代。故他在一九三六年競選大勝之後，即刻利用人民對他空前的愛戴，向最高法院反攻。他咨請國會制定法案，強迫年逾七十的最高法院法官退休，或另請年富力強的助手協助他們。他的理由是「法院的工作計劃的繁雜有加以肅清的必要，司法機關對法律的態度不能那麼呆板。」國會倘同意總統的建議，羅氏就有權任命六名最高法院新法官。全國至此震動了。這個鬥爭持續了很久，結果國會否決了他的建議。可



是就整個問題而言，羅斯福對最高法院的鬥爭還算是勝利的。他所打敗的僅是一次「戰役」，而他所打勝的是一個「戰爭」，因為從此最高法院對白宮的意見已探較友好的態度，而且到了一九四四年，經過死亡和辭職的緩慢淘汰，聯邦司法機構裏的三百零七名法官中，有一百九十名是羅斯福所任命的，其中有七人是最高法院的法官（最高法院法官一共祇有九人）。所以羅斯福總統的第二任，可說是專心致志把第一任所建樹的「新政」從最高法院的破壞之下解救出來。但在其他方面，新政在第二任期內開始喪失了當初的力量。一九三五年秋季商業上復興的現象，到了一九三七年宣告消失。一九三七是罷坐怠工事件連續發生和「十個月休工」開始發生的年頭。政府所注意的是如何鞏固以前的所得。這是一個守成的時期，所以在法制上施行的改革也就比較少。

## 衝破了美國的傳統

在第二任的末期，美國人的視線漸集中於海外一連串富有震動性的事件，例如萊因區的重裝武備，德奧合併，慕尼黑會議，和捷克斯拉夫事件，整個歐洲充塞了火藥的氣味。在德軍侵略波蘭以後到進攻低地國家以前這一段間隔的時期中，另一個大選日期又迫近了。此時有兩個大問題盤繞在美國全國人民的腦際：（一）是否打破華盛頓遺留下來的傳統，讓羅斯福第三次連任總統？（二）美國是否可以避免捲入戰爭漩渦？羅氏接受第三任競選的理由是「歐洲多事」，而結果「歐洲多事」也令他競選勝利，戰敗了共和黨候選人威爾基。選舉人票的紀錄是四四九票對八二票。大眾選票的紀錄是二七、二四三、四六六票對二二、三〇四、七五五。羅氏第三任總統期內的成就，無論在物質方面或精神方面，其重要性都是無法估計的。他拿五十艘驅逐艦交換英國根據地的租借權，既強化了英國反納粹的作戰力量，又使美國自己的國防地位因以增強。租借計劃使美國在實際上成了民主國的兵工廠，而且可以認為是這次世界大戰的決定性之轉捩點。他又提出了和平時期的第一次徵兵法，制定廣大和嚴密的工業動員計劃，其中包括造船、軍火生產和飛機生產等。如果沒有這一切成就的話，我們可以說，同盟國在戰爭中也許早已失敗了。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珍珠港事件發生那一天，美國與國防有關的政府機構，計共三十五個，這一點可以充分證明羅氏在備戰方面的領導地位。但在美國參戰以後，美國國內對羅氏內政措施的批評，隨着戰爭的進展而再度發生。引起這種批評的有這幾項因素：（一）勞資糾紛；（二）規定每月薪金不得超過二萬五千元之政令；（三）人民對於計口分糧和物品缺乏的不滿。可是這種種因素，大部分是戰爭所引起的。由平時經濟轉為戰時經濟本來就是一種浩瀚艱巨的工作，故民間經濟發生大規模脫節是極自然的事。美國人民畢竟是當識豐富眼光較遠的民族，故他們在一九四

四年選舉總統的時候，還是投票信任這位在各戰場採取攻勢極獲進展的總司令，雖然違反了屹立一百四十餘年的國家政治傳統。

### 蓋棺定論

對美國和全世界最不幸的是，這位空前也許絕後在白宮住得最久的美國總統，在他第四次連任就職後的第五十一天突然謝世了。他的事業當然是一部未完成的傑作，但他在國際和國內的成就，已可得到蓋棺的定論。他在國際上空前崇高的地位是無可置疑的。他在美國內政上的地位，生前曾受許許多多的疵議，可是四月十二日喬治亞州溫泉的一幕悲劇，已經澄清了美國人民對這位內政領袖的估價。羅斯福死後，一九三二年和他競選的政敵胡佛說：「全國因為它的總統的逝世而悲哀。無論有何意見的歧異存在，都因死的悔恨而結束了。在這個戰爭的大危機中，我們的陸海軍能夠在這位賢明的領導下作戰，使我們不必徘徊瞻顧，這是最幸運的事了。」一九三六年和他競選的政敵羅斯福說：「他不能活着看到他偉大工作的果實，實在是十分悲慘的事。」去年和他競選的政敵杜威說：「在我們經濟生活的危機中執政，以高度的勇氣和不可制服的精神來面對國內最艱鉅的問題，以新的信心來淬勵人民，完成基本和自由的改革。」作者認為杜威的話說得最中肯，最能道出羅斯福總統在國內事務上的地位。羅斯福像林肯一樣，是人道主義和自由的象徵。他的人道主義，在他的體恤貧苦人民的措施上表現無遺。他的「四大自由」，將成為今後人類解放鬥爭的口號。因為他的執政，民主信仰經唯物主義和憤世主義盛行二十年後又復活起來。他在職十二年間，從未動搖他對民主前途的信念。新政府表現的是聯邦集權趨勢的加速進展，但我們不能就說聯邦集權已經減弱了各州或地方政府的地位，甚至說美國脫離民主政治而傾向獨裁。有人抨擊羅斯福是個獨裁者，這正如過去有人說傑斐遜、林肯和威爾遜都是獨裁者一樣，簡直不值一笑。羅斯福運用的權力還鈔憲法制定者所計劃的權力為大，較世界上任何民主國元首的權力也無遜色。但我們不能說這些權力已被他一意孤行地運用，或者說美國人民的自由不像別人執政時那樣有保障。羅斯福是運用他爭取來的權力去確保他的「居中偏左一點」的政治立場，去實行他的人道主義的「新政」。他給予美國的改變和擴充，較以前一百五十年間的改變和擴充更多更大，可是這種擴充和改變都是向民主自由的路邁進的。邱吉爾首相所說的話，可認為是最恰當的評語：

「羅斯福總統為自由和為貧弱者而奮鬥的精神，將獲得不滅的聲譽。」

# 世界偉人同聲悼念羅斯福

本社資料室

蔣主席致羅斯福夫人唁電如下：「羅斯福總統逝世……實為全世界文明人類之重大損失。羅斯福總統之功績，不僅為美國人民所永遠懷念，亦為我中國人民永不能忘。羅斯福總統之勛名及其理想，將在未來之世紀中，為照耀世界之明燈。羅斯福總統對世界之貢獻，非文字所能宣揚，亦正如吾人對彼之哀悼，非語言所能盡達。我全中國人民聞耗之頃，哀思與感念俱深。世界之永和平與盟軍之完全勝利，均經羅斯福總統奠定基礎。……」

英王致電杜魯門唁羅斯福總統之喪。略稱：「余聞噩耗，倍極傷悼，今特電閣下：對此美國政府及人民之損失，深致唁慰，尤以歐洲惡勢力之即告崩潰之時，羅斯福總統之偉大，益足令人景仰，余之人民，更當永誌弗忘。」

加里寧致美總統杜魯門電如下：「羅斯福總統逝世噩耗傳來，我感到深切的哀悼。蘇聯人民一向異常重視羅斯福對蘇聯的友好態度，以及他始終不變的努力，加強民主國在對共同敵人鬥爭中的戰鬥同盟。貴國受此嚴重的損失，我表示真誠的同情。」

史太林致美總統杜魯門的電唁：「羅斯福總統死非其時，謹代表蘇聯政府和我本人，向美利堅合眾國政府表示深切的弔唁。羅斯福逝世，美國的人民以及聯合國國家喪失了世界範圍的最偉大的政治領袖，以及戰後和平與安全組

織的先驅者。蘇聯政府對於美國人民受此嚴重損失，表示真誠的同情；並重申信念：在對共同敵人作戰中的首當其衝的偉大強國間的合作政策，今後也必將益臻鞏固。」

史太林致羅斯福夫人的唁電說：「羅斯福總統逝世，請接受我真誠的悼唁，並對你的哀慟表示同情，蘇聯人民異常重視羅斯福總統，把他當做愛好自由的各國對共同敵人鬥爭的偉大組織者，把他當做確保全世界安全事業的一個領袖。」

戴高樂電杜魯門總統云：「羅斯福總統竟不能目睹此次戰爭之勝利，但渠已獲得見因渠偉大貢獻而獲得之決定性成就矣。」

莫洛托夫致美國務卿斯退丁紐斯的唁電：「羅斯福總統逝世，請接受我真誠的弔唁，這不僅是美國人民的，而且也是所有聯合國國家的嚴重損失，所有聯合國國家都很明白羅斯福總統在組織使我們共同敵人敗北方面而引起顯著的作用，都很明白羅斯福總統對於各國人民的將來和平與安全異常關切。羅斯福對於加強美蘇的邦交作了多麼大的貢獻，蘇聯人民將永遠銘記不忘。」

毛澤東、朱德致杜魯門總統唁電：「羅斯福總統不幸逝世，我們謹向美國人民及羅斯福總統遺族表示吾人深切吊唁，舉世均將深痛此種損失。」

# 悼羅斯福總統

Max Lerner  
潘煥昆 著

哀諫文每每生硬而且流於空洞。這一次做哀諫文的意義太深切了，我們決不能把幾句乾燥無味的頌辭刻在已故總統的墳墓上。更要緊的是找出他的力量的來源，再從這些來源去求取力量，以應付我們未來的工作。

自從林肯以來，他比任何人都配稱為人民的總統。當人民聽見他逝世的消息時，彼此面面相覷，簡直不相信這是真的事。我是在薩凡納最先聽見這個消息，告訴我這項消息的一個黑人問我說，「你認為這是事實嗎？」當時和我談話的一個地方紳士說，「世界已經死亡了」。一個坐在火車上的小兵說，「我不能相信這是事實」。帶着一個小孩的漂亮少婦說，「現在你認為我們能夠阻止另一次戰爭發生嗎？」

有些人爲他流淚不過是一時的衝動，但是大部份的悲哀却是心裏發出來的。民主政治是一種很滑稽的東西；你在認爲必要時可以迫使一個人去職，但是當你找到一個你真正信任的人時，你却會把他當作生命之寄託。我們已經曉得民主政治像家庭一樣需要一個家長，也像船隻一樣需要一個船長。羅斯福既是家長又是船長，而且因爲我們的危機歷時很長的緣故，他也工作了一段很長的期間。現在他已經去了，人民便如失了南針。

對於他的痛悼是很廣泛的，正如羅斯福夫人所說，我們如果說爲了他個人悼惜，還不如說爲了全國和全世界悼惜。佛蘭克林羅斯福已經喪失了他一己的生命。他已經以民衆領袖的地位最後以身殉道。他已經渡過總統的三屆任期，這項職務終使他勞瘁而死。

## 他已經休息了

他的問題和困擾現在都已成爲過去。這位「疲倦的老人」（按這是杜威和他競選總統時攻擊他的話）已經休息了。他曾以多年的時間練習行走，現在已不需要作此嘗試了。他的壯健的肩膀，曾經担負過不少的世界大事，現在

已永遠卸除責任了。他所喜愛的海德公園的大地，現在將把他抱在懷裏。

他至少還應該多活一些時候。活著看見柏林陷落，看見美蘇兩軍在德國會師。他應該活到看見日本法西斯主義的狂潮在落日中消逝。應該活到看見聯合國的第一次會議開幕。

但是這些也許只是狹隘的夢想，個人的象徵。我們在研究羅斯福方畧的來源時，還不如研究一下未來的歷史家在若干年後以客觀的態度從事寫作時，對於他會有什麼批判。

我認為他們一定會說，他是領導我們渡過內戰以來歷史上最大危機的一個人。他們一定會說，他是二十世紀民主政治所產生的最偉大人物。他們將稱他為同盟國偉大聯合的領袖——其戰略的偉大設計者，其和平機構的建築師，全世界民衆所懷持久的世界安全希望的象徵。

他的領導又怎樣呢？史家一定會說，他和林肯一樣，在通常情況下將為一個通常的領袖；但是時代造成了他的偉大，不過他的偉大本來是存在的，只需要時代去加以揭露。他的學識每經一事便增長一分，他對每一件事都能迅速領略其中的教訓，而且把他所得到的教訓苦口婆心地去傳授給人民，甚至最愚頑的人也會受他感召。他是一個偉大的教育家，但是還極虛心向人學習，他又是一個政界偉人，其政治道德的表現永遠超過政治技術。他出身富家，却為民衆運動的領導者，能當大事而又平易近人，他很有權位，但永遠為一個民主主義者，永遠不會成為獨裁者。

### 未來的困難工作

但是我們已是成年世界中的成年民族，必須放開對於已故總統的悲悼，而應付目前和未來的工作。

這些工作都是極其困難的。但是我們當初如果沒有羅斯福的領導，目前這些困難不是更要嚴重嗎？歐洲戰爭的結束只是幾日間的事，遠東戰爭也只是多少個月的問題。爭取軍事勝利的戰略已經訂定，每一個重要的軍事和外交崗位上都有在羅斯福領導之下飽經歷練的人站在那裏。

和平的型式也已有了基礎。羅斯福早已想到不要重蹈威爾遜所犯的錯誤，因為在戰爭結束的很久之前，人們還沒有忘記戰爭的痛苦時，便開始建立和平。他沒有忘記使兩大黨的領袖和他一同探討和平的途徑。他在這裏的缺點是過分着重三大領袖的諒解，使安全機構的開端過分成爲一個「人」的問題，過於缺乏制度的成份。這一方面的缺點很明顯。他是三巨頭中的領袖，和邱吉爾或史達林的關係都比邱史之間的關係密切。他死了之後，歷史上最偉大的三大領袖集團乃告沒落。

杜魯門總統說，他在經驗方面和人格方面都無法繼承羅斯福在三巨頭中的地位，這句話的確不是自己看輕自己。但是完成世界安全機構不一定是人的領導問題。機構的型式已有基礎，如果我們真有決心的話，其餘的工作都有明顯的遺規可爲準繩。

問題的關鍵在我們是否有決心。要克服未來的困難非有極大決心不可。如果我們和盟友英蘇兩國人民之間沒有強固的諒解，決無世界和平可言。目前的問題便是如何使這項認識見諸行動。我們都曉得美國要在世界經濟之中求得生存，必須協助世界各國重新建國，恢復它們備受損害的能力，發展生產和市場。目前的問題也只是如何使這項認識見諸行動。我們已在作戰經濟中曉得了可以應用於平時經濟的技術。目前的問題是有無決定去應用這些技術。我們在羅斯福領導之下，差不多都已曉得怎樣渡過經濟危機和戰爭危機而又不致損及我們的自由，不致破壞人對於人的基本禮讓。我們在可以計算的未來期間，也必須將這項認識付諸實施。

美國還會產生偉大的領袖，使我們能夠渡過未來的年月。但是我們本身必須先爲一個偉大的人民。我們必須以所有的共同意志，團結和決心支持杜魯門總統及其助手。如果我們爲了人爭而爭執，如果我們將對於人類有意義的事物交給某一黨派去操持，則我們必將失敗。

我們在開始工作想到羅斯福，對於我們必有好處。他有勇氣：現在需要勇氣的都是我們了。他能變愚：我們也需要有容忍之量。他有眼光：我們也決不能盲目行動。

（譯自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五日紐約午報）

# 佛蘭克林·D·羅斯福

Bruce Bliven  
潘際 珂 譯

三六

羅斯福總統的突然逝世是美國和世界一個深沉的悲劇。不管杜魯門先生的才能如何，但是我們既掉換了舵手，關於戰爭結束和平開端的微妙的複雜的和具有遠大意義的談判便要發生阻礙，這是一件深深的憾事。而同樣重要的是注意世界各地千百萬悲痛的平民，愛戀羅斯福的偉大，為他的逝世灑了酸淚。這次和通常的情形一樣，在一位偉大人物去世的時候，許多人一直要到遭遇不可挽回的災禍的時候，才明白他過去如何偉大，才明白他們自己對於這種損失的感覺是如何的深遠和如何感動。

作者不想在全世界各地為這位逝世的領袖紛紛發表的讚譽中，再加上一篇褒揚的文章，作者也不想在目前就為羅斯福先生對棺論定。我們要能正確地估計他在歷史上的地位，要能說出他所造的時勢的規模或是時勢造就他的程度，將要幾十年，也許要百年。羅氏在他事業登峯造極的時候，竟爾溘然長逝，作者在聽到噩耗幾小時內，匆促執筆寫了這篇文章付印，只想記述一個多年來注視他的發展的人的一點觀察而已。

當一九三二年羅斯福先生第一次競選總統的時候，李普曼 (Walter Lippmann) 著文評論他，實際上等於說他是個和藹可親的人物，除了想當總統而外，並沒有特別做總統的才能。我相信李普曼先生早就明白這種判斷是不對的。即使承認總統的職務常使做總統的人顯得比他實際的為人更大大了一點這一事實，那麼在美國是否有誰具有羅斯福奇妙的綜合才能，那種才能既使他成為新政的領袖，又使他運用個人的力量使一個勉強強弱又猶豫不定的國家為一個不可避免的戰爭備戰。

在羅斯福先生就任第一屆總統兩年以後，美國保守派的報紙開始廣播責難，說羅斯福先生是革命派甘心情願的先鋒，想把共產黨政權介紹到美國來，說他是克倫斯基，列甯跟在後面就要來了。這些報紙從羅斯福就任總統事業開始起直到他離開前的隱刻，一直刊載這一類關於他的令人惋惜的文章（但是自從他逝世以後，却又忽然轉為頌揚了）。這些報紙經年累月死抱著這種責難，不管它的顯明的錯誤，不管羅斯福先生是在竭力支持傾圮的私人資本主義制度，並且最低限度多少總使它發生了作用這個事實。大概在那個時候，本文作者曾在新共和國週刊上發表一篇文章，這篇文章的論據可以從它的題目：「不是克倫斯基——是勞合喬治」想像得知。在我看來到今天這還是一個好的比較。



和勞合喬治一樣，羅斯福對於別人的個性，非常銳敏。這兩個人都有心智的觸角，搜尋他們面前每一個人，並且建立起適當的融洽關係；這兩個人都非常想使別人滿意，都不肯向政敵言歸於好，並且把這種敵對當爲一種個人的侮辱，長久地懷恨在心裏。羅斯福的新政時期，可以說和勞合喬治一九一〇年的階段是平行的，當時他因爲猛烈責難貧民痛而引起英國保守派的痛恨。這兩個人都在觀時秉政，放下內政改革，進行準備武裝衝突有效的動員。

羅斯福先生堅持他的主要目標，異乎常人。爲了這些主要目標，他不惜妥協；有時候妥協得過甚，使許多他的擁護者——包括新共和國週刊在內——也不以爲然。隨便舉幾個例說，他和澤西市長海格的聯合，他和保守的英國天主教徒的和解，他和弗朗哥西班牙及維琪法國的保持關係。這種批評是不是對，也許我們還要訴諸歷史。但是顯然地，他絕沒有對他的思路懷疑過。他的眼睛一直在注視最後的目標；幾乎每個同方向的人，縱使是暫時的，他都加以延攔。

羅斯福先生異乎常人的銳敏，是他爲什麼不是一個特別好的行政人才的理由之一。我們這樣說，應該謹慎地說明這話究竟是什麼意思。許多批評羅斯福無能的人，若是遇到羅氏更圓滑地辦事，他們便要更不喜歡他。許多人的批評是因爲他們怪他沒有用通常（雖然常常錯誤的）大公司老闆們的狠心的手段。他們忽視了能在政治生活中應用這種標準的只是極權政治的國家這事實。最後，許多人沒有注意到羅斯福先生在表面上的疏忽，實質上給兩個人同一種職位，設了許多權限混淆不明的行政位置，這種表面上的疏忽却成爲若干有盛譽的經理們實際上已經執行而且在理論上加以擁護的管理技巧，只是不如總統那樣引起別人爭辯罷了。論據是假如一個人具有全才，他便会摸得到他自己的職位而將競爭者損退；若是他一無所長，就是給他一個清清楚楚的位置和許多權力，無論如何他也不會有一點成就。

除了這一點以外，一個人應該同意，羅斯福先生做其他的事情比做總統做得好些。除非到萬不得已的時候他絕不換任何一人，譬如華萊士——瓊斯的爭執——事件中，他就公正地查備變方，毫不左袒。這種銳敏在狗吃狗的社會是算爲缺點；一定要另外有一個文明程度更高的地方，才會把溫和與同情當做負責，並且不當做「世界進步」的阻礙。

關於說羅斯福先生因爲是一個垮紳，一個有田地的貴族，從「位高者不可輕率」(Noblesse oblige)的強烈情緒，發展爲扶貧濟弱的責任感，這一點已經說得很多了。這理論是講得通的，但是根據或然率法則，它又垮台了。爲什麼成千累萬其他的士紳中難得有一個人培養出一種同樣的責任感呢？他的海德公園有土地的鄰居們，便個個都是他的最兇狠的政敵。假如一種環境產生了九百九十九

個黑的東西和一個白的東西，那麼在邏輯上便很難說：「這就是產生白的東西的那種環境。」羅斯福先生是由他個人的資質，加上童年的環境，加上成年的環境而成其為羅斯福的。無疑的，他受夫人的影響很大，羅斯福夫人矢志為善虔誠不渝，以她的地位和背景，很可能有若干偏見，却能以驚人的能力擺脫掉，贏得幾百萬人對她的敬愛。

為了確實起見，我們必須記得羅斯福先生實施新政，是在經濟恐慌開始以後，而由他原有的各種智囊人才，一點點一點點地推進計劃，到後來才交織在異常衆多的新的社會法案之中的。他對於別人的懷疑，在當時對他講倒是一件好事。如後來揭露出來的，保守派在智力和財力上都告破產，這可以說是國家之福，商界大老闆，現在已經把前事忘得乾乾淨淨，去到白宮跪下來，乞求總統使他們免於臨頭的浩劫了。不過就是在那時候，有些見解錯誤的顧問，也找到總統並且說服了他，進行不健全的實驗，譬如企圖減少美元中的黃金成色來提高國內物價。然而，就全局而論，假如你假定進化比革命好，以及應該騎着馬找馬不要兩面落空，那麼那些早期的法案也是健全而且睿智的。

他是一個至上的政治家嗎？我們可以為這問題搜集很多證明，說他在這方面的能力會被估計得過高。凡是帶有旁合喬治或是羅斯福的銳敏與和解的傾向力的人，一定是一個極好的政治家，這意思是說他將竭力獲得人民的喜愛。不過羅斯福總統也有過許多嚴重錯誤的地方。

在美國最高法院並不如他的敵人所說的那樣跋扈的時候，他的處置最高法院的計劃，反而在羣衆的反響上造成一種嚴重的誤會，進行了清查選舉，又沒有成功。而他卻又再度失掉國會信任，那時候若不這樣做便沒有一點可能的好處，而有許多損失。每個人同意，他早期的聲譽，大多是靠他對於法萊法案 (Crispian Fielder) 的功績。法萊本人爲了這一件事通常也被估計得太高。羅斯福先生有極好的記憶力，而且能在政治上應用不假手他人的方法，但是他很難和歷史上的政治巨擘並肩媲美。在政治上看來，羅斯福和法萊的好處都有點過甚其詞，因爲他們剛巧碰到競爭非常熱烈的時候。在一九三二年壓倒胡佛，或是一九三六年壓倒藍敦並不需要一個斯輪老手；而一九四〇和一九四四年羅斯福的勝利一部分要用其他的因素解釋——顯明的世界大難和勞工的新政治意識。

羅斯福先生是一個大演說家嗎？從結果看，我們只能說是的。他以公開演說控制了大量的羣衆，這是歷史上沒有別人做到的；當然，在無線電發明二十五年以前，別人也從沒有這種機會。他的響徹而帶有銀音的聲音，他的緩徐和謹慎的談吐，他的譏諷和惡語，他的委婉的幽默和他不時的莊嚴的演辭，構成了一種完全適合美國人民的耳朵和心靈的公式，爲這一時代其他任何政治家所不及。一

個人很難在目前討論美國名人的文體，因為他們的公文常是許多人的手筆。即使像羅斯福總統通常所做的，想將這些許多人的作品最後併爲他自己的手筆，而公眾還是一定會受原稿的影響的。顯然，羅斯福先生的文體是明白曉暢，爲文的開始如此，終局也應是如此。我有時喜歡開或誇大但是華麗的邱吉爾的十七世紀式的散文，特別是當他在爲情感深深激動的時候；但是我們也應該承認羅斯福先生有他自己的才能。

成爲特質的是那些才能是演說家的而不是作家的。他在本質上是個行動家，不是一個思想家；如果應用現在過時的了的心理學上的名詞，而把他稱爲一個「外向」(Extrovert)的人，那就未免太簡單，但是這個字至少也有提示的意味。他的得救是因他在大體上從簡單從外面觀察事物；假如這話不對，那麼他的可怕的責任早就將他磨折死了。這種性格類型的人常常帶着愉快的心情，而使他能够在終日料理了實際上包含幾百萬人生死存亡的艱苦的世界問題以後，得到酣睡的正是這種愉快的心情。

有人懷疑他的愉快性格是否不是他童年所患的小兒麻痺症的結果。經過許多年精力飽滿的生活後，他又在一九二一年爲麻痺症所苦，這在他最初看來，生命一定是完結了。後來他做了紐約州長和美國總統，別人以爲他的事業和生命都俱受損害，這很可以說是登峯造極。還沒有一個人能够知道他的勇氣和反彈的示範，一定會給萬千個其他的跛子一種啓示；而這個和他非常具體的大量援助醫治麻痺症的病人當然是沒有關係的，因爲那種援助要在許多年後才看出效果。

他能抓住美國的平民，這秘密是什麼？若回答說他希望他們好，並且採取了若干步驟使他們的好意變爲更大的繁榮和安全，照顧兒童和老年人，給人人更多的房子、食品、衣服和娛樂，那是不够的。別人也有同樣的好意，也努力將它變爲具體的事物，但却沒有產生這種使得成千的人在工的時候聽到羅斯福總統逝世的消息以後當衆流淚的感情。我不願再從心理學上，講得太遠，我想他主要感人的地方是成爲千百萬人民的「父親的影像」，他們體驗到我們現代文明極端的不安並且不同程度的感覺到這種損失和孤獨。

在美國人眼裏，他的偉大功績是他從來似乎沒有給重担壓倒過；他總是相信，會想出一個方法來的。他在第一屆就任總統的時候，就用下面的話表明了基調——「我們所須害怕的，就是事情在我們其餘的人都認爲最黑暗，在他看來更要黑暗的時候，他也絕沒有放棄過他那句話。在他的同胞看來，他是紛擾世界中的中流砥柱。」

爲什麼那些在羅斯福執政時破產而在他逝世時大發其財的美國保守派對於羅斯福這樣深惡痛嫉呢？也許歷史家要爲這個問題苦苦思索幾十年，那就是假設事件的進展使他們有時間苦苦思索現代每一件事情。已經有人說過保守派認爲他出賣了自己的階級，這種責

難雖然顯屬錯誤可笑，但其中也許有一些是處。假如他對他的階級做什麼事，他總設法多少成全它。依我看來，答案不在於他對富翁們說些什麼，而在於他說的方法。富翁們從來是不特別關心在聯合方場 (United States) 請在肥皂箱上演說家的滔滔演詞的，因為他們會分辯，窮小子不懂這些演說家在講些什麼。但是羅斯福先知道他和上等階級在講些什麼。他能辯著希羅維頓哈佛 (Croton-Harvard) 的口音運用他自己的演說。他們覺得他已經仔細而批判地審過了他們的哲學，他們的多餘的東西，他們的最後價值，但是在這種估價之後，並不像他所看到的。美國富有集團報以這樣的毒恨，這也許是他們許多人之間犯罪的內在情緒的標誌。美國平民對於總統的偶像崇拜也許已嫌過分，這在某種程度上既表現了我們教育的弱點，又如我上面所提到的，表現了許多人在我們社會中感覺到他們的位置不安全；但是假如這樣，那麼富有入物對於他的反響便是一個更嚴重的控訴，因為這班人原是從我們最奢侈的家庭、學校和大學裏造就出來的。

我在開始說過，若要依我們應用於少數過去巨人的評議，來評定羅斯福是否是一個偉人，未免太早。然而敘述他的偉大，說他在一切歷史上最危急的時刻一個旋乾轉坤導入正途的人物，並不嫌早。單依那個考驗而論，他可以被稱為自古以來最偉大的領袖之一。全世界的人民紛紛地帶着絕望和希望歸附了他，這是創舉。他在美國週遇最嚴重的內部危機期間，支配着國家的命運，而且把它帶過艱苦的幾年，這種艱苦曾經毀了其他幾個國家的政府。史達林說：他是「一個反對公敵愛好和平國家的鬥爭的偉大的組織者，而且保證全世界安全的領袖」。當我們將這話應用到一個我們同時代的人，一個愛講笑話，一個用長烟咀抽香烟的人，一個喜歡電影喜歡和愛犬遊戲的人，很難領略這句話的重要性。然而權威的歷史家一定會記着史達林是對的；記着羅斯福在將要證明為人類史上大轉捩點的一次戰爭中率領着全世界的大軍，而且必須這樣做，不然戰爭便要失敗。他沒有沾到最後勝利的時候這是痛心的；但是他活着的時間已足夠給我們一種軍事勝利的必然性，並且至少也給我們在道義上爭取勝利的機會。至於如何善盡未完的遺志那便是我們的責任了。

（原文載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三日新共和國週刊）

# 希特勒滅亡 羅斯福永生

英國國會議員 A. Beverley Baxter 著  
潘 · 岷 譯

一九三三年佛蘭克林·羅斯福遵照人民的意願，就任美國大總統。同年阿道夫·希特勒運用詐術，成爲德國的總理。希特勒是一個平民出身的人，身世不大明顯，擁有極大的權力可以左右人民的情緒，痛恨既得的特權，同時又是一個煽動家，他誓言將使德國平民得到新的尊嚴和新的繁榮。羅斯福却是一個貴族子弟，從來也不曉得經濟生存的鬥爭是什麼一回事，受過文化和教育的洗禮，習於奢侈方式的生活。

那一年全世界的命運便在這種情況之下使他們兩個人的命運立於平衡地位。但是這世界太小了，不能夠同時容納他們兩個。人類的前途完全寄託在他們兩人從事鬥爭的最後結果之上。目前羅斯福雖然已長眠地下，希特勒還在飽經憂患的地球上艱難跋涉（按本文寫作時希特勒死訊尚未宣佈），但事實上羅斯福是永生的，希特勒却已經滅亡。任何人都不能永遠偉大。任何政治家也不能在每一決斷中絲毫無懈可擊。一個人的偉大像太陽的光芒一樣，一定要在遠處看得見和感覺得到。羅斯福無疑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家，但是他同時也通權術，這項技術在政治鬥爭中是必要的。這便是說，一個做政治工作的人，必須有表現的天才，合乎時宜，曉得羣衆的反應，有辯才，富於情感，能把握機會，靈敏、謹慎、忍耐、勇敢，不瞻前顧後，不神經過敏，凡事有目的。

這些都是偉大的條件嗎？不是的，但是要在政治生活中成爲偉大人物，這些却是絕對必要的先決條件。如果威爾遜具有充分程度的這些先決條件，人類的整個歷史也許已經改觀。

在羅斯福爲新政和失業問題奮鬥的期間中，曾有美國名流遊歷歐洲。他們對於羅斯福的態度，不是贊成便是反對，很少持中立的。贊成的人雖然似乎居少數，但是在談話中都表示佩服他的精神和眼光。反對他的人則拿他痛罵，表示憎惡和極度不信任。我們在英國的人聽見這些話，都很驚奇和不安。

斥羅斯福爲其本階級叛徒的論調，在林肯時代的美國人聽來，一定會覺得很奇怪。一般人譴責他的新政措施和

他左右的人士，這當然是民主國家言論自由的正常現象，但是他們對於總統的深惡痛絕都非我們所能了解。我曾經聽見美國人在談到羅斯福的時候，簡直把他當作罪犯看待。

我們在大西洋這一邊的人，實無法判斷他的行政能力。他自然在所提出的措施上和所信任的人方面犯了許多錯誤，但是我們仍認爲他即使錯誤，也還是對的。我們的意思是說，我們覺得他很通達人情，對於普通一般人的願望、困難和禮貌很有瞭解。林肯出身於一個很小的木頭房子裏，羅斯福出身富家，但是他們都能和平民接觸。

籠罩歐洲的陰影愈來愈深，新大陸方面一般人也逐漸感覺美國這一位總統對於人類的同情心和對於違反正義的憎恨情緒，決不會只以一個大陸爲其範疇，無線電已經將他的聲音和性格帶給舊大陸方面處身於水深火熱之中的民衆。古希臘的政治家伯里克利斯只能在雅典廣場上對能聽見他們的聲音的幾百個人演說。羅斯福却對億兆人演說，甚至聽不懂他的話的人也可以意會到他所說的是什麼。

他一再警告希特勒說，美國討厭他的政府的殘酷行爲。當時世界大戰雖然還沒有發生，他已經一再譴責國社黨的迫害人民，擴編軍隊及其野蠻主義的教條。這對於納粹簡直是當頭棒喝，但是不幸美國也和英國一樣，只相信道德的力量。羅斯福總統雖然很有權力，對於輿論却沒有多大辦法。

住在英國的我們也許比美國人更容易瞭解歐洲人對於美國的感情。如果用話把這種感想說出來，大概如下：

「我們的大陸是一塊充滿憎恨，爭鬥而且不斷發生戰爭的地方；你們則在廣闊的大西洋彼岸享受和平與自由之福，但是你們的文明却是得自我們的。百年以來我們在歐洲的人不斷爲着信仰而從事戰爭，但是這最少可以證明我們還有一項信仰可以爲牠作戰。

「過去便是在歐洲方面，路得攻擊威騰柏格的教堂，向教會的權力提出挑戰，在紛亂和憂患中解放了人們的信仰。英國方面，約翰王在羣雄相爭的局面中簽署了大憲章，使半個世界得到了自由。

「法國大革命中的過激共和黨在大流血中盲目摸索光明，給全世界帶來了自由，平等和博愛，這是全世界應該

永遠不忘的。這裏阿瑟王（英國國王）的武士曾經自告奮勇，冒生命的危險去尋找聖杯，正如義大利的著名學者伽利略會從他所處的監獄中爲人類的靈魂說話一樣。

你不要認爲希特勒鐵蹄下的難民流亡是以前沒有過的現象。在美洲登陸的拓荒者便是同一類的難民。我們把我們的智慧、磨折、錯誤和戰爭造成了你們美國。我們把拉斐爾（十六世紀初年義大利名畫家），莎士比亞和莫扎特（十八世紀奧地利作曲家）給了你們。我們自己雖然不遵守法律，却把法律給了你們。當你們對我們抱着憤怒，對於我們的糾紛和爭鬥感覺厭倦時，請你們捫心自問，你們在文明方面是不是對歐洲負咎呢。

我們住在英國的人對於羅斯福都懷有一種深切和熱烈的謝意。當我們在海上處境極其危殆時，他給了我們一批驅逐艦。我們的三島被圍困時，他供給我們食物，他供給我們軍火而不供給我們的敵國。他的每一項行動和每一項言論都充分表現政治家的風度。當美國進入戰爭時，美國的眼前威脅雖在遠東方面，他却派大量陸軍和龐大的艦隊到歐洲來。」

對於一位政界人物的批評並非到他死了爲止，將來也許還會有美國人說，羅斯福在其對於英國的友誼方面實在超出了他的本分。我們相信他不是沒有理由的，這項理由便是兩大英語民族之間的不成文聯繫，這種聯繫不是盟友而是夥伴，不是征服者而是法律的給予者。他的工作必將永垂不朽。

他和林肯一樣，在勝利之中突然逝去。他也像林肯一樣，沒有在大選中失敗，沒有多餘的時間去終老林泉，沒有在他人上台時過着在野的生活而懊惱，他的空閒時間已經減少到最小限度。

歐洲已經失去一位友人，並且因爲他的逝世而更感孤寂。（譯自四月二十二日紐約時報週刊）

# 美國士兵眼中的羅斯福

William H. Springer 著  
汪 毓 先 譯

· 四四 ·

「假若預計戰爭要在什麼時候結束，絕不會多有一分鐘的延長，因為所有的一切，總統都早已運籌帷幄了。」這一句出之於一個美國士兵的樸素的意見，足以代表我們一般兵士於參謀總長馬歇爾的無限的信任，同時也是講到總統「在軍事參謀方面遠見的智慧」的一句話。這一句美國士兵的話雖欠明瞭，但在意思上都是一樣的。

從我們在西線作了七個月的新聞記者的經驗中，我可以證明不管美國士兵對於羅斯福總統的內政政策意見如何，凡是陸海空軍都把這位「大首腦」當作是一位名符其實的偉大的軍事領袖，是一位戰略的專家，他不但知道如何去進行全球性的戰爭的技術，而且還知道如何去獲得勝利。

那個長滿了參差不齊的鬍鬚，帶着一雙疲倦的眼睛的駕駛坦克的下士，當他正駕着一輛須爾曼式的坦克滾過德國北部的平原的時候，對於雅爾達會議與頓巴敦橡樹會議也許還有一點莫明其妙。但是他以及所有美國的步兵，對於羅斯福總統能夠作為參加「三巨頭會議」的美國代表，是都會感到驕傲的，同時因為這些談判都似乎是在鑄定納粹滅亡的命運，他們對於這樣談判的性質也都會感到歡喜。

他們對於舊金山會議的投票權問題都不完全瞭解，但是大多數人都贊成羅斯福總統的提議，就是各國能夠而且應該團結一起，使戰爭成為非法。

一千二百萬美國士兵雖然不在口頭上費很多的言辭，但在心眼裏都信賴羅斯福總統是一個具有偉大心胸和富於同情的人，因為他雖然把他自己的四個兒子都送上了戰場，但對別人的家庭却並不希望都送這麼多的兒子去當兵。我相信美國的士兵們，當戰爭在進行的時候都會感到羅斯福總統也是他們隊伍裏邊的一個，而目前當他們在歐洲勝利已經在握的時候，羅斯福總統却像他們在前線上倒下去的行伍裏旁的兄弟一樣，成為戰爭的犧牲者了。

一位布魯克林的下士曾經說過：「這位偉人已經以身殉職，恰像一位兵士死在戰場一樣。」



這種評語在今日是到處一致的。無論是渡過易北河的坦克部隊和步兵，無論是登陸琉球的海軍陸戰隊，無論是守在十六英寸口徑大炮後面的海軍，戰鬥機駕駛員，轟炸機的轟炸手等等，到處都有一種比以前更為增加更為深刻的決心。他們的領袖已經為這一次的戰爭耗盡了心血而終於死去，他們一定要把這一次的戰爭完成了澈底的勝利；他們的戰鬥精神比以前更為旺盛了。

我敢保證，曾經轉戰於北非以至於易北河每次戰役的，第二機械化師，將會不辭一切犧牲，及時攻入柏林，把納粹首都作為送給羅斯福總統的「禮物」。

當軍中電台第一次傳出羅斯福總統逝世的消息時候，士兵們還認為這只是謠言，恐怕是戈培爾廣播中所造的消息。因為去年十二月當德軍反攻的時候，他們也在相似的情況下被欺騙過一次。

但是這個已經成為不可思議的奇異的戰時新聞的消息，並不是謠言，它在西線各處，在艾森豪威爾元帥的歐洲盟國遠征軍總部裏，在蒙哥馬利元帥的英軍軍營裏，在布萊得雷統轄下的所有美軍前哨裏，在塔西尼將軍的法軍總部裏，到處帶來了憂鬱的沉默。

在艾森豪威爾元帥的總部裏，大家都知道羅斯福先生是一個在行動上、在領導上、在敏捷的決斷上都居於總司令地位的人，也尤之乎在官階上他是居於最高地位的人一樣。在英軍和法軍的總部裏，一般人們也充滿了對於羅斯福總統的讚仰和感謝，他們只要步出大門以外，就可以看到許多由租借法案供應給戰鬥盟邦的吉普車，須爾曼式坦克，載貨汽車等，租借法案實在是總統為合力爭取勝利所制定的最偉大的制度。

當然不是所有的部隊都會記得，但是英國的海軍艦長，西線的蒙哥馬利將軍和義大利戰場上的亞歷山大元帥，一定都還能想起那一次美國把五十艘驅逐艦轉交與英國，以及由於總統的這種先見，終於保全了英國海上的交通線；他們也一定都還能想起美國所使用的藉以擊退德國噴射彈的雷達設備；一定都還能想起對於糧食的護航，以及使得英國還能保全作為盟國的稜堡和作為攻歐的跳板的千零一隻的運貨的船隻。

去年秋天我曾親見士兵投票選舉的情形，據估計，贊成與反對羅斯福的約爲二與一之比。至於對於羅斯福總統的內政政策，例如計口授糧政策，勞工政策，以及未能建立關於社會服務的立法等，自然也有一些嚴格的批評，但在大庭廣衆之中，我就從來沒有見人對於總統表示那樣的懷恨和嚴厲，那種懷恨和嚴厲的批評是只有背過臉來在國務院的背後才會出現的，從他們的投票選舉上，已可看出士兵們對於他們的評價。

實在說來，對於許多二十來歲年紀的美國士兵們，羅斯福先生實在是他們能夠從政治方面有所認識的唯一的總統。他們之所以喜愛羅斯福先生，並不只是因爲他能對於他們戰後的前途以及美國士兵的權利法案這一種親切的問題，早在事先已作種種考慮；而且還因爲他是他們無論在倫敦、巴黎、布魯塞爾、開羅或南斯拉夫的高山所上遇見的幾乎是每一個外國人都非常讚仰的一位戰士。

有時傳出一些關於羅斯福總統的第三公子伊里奧特·羅斯福的狗和他乘着優等飛機作旅行閑遊的故事的時候，在士兵之間也難免有一些不快之感。但人們又繼續懷有一種慾望，希望對於總統的批評要放寬一點，而總統的名字也並沒有像在海外所傳的情形一樣，似乎並沒有出現在美國報紙副刊編輯和評論家的文章裏。

前線的士兵很少有人能夠很理解地回答你美國作戰的目的是什麼。但當雅爾達會議宣佈以及將其會議的結果發表出來的時候，大部份的美國士兵都猜想這是一個很好的辦法，一個很好的主意。他們既已知道戰爭的進行不應該受到絲毫的障礙，那麼就像從前線所傳出的消息所說，有些人就要問了；究竟羅斯福的逝世會不會妨礙建立聯合國和平機構的計劃呢？

但我也像許多年青的美國戰士一樣，具有韌性富於精力，我絕不會想他們已經承認這樣的推論，即是說任何人，無論是下士、將軍、或總統，都是絕不可少的。他們一定會推論到，會相信，美國是能夠而且將要採取領導和決心，使得總統以及他們自己在這「已經這樣榮耀地爭取到的勝利」上邊建立起穩固的和平。

（原文載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三日基督教科學箴言報）

# 羅斯福與聯合國

Andre Visson 著  
郁 宣 譯

由於羅斯福總統的突然死去，盟國的外交家們有一時期會爲這不幸的消息弄得驚惶失措，直到現在，他們才能開始估計羅斯福的謝世對於聯合國的前途究有一些什麼可能的影響，華盛頓的外交界，都一致認爲羅斯福的逝世固然對於美國是一個很大的打擊，但對於整個聯合國家的打擊還要更大。

若把整個的聯合國當作一個「有機體」來看待，他還仍然是在幼弱的年齡，他的前途還不可知。促成聯合國實現聯合的固然是希特勒，而想法要把這種戰時權宜之計的一時的聯合，變成爲樹立並保持永久和平的永久機構的却是羅斯福總統。假若舊金山會議贊成了頓巴敦橡樹會議的建議，那麼舊金山會議實際上可算承認了聯合國的組織是合法的平時機構。

華盛頓盟國的外交家們，都相信聯合國的組織在舊金山會議裏一定會得到合法的根據，但他們之中也有一些，要焦慮地問他們自己和他們的同僚們：大家都知道羅斯福是想出要把新國際機構當作建立並保衛和平的工具的第一人，並且預料他還一定要竭盡他的才力以保護這初次建立和平的步驟，但現在我們竟在失去了這位首次發起人的偉大的美國領袖，那麼這個新國際機構還會成爲一種什麼的東西呢？

羅斯福總統的確是盟國真正的領袖。無論是邱吉爾首相或史達林元帥，都沒有能夠比得過羅斯福這樣領袖的地位，他們也就從來沒有想過要去担負站在這樣地位所應擔負的艱鉅的任務。作爲戰時的領袖，他也是一位同樣優越的人物。邱吉爾首相的主要而迫切的目的是如何保持大英帝國存在。史達林元帥的主要而迫切的目標是集中在保持蘇聯的安全，以及保證蘇聯能在戰後世界取得他所認爲應有的地位。所以只有羅斯福總統是這三位偉大領袖中間唯一能夠就全世界及一般利益條件而考慮戰後世界的一人。由於美國地位的特殊，由於美國人民思想上的真正的接近，以及由於羅斯福先生自己的卓絕的人格，才使得這樣的領導成爲可能。

只有那些在戰前或者在戰時的幾年到過歐洲的美國人，才會瞭解羅斯福在歐洲人的心目中是佔着怎樣一個地位。對於大部份的美國人，首先覺得他是一個民主主義者。另外一些人甚至首先覺得他是一個施行新政者，民主主義者還在其次。有些人覺得他太「左傾」。另外有些人覺得他還左得不够。但在歐洲人看起來，當納粹主義正在逞其狂暴的時候，美國的幫助，對於保存他們本身的生命實在是必不可少的。羅斯福實在是美國偉大的救主。他把美國的力量，美國的智慧和美國的寬宏大度的精神，都從他自己本人的身上體現出來了。在一九四〇年命運攸關的夏季裏的那些黑暗、苦悶、屈辱的日子裏，只有他成爲歐洲人民唯一的希望。

在法國投降的前夕，當法國總理雷諾把他的求救電碼送過大西洋的時候，法國、比利時、荷蘭、挪威及其他歐洲人民，都是天真地相信着羅斯福會馬上趕救歐洲。但當羅斯福並未給與他們所希望的答覆的時候，他們又自己告訴他們自己：這只是因爲羅斯福的本國人民還沒有準備。他們絕不懷疑，一旦美國的輿論有了準備，羅斯福一定會領導美國人民，加入解放戰爭。他們也從來沒有這樣的想過，認爲假若不是日本軍閥有了偷襲珍珠港的愚蠢行爲，美國的解放式飛機絕不會出現於歐洲的天空，美國的步兵絕不會插足於歐洲大陸。

歐洲人民從來不讓他們自己被這樣的思想挫折了勇氣。他們從未失望，因爲他們從未失去對於羅斯福的信仰。在他們看來，羅斯福真是偉大的美國的神奇人物。到現在，對於美國人自己，大約他也成爲一個榮譽的人物。但由於他的逝世，歐洲人民將會失去了他們偉大的美國神怪的人物。他們現在也必須要面對着美國人的現實問題了，對於這，過去他們所知道的極少。

邱吉爾失去了一個伙伴，一個私人的朋友。史達林也失去了一個伙伴。弱小民族失去了他們的前驅戰士。不過有一些弱小民族最近也的確抱怨，說是他們的前驅戰士並沒有像他們所希望的那樣盡力去爲他們的利益而戰鬥，但是因爲在一九四〇年夏天當羅斯福並沒有馬上來拯救他們的時候，他們也從未失去了他們對於他的最後行動的信仰。所以他們在這時候也仍然堅持信仰羅斯福的最後行動一定不會使他們失望。

因此羅斯福的死，不僅對於那些接受了「三強協調，否則一團糟」的公式的盟國領袖們是一種可怕的打擊，對於那些不喜歡這個公式而責備羅斯福，但又希望他最後能使那個公式對於無論大小民族都能接受的所有盟國領袖們，也都是一種可怕的打擊。

當羅斯福死後的幾天裏，華盛頓的盟國外交家們都感到天像是已經塌到他們的頭上似的。但當他們恢復了平靜和判斷力的時候，他們已經認識到這位在一九四一年曾經起草了一個七千字的命令以解決他繼任總統後的所有問題的人，也絕不會可能忽略了他在一九四四年繼任總統後的更為重要的問題。當他贊成了杜魯門為副總統以作為他日常的助手時候，他也贊成了他作為他的可能的繼承人。因此那些對於羅斯福總統的政治天才具有莫大信仰的盟國外交家們，也必然信仰被羅斯福贊成爲其繼承人的人。

盟國的外交家們已經指出：惟其因爲杜魯門總統並未具備羅斯福那樣使他能世界政治舞台上享有特殊地位的國際聲譽，所以這才使新任總統的一切決定和行動得到更爲特別的重視。因爲海外民衆已經把羅斯福與美國認爲是兩個相等的同義語，所以盟國外交觀察家們若要想在羅斯福的個人人格與美國的外交政策之間劃一區別，是很困難的。他們常常害怕總統與參議院之間有可能發生衝突的危險——這對於美國的外交政策是最大的不穩定的因素。

但他們已經開始感到，他們從杜魯門總統已經得到足使他們相信美國的另一種完全不同但是可以令人鼓起勇氣的因素。他們相信，他必然會努力保證使總統與國會之間對於美國的外交政策取得協和。假若杜魯門總統在這方面果然成功，華盛頓的盟國外交家們一定會發現他們工作的推行要大大地順利。在初視之下，我們似乎要覺得美國的外交政策較少希望，或者較少令人鼓舞，但是由於總統與國會之間的協調所產生的穩定的因素，將使得美國外交的紀錄另具一種特殊的價值。

原文載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二日紐約前鋒論壇報

# 勞瘁以死的羅斯福總統

黃席羣

五〇

佛爾克林，羅斯福第一次在一九三二年做總統候選人時，到處有人在耳語議論他的身體是否適宜於這職務。為的平虛這些謠言，他馬上拿出來一張五萬元的壽險單，那時他以五十歲的年紀很方便地通過了保險時必須附帶舉行的身體檢查。他結果當選了。

以後，又時時發生同樣的謠言。去年秋天，羅斯福總統，再度做總統候選人，這些謠言突然地表而化了。他為表現身體健康，竟乘着一輛敞車，在冰冷的雨裏，兜了四點鐘，紐約市幾百萬的居民都親眼看見這一回事。他於是又當選了。這一次是第四次。

但是十二年來任職的積勞是不能否認的。工作過度 and 相繼發生的大事的重荷——國內經濟的難關，世界大戰以及為戰後和平的種種準備工作，正當羅斯福總統暫時放下政務上的責任稍事休息時，給他帶來了死亡。現在羅斯福總統健康逐漸退步的內幕漸漸地洩露出來了。從前却不曾全部地宣布過。

## 第一任

羅斯福總統一九三三年三月四日就職時身體非常強壯。他的一個大病——小兒麻痺症——使他不能用兩腿，但那是多年以來已成過去的事。他身體上一般的健康沒有受到影響。他是快活而兼有自信心的，他這種快活和自信的精神，幫助美國人民度過了執政期間第一個大危機——若干家銀行的倒閉以及許多銀行行的失敗。

在以後的若干月中，羅斯福總統費了許多力量才在國會通過了新政第一期的的一些大改革——銀行存款保證，全國復興局，證券交易所的管制，美元的貶值，社會安全，全國勞工關係法，田納西流域工程管理局，農業調整法。其中多數措置曾經遭遇激烈的反對。羅斯福隨時準備以激烈的言詞與毫不猶豫的行動為這些改革而搏鬥。

羅斯福工作時間之長令人難於相信，每天工作十小時，十一小時，十二小時，有時甚至工作更多的時間。但他也定期地在溫泉或海上去休息。他有一種本領，能在機會來到時，丟開一切煩惱和憂慮來真正地休息一下。

他時常在白宮游泳池裏游泳，藉以鍛鍊身體。在白宮的密室裏却用有輪子的椅子從這個房間推往那個房間裏。但在公共場所，他却煞費氣力掩飾自己的殘疾。所以出現於一切公共集會時，他總是或走或立，很痛苦地用一付十磅重的鋼板支柱支持着自己。

於是便沒有人質問到他的體力，所以在他第二任開始時，就宣布他剛才開始爲他自己所需要的改革而鬥爭。

## 第一任

那時，第一任內的若干改革引起了法庭的反對。最高法院駁斥了全國復興局和農業調整法以及若干次要措置。別的一些措置也受到了威脅。羅斯福要求准許他再任命足夠的最高法院法官以便抵消保守派法官所投的票數。

繼而發生了一場大戰。羅斯福便以舊有的精力或者還加上一些新力量來鬥爭。他的建議在參議院中失敗了，但是同時最高法院改變了它的傾向，因爲有些法官辭職或死亡，所以羅斯福乃能推選他所喜歡的一個法院。那時有一句話說，他的小仗打敗了，大仗却打勝了。當時民主黨中有些保守派參議員投票反對他，他想「去掉」他們，但是也失敗了。

游泳會，定期休假，以及舊有的休息能力——換句話說，繼續實行第一任時的攝生法使總統在身體和精神方面都強而有力。同時，他却有一種毛病，容易患頭部傷風（傷風流涕），偶爾在他的房間裏辦一天公，而不在辦公桌上辦公。但他很容易痊癒，醫生們都不擔心。

在他的第三任中，却伏下了一些病根。

## 第三任

在第三任中，他時常和國會發生鬥爭，有時是爲着以作戰物資接濟英國，有時是爲着實行平時徵兵和一個龐大的重整軍備的計劃使美國能應付萬一。繼而戰事發生了，羅斯福常到遠地去和邱吉爾、史達林會晤，以致他的身體難免有種種損耗。每天辦公的時間甚至更長了。定期休假，甚至偶爾休息的機會也愈弄愈少了。

一九四三年下半年開羅與德黑蘭之行是羅斯福總統健康退步的轉捩點。他歸國時，身體弱得多了。他舊有的精力已經消逝了，而且永久地消逝了。他傷風，一會兒沒法痊癒。接着又患氣管支炎和顯發裂的毛病。在南卡羅來納州休息一個月也就好了。但是體重比他最高的重量減輕了八九磅。不過海軍外科主任醫師兼總統隨從醫師麥克英奈爾海軍中將却以爲羅斯福總統舊有的健康已經恢復了許多。繼而又是競選時的一陣繁忙辛苦，邱吉爾很替他擔心，特地電勸羅斯福總統切莫再在雨天出來。

同時，他正在注意戰爭和戰後的外交問題。美國國內的事情，盡量地交給旁人去辦。在整個的華盛頓，大家漸有新政已經廢止之感。

勞瘁以死的羅斯福總統

## 第四任

羅斯福總統的第四任開始於不滿三個月以前，他那時面色蒼白得發灰而且形容憔悴，隨從醫師却認為他的健康根本很好，從各方面來看，他這一任總統確可以做完。

但是總統的活力和動力已經離開了他。克里米亞之行對他沒有什麼幫助。他已不再勉強地假裝着能走路。他有一次坐着向國會發表演說，並且對聽眾們以此作為說笑話的資料。新聞記者們發現他的面部有從前所沒有見過的蒼白的顏色。兩星期前，他們在招待新聞記者席看見那蒼白的顏色變成紫色，後來又回到灰色。白宮裏面盛傳他又添上了血壓高的毛病。羅斯福夫人告訴參議員巴克萊說，總統胃納不佳，無論吃什麼東西都感覺不到快樂和味道，這幾天來只吃些稀粥。他們兩人同樣覺得總統身體太瘦。夫人尤其憂慮。

最近幾個月他的聲音變得很弱。他時常請記者和其他的人重述他們所提出的問題。有人解釋這一切現象是由於顯微裏發生的漏漚所釀成的一點小的收縮現象。

三月三十日羅斯福赴溫泉時是循例休息的時期。他很高興，他的精神集中力沒有受到損害。每天的體格檢查毫未暗示將要發生什麼事情。麥克英泰爾醫師仍留華府以及沒有一個人比較平常更為憂慮，便是鐵證。主要的是麥克英泰爾海軍中將希望羅斯福總統安靜，盡量少辦公，努力加餐，恢復一點體重。但是一星期多以後的消息是總統的體重並沒有恢復。在四月五日的招待記者席上，記者們發現日光並沒有去掉他面部蒼白的顏色。

四月十一日，財政部長摩根索與他的老友和鄰居羅斯福總統談了一晚上的天。據他說，總統的精神極佳。

第二天，羅斯福總統會和白宮僚屬通過電話。他告訴秘書鄧尼爾說，那一天他將寫完一篇演說詞，準備兩天後廣播。他又和麥克英泰爾談話，說他覺得精神很好。

下午一點鐘剛過的時候，他坐在小白宮的壁爐旁邊。有一位畫家正在替他畫像。忽然，羅斯福總統說他頭部感覺「奇痛」。幾分鐘後，他突患「大腦溢血」症，這是十二年來辛苦工作最後的結果。總統失去了知覺。約模兩小時後，羅斯福總統就在一直沒有恢復知覺和毫無痛苦的昏迷狀態中溘然長逝了。

（本文譯自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美國 J. B. Tava 雜誌）



# 羅斯福的歷史地位

康瑪格爾教授著  
美國新聞處譯

本文原作者康瑪格爾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教授，在本文裏，他對羅斯福的主要成就與永久貢獻作詳明確切的評價。原文發表於四月份「美國水星」雜誌，正好是對羅斯福總統一篇蓋棺定論的文章。

——編者

『新政』政策現已可能以若干歷史的遠見去評價了，而這次戰爭的結局要決定民主的前途以及美國對世界事務所負的任務，羅斯福總統外交政策或計劃的重要性也已可能加以闡明了。他那一些對內或對外的政策共有四次得到大多數人民的絕對贊助。這些政策現已完全成功，且成爲若干不能抹煞的事實，對這些政策的爭論幾已成爲一種不切實際的事情。羅斯福總統在美國歷史上所佔的地位，假如不可能以最後決定來確定，至少也要以若干正確的程度加以定論。

美國現在似仍充滿爭辯和苦難，這是不能否認的。但這只不過是圖案的一角，而且還有它自身的重要性，華盛頓、哲斐遜、林肯和威爾遜總統執政的時代，也充滿着爭論和苦難，只有平盾總統如門羅、阿瑟和哈立遜執政時代才是恬靜的。

關於羅斯福總統成就和貢獻的重要性現已無所議論或貶抑的地方了。美國歷史的鐘擺由右和緩地擺到左，但美國歷史發展的節奏從未發生過顯著的斷裂，這實在是羅斯福總統站在美國歷史和傳統上工作的功績。

羅斯福總統行政上頭三種主要成就和永久貢獻是什麼呢？第一個或者是自信心的恢復，其次是民族精神的復活和民主信仰的確定。爭論這些事情是否羅斯福總統所完成或係由外力所逼成，實在是不切實際的事，也正如我們不必需爭論傑克遜總統和關切平民的拾頭以及林肯和廢除黑奴制及老羅斯福和改革是否有關。這些工作和他們的行政是密切相連的。我們可以說，民主信仰經唯物主義和憤世主義盛行二十年後又復活，這與羅斯福總統有密切關係。

羅斯福總統於就職的時候說：「我們必需懼怕的唯一事情即『懼怕』本身。我們要以全國團結一致的英勇精神，和尋求古代富道德價值的明確觀念以及嚴肅完成責任的滿足態度應付未來若干困難的日子」。羅斯福總統在職十二年間，從未動搖他對民主前途或

對美國人民能力可應付任何種挑戰或應付國內外危機的信心。凡經歷過一九三三年艱苦春天的人，將能記憶及不景氣現象的改變。

### 克服經濟困難

羅斯福總統以全部精力和勇氣來推動工作。參加土壤保持隊的青年約三百萬人，他們在新森林中栽植一千七百萬英畝的森林，築有六百萬以上水壩以防止土壤沖刷，預防森林火患和動植物病害。美政府為防止土壤沖刷，倡導合作計劃，得到全國四分之一以上的農民的協助，共種二億七千萬英畝土地。那個計劃還準備大規模建築水壩和貯水池，以及在高地上栽植一百英里寬的樹林，殖民局將農民遷離邊際土地，一直等到土地恢復它的用途為止。比這個更重的一件大事，是設立作為地方建設的一個巨大實驗室 TVA（田納西水利工程處）。

在善後工作方面，新政有同樣重要性。當失業人數達一千四百萬人和萬靈藥顯已失去效用的時候，羅斯福總統開始當政，他的發動政府從事大規模救濟工作，已是不可避免的事。比單獨救濟更重要的，是國家要負起對人民幸福和安全的責任，即給他們職業、健康、和幸福。

上述原則在過去曾遭遇劇烈反對，而在現在看來似乎不能相信。此一原則的建立可視為新政主要工作之一。開始的時候，羅斯福總統採用緊急立法來救濟，以後他的計劃是已包括整個社會安全，即失業援助、養老金、婦女和兒童補助金，以及公共衛生。這個原則並不限於普通的『社會安全』立法，它還深及農業和勞工，以及農村復興，和建立最高限度工作時間與最低限度工資的制度。禁止童工，改良住所，和擴大教育的援助。在新政實施後，『公共福利』的表現，實美國歷史所罕見。

羅斯福總統認為保持民主，必須使社會和經濟安全密切聯繫，他對於近代歐洲史的教條認識得很清楚：常自由和麵包兩者被選擇的時候，一般人常是選擇麵包的。他覺得民主政治的任務，是要確保兩者得兼。一九三六年他在某次爐邊閒話中說過：『在若干強大的國家裏看不見民主政治，並不是人民不喜歡民主政治，倒是因為他們對失業和不安感到厭倦，和政府缺乏領導能力，使他們陷於束手無策的地步，以及自擊兒女饑餓時所逼成的。他們為求得到食物只好犧牲了自由。美國人民都知道民主政體能够保持和推動，為着保持民主政體，我們必須促進民主政府的實際功用，而此也就等於保護人民的安全。美國人民都同意用任何代價來保護他們的自由，保護自由的第一道防線，就是保護經濟安全。』

## 政治改革

以政治方面說，新政的成就也同樣顯著。第一我們必須注意加強政府力量 and 擴大政府活動的確定趨勢——其結果是好是壞只有將來才可以曉得。可是我們除此之外，如果應付現代經濟和社會上的繁重問題，實在沒有其他更好的辦法。我們可以說，目前政府所負的責任雖遠較三十年前甚至十年前繁重，牠在本質上却未具有更大的權力。因為我們的憲政制度還和從前一樣，一切權力仍然在人民以及他們在國會中的代表手裏，國會議員隨時都可以剝奪政府的任何權力。

自然，新政所表示的是聯邦集權趨勢的加速進展。

但是我們却不能說，這種聯邦集權方式已經減弱了各州或各地方政府的地位。我們所看見的只是政府活動的增加，各州政府的活動也同樣增加，這從目前各州的預算上便可以看得出来。我們也可以說，政治集權不但不減弱，而且反足以加強地方政府的地位，使各地方的情況更臻健全。我們只要看看各項表格便可以曉得過去十年來，聯邦政府對於農人，雇主和勞工的幫助，對於公路建築，養育和公共衛生的協助，事實上已使許多地方恢復金融和經濟上的健全現象。

聯邦集權的結果，行政權力大見增加。有人攻擊羅斯福說他是獨裁者，這正如過去有人說智斐遜、傑克遜、林肯、老羅斯福、和威爾遜是獨裁者一樣，簡直不值一笑。美國的政治根本不會造成獨裁者。但是羅斯福的確是一位強有力的行政首長，正如每一個偉大的民主黨總統都是強有力的行政首長一樣。政府工作的意見複雜顯然有利於行政首長的地位；而且羅斯福總統顯然也樂於接受這種情勢。目前羅斯福運用的權力遠較憲法的制定者所計劃的權力為大，較世界任何民主國家元首的權力也無遜色。但是我們都不能說這些權力已被他一意孤行地運用，或者說目前美國人民的自由不似過去那樣有保障。

就我們所能預測的而論，新政將保留目前的形態，過去十二年來政治上的任何重大發展似乎都不致取消。共和黨人在一九四〇年和一九四四年都曾承認這一點，因為他們兩次的政綱都贊成新政的所有原則，只對其細節和執行方式加以批評。

自從殖民時代以來，美國在世界大事中所居地位的問題不斷存在，不過其形式隨時不同而已。當時我們和西方世界的問題有很複雜的牽扯，但是都立於被動地位，而非以獨立地位去參與。我們的獨立戰爭是一次世界戰爭，一八一二年戰爭也是世界戰爭的一部份。一八一五年到一八九〇年之前，我們也許達到某種程度的孤立，但是我們三百年的歷史當中，足足有兩百年是和世界大半無法

分離的。

羅斯福有半世紀的經驗為背景，其瞭解美國在世界上的責任似乎是必然的。一九三〇年至一九四〇年的國際問題比以前的任何時期都更複雜和更急切。

### 堅決反對極權主義

現在我們曉得，自從日本進攻東三省，希特勒進兵萊茵的時候開始，美國所遭遇的問題便存在了。羅斯福總統自始便看到這項情況的存在，他對於希特勒之所為永遠持一種明顯的反對態度，自從一九三七年開始，他便不斷號召美國的輿論反對極權主義，使美國對於終告來臨的試驗能先有所準備。

一九三九年後，羅斯福在物質和精神兩方面的成就都具有無法估計的重要性。物質方面的成就是顯而易見的。他拿五十艘驅逐艦交換英國根據地的租借權，這件事立即加強了英國的反納粹作戰力量，美國的國防也因此增強。租借計劃使美國在實際上成為民主國家的兵工廠，而且可以認為是戰爭的決定性轉變關鍵。後來美國又取得格陵蘭和冰島的根據地，羅斯福總統又下令美國海軍一發現德國潛艇便開砲轟擊。他又提出了承平時期的第一次徵兵法——這項法案只差一票就被眾議院否決。他創定了一項廣大和組織嚴密的工業動員計劃，其中包括造船、軍火生產和飛機生產等。如果沒有這一切成就的話，我們真可以說，同盟國在戰爭也許已經失敗了。

至於精神方面的成就，也許後世比我們更能領略。羅斯福也像威爾遜一樣，立刻把這項問題置於精神的基礎，他們的理論在根本上是相同的。羅斯福總統明白表示，這不僅是一次自衛的戰爭而已。他在一篇令人想起威爾遜的作戰文告中說：

『我們所尋求的真正目的遠超乎醜惡的戰場之上。當我們像目前這樣迫於事勢必須訴諸武力的時候，我們實決心使這項武力有助於久遠的利益，並以制裁當前的禍害。我們美國不是破壞者——我們是建設者。』

『在當前以及未來的黑暗時日中，我們必可曉得，絕大多數的人數都和我們站在同一條戰線上。他們之中有許多都和我們共同作戰。他們都為我們祈禱。因為我們本身的事也就是他們的事，我們和他們都希望在上帝之下，獲享自由之福。』

『當戰爭終於來臨時，我們全國都團結一致，其團結程度實為以前任何一次戰爭所未有。我們已以極大之效率從事作戰，還是無須置疑的；和以前任何一次牽涉到非軍人的戰爭比較起來，甚至和第一次世界大戰比較起來，這次戰爭在效率上都可以說是一種

偉大的奇蹟。」

## 積極參與世界事務

關於羅斯福的外交政策，還有一點可以注意，這和他對於未來問題的領悟有很大的關係。羅斯福像威爾遜一樣，憤憤着一項戰後的國際機構，有充分的權力去維持和平。迄今爲止，他卻極力設法避免了使威爾遜的計劃陷於失敗的錯誤。他對於不同盟國並不自居於超然的地位，而和它們聯合一起，奠定了目前一羣聯合國家的基礎。他對於國際合作的各項實際細節，並不延到後來才解決，因此他發起許多會議——如救濟善後會議，貨幣金融會議，民用航空會議和賴巴敦橡樹會議等——希望目前便建立起適當的機構，解決各種最迫切的問題。他不把蘇聯看作一種威脅或不可靠的國家，反而積極和蘇聯竭誠合作。他不和參議院居敵對地位，反而使參議院和美國人民信任他的政策。

最後，關於羅斯福本人呢？目前要確定他在我國歷史中的地位，似乎太早一點，但是這項地位已相當明顯。他像拜斐遜、傑克遜、林肯、老羅斯福和威爾遜一樣，承了美國自由主義的偉大傳統。他就在總統的時候，美國的基礎似乎已經遭受威脅，人們對於憲政民主制度應付危機的能力已經開始失望，他却恢復了一般人的信心，證明民主政府在危機當中也能和極權政府一樣有效。

美國人民在他的領導之下，渡過經濟不景氣的打擊以後，戰爭的可怕試驗，成爲一個強大而受尊敬的民族，他們恢復了對於民主政治，信仰，而且相信在人類的問題當中，正義終將獲得勝利。

「自由的惟一可靠保障，」羅斯福說，「便是具有足夠的力量以保障人民利益的政府，以及一個足夠強大和具有充分知識能夠控制政府的人民。」

羅斯福政府已經再次證明這種政府能夠存在，這種人民也能繁榮，並且恢復了美國爲人類希望所寄的地位。

# 偉大政治家羅斯福總統

Eliot Janeway  
董秉琦譯

這是一篇對於羅斯福總統有批評性的文章。其中雖有若干地方未能免去美國寫作家纖巧的毛病，我們不能因為這一點便予摒棄，因為無論如何，這一篇總可以代表一些美國人對於這個已故的偉大人物的看法。

譯者

羅斯福之死，使全美入於肅靜低徊愴懷金狀態之中。美國在一九四五年淒然此日，眼看戰爭行將結束，而和平尚待組織，舊金山會議之種種難關尙待克服，哀悼羅斯福總統之日，也就是憑行自我檢討之時。在全美國最後伴送羅氏遺體至海德公園安葬之日，歷深深感覺一段歷史又已造成，因日月遞遷，歷史之造成，固無可避免也。羅斯福之偉大究至何程度，這一問題，尚須留待將來決定。但爲必須於未來之世界內博取成功之人民而言，尙有一更重要之問題，需加研究，即羅氏如何成爲一個偉人？他所面對着的種種問題是什麼，而他究採用什麼方法以處理這些問題是也。

在羅氏日理萬幾之秉政期間，其所遭遇之各種問題中，有一問題常常存在。這就是在那時每一個問題中所共同含有的一部份，也就是每一美國人所認識最清楚的一點。在一九三三年三月四日到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二日之期間任何一天如有人以羅氏爲人詢諸任何一個美國人，他必以二事置答：第一、羅氏爲一偉大人物，第二、羅氏爲一大政客。

在歷史上，羅氏將被回憶爲戰爭之偉大領袖，改革家，及國際政策之設計建造者。但這樣一個人必須是聰明絕頂，宵幹認真。作爲政客而拙劣愚魯，空論自傲者，羅氏必不能成爲上述之人物可知。政客之成功，實可使有機會成爲經世之政治家也。

政治一詞，對於美國人常爲最含有矛盾意義之字。這個字的含義爲貪污與腐敗，也有民主主義，理想主義，及鄙儒主義之意。但政治能使各種信仰不同之人聚居在一國之內而相安無事。能密化戰爭危懼與人類仇恨，能用簽訂合約方式以收買對方，能以官爵爲人之具，亦能賞人以機會使人得以展其才。

政治之大部份包括一種積業性質。美國憲法本身即是一種積業。吾人幸蒙睿智之美國開國始創章創憲法，自初迄今美國人士已

在此憲法之下生活一百五十八年。密蘇里奴隸調解案及一八五〇年之開辦案都是著名之續業，但也有像惠迪爾及騷盧者，視這種續業爲莫大罪之惡。但在當時的人及目前吾人都能了解這種調解案使美國得以統一而在一較長期間之內保持和平。在此和平時期中，美國人得以戰勝西部。他們建築鐵路，並將國家工業化。所有這種經營也包含有政治的業績性質。吾人今日並不怕國際間有太多的政治，而只懼其太少，因一旦無政治運用其間，內亂便將乘之而起，無外交——外交就是國際間的政治——的結果，則預示各國間一定會有戰事發生。

在過去曾有兩次，政治都爲戰爭所勝。一次在十八世紀革命時期之內亂，另一次則在十九世紀革命的內戰。當每一次戰爭危授緊迫時，政治作用變成輕率而無效。折衝調停均不足以滿足一般人民之要求。他們再不認保證和平，他們要起來奮鬥。正如沒有外交則各國不免於戰爭一樣，沒有政治則全國將有瓦解之憂，而最後不免於內亂。

在今日美國，促進世界分裂之因素，各種族的歧視，宗教的歧視，理想方面的不能相容及階級之爭，仍然存在。羅氏在其生時，在政治範圍以內，處理上述各項問題極爲成功。他固然並未將目前美國的種種毛病完全醫好。以除羅氏以外，也沒有人能這樣做。他曾否作此企圖，我們不能斷言，但他的治療方法，雖對於防止業經醞釀數年之大戰尚嫌緩弱無力，但確已消滅許多危機，使這個病人在過去多事的十二年間，僅打極少的幾次攤子而已。在過去十二年中，美國之不幸事件一次爲第特律州之暴動，一次爲鋼鐵公司之屠殺案，一次爲大罷工案件。這幾次的新聞，都使全國震驚。由此足以反證美國國內發生事件之稀少。羅氏則將如此激烈之爭端以政治手腕解決而使之就範。

一九〇四年之選舉，其本身固爲紛爭摩擦所減色，另一面則亦爲競選者爲主義而奮鬥所光揚。但其真正鬥爭並不在於問題之解決上，而實在於爭取權力——所有公開之問題都不過是一種門面語，如博取勝利即是一種。此種爲爭取權力之鬥爭，展開於各社會集團間，彼此均不承認對方集團爲足以代表美國真正利益。各黨派間之鬥爭繼續在低調之過分憤激情緒中進行，甚至訴諸偏見與政治方式以外之意氣。這是羅氏所常懷恐懼而必欲與之努力搏鬥者。羅氏所常用之武器則爲政治上的巧妙手腕。

羅氏政治上的手腕常使許多善良人民陷於迷惑與沮喪之境。這些人，像一般愛國志士，擁護羅氏的人們，常說戰爭時期不是從事於政治鉤心鬥角的時候。在這次世界最大戰爭最危急的一年，而美國仍能達到全國統一，同沒有事情發生的時候一樣，這就是羅氏政治技術所以值得學習的地方。

當一九四一年羅氏就任第一屆戰時總統時，他的企圖已不限於新政範圍。羅氏的新政，業已使他連獲三次競選勝利。爲籌策計，羅氏亦曾領導新政派與保守派——特別是與民主黨中的南方派——作基本的衝突。

在他第三任總統的四年中，國內傾向於分裂之壓力逐漸增加。一般人對於新政之希望過奢，而南方保守派之恐懼亦隨之增高。去年春際，當羅氏正準備担任戰時總統及和平奠定人時，羅氏黨內兩主要伙伴正預備彼此決裂。那時候政治方面的失敗雖尚未達到全國的程度，但無論如何在羅氏自己的陣線內已經發生。幸賴羅氏之生存方得將此種問題之解決加以延宕，使雙方原則之爭得有緩和。大政客羅斯福爾時在此種緊張的空氣中乃不得不運用其政治手腕。

當羅氏努力奮鬥以求一己之拯救及其在世界事業中之出路時，他也曉得美國傳統的政治方式（俛格言所云：「對你的朋友加以賞賜而對你的敵人加以懲罰」）實際上較沒有政治手腕還要危險。因爲假如對於自己陣線內兩敵對集團中之任何一個加以獎賞時，對於另外一個集團必爲一種不可忍耐的責罰與挑戰。在一九四四年的時候，一般的政治運用，必然會使危機爆發。

爲自衛起見，羅氏臨時創作一種新的政治技術。此種新的政治技術實爲上述格言方式之另一複雜變體，即在犧牲他們自己的原則之下，將你的朋友加以懲罰而將你的敵人加以獎賞是也（你的朋友之友人，亦可能爲你的友人）。在某些時期，羅氏的新發明技術會將他每一個敵人與友人，一概惹怒。但是這個技術使各派互相鬥爭而他總能超然事外，逍遙從事於他自己的偉大工作。

羅氏第一次表現其新技術之舞台爲芝加哥民主黨大會。在這次大會中，他曉得他必須一方面依賴於政治執行委員會以得到多數票的擁護，南方派則須使其不起來叛變，對於參院則必須使他們相信只有他纔能奠定和平。

他的開場戲就是把華萊士排擠出去，這件事老南方派及參院方面都認爲比從死亡更壞的命運裏拯救出來還要值得慶祝。他爲要達到這個目的，就示好於南方派龍兒柏恩斯。柏恩斯認以爲真，就告訴他在各代表團內的朋友說他已經把諸事都和總統計議停當了。這樣一來，左派便驚愕失措地準備抵抗。

於是羅氏告誡左翼說，你們不要怕，也毋庸恐懼，最要緊的，你們的精力必須要保存爲對付共和黨選出的候選人而用。同時他也不與柏恩斯再作任何計議，却寫了一封信給民主黨國家委員會的主席羅尼根，在這封信內提出了兩個都不想做副總統候選人的人——一個是右翼的杜魯門，一個是左翼的道格拉斯。

杜魯門的入選，完全是一個密蘇里調解案第二。民主黨大會希望把階級間的鬥爭決戰日期延宕起來。在政治水平上，羅氏的成就



實遜過於此。他爲鬥爭兩方找到了一個贖罪的羔羊。在我們的歷史中，自由主義與急進主義的聯合，都需要這樣一個代替挨罵的人，以便使他立在紛爭中間，而一方並得藉他把事情解決。

羅氏的贖罪羔羊是韓尼根。沒有一個人對於杜魯門的得勝加以責難。每一個人都知道他會打算替柏恩斯作一篇競選演說。杜魯門並沒有敵人。他不像羅斯福，他可以誠實的說：「每一個人都是我的朋友。」而每一個人也確是他的朋友。所有怨恨與嫉妬都集中在蔘死鬼韓尼根身上，是他把杜魯門推上去的。在選舉後幾個月，羅氏加深了大眾對韓尼根的反對，使大家注意力集中於他，因而保護了杜魯門——他拒絕任命韓尼根爲郵政總局長。但是韓尼根雖爲羅氏所弄，而今日則因他當時幫助杜魯門之故而已被任命爲郵政總局長。不過羅氏的策略，已使杜魯門免於敵人的疑忌而給予他一個沒有一個緩衝性的候選人所能希冀的上進機會。

在羅氏以前，美國的正統政治方式是：「拉攏那些爲希冀好處而感謝的一股人。」這祇使執政者以餌引誘一般政客。而羅氏則只賴於羣衆之擁戴。他所發明對付政客的技術是：使他們失望，然後利用其失望心理，作爲希冀將來恩典之源。因此，他毫不困難地使柏恩斯同華萊士及兩派黨羽在選舉後重演芝加哥民主黨大會之職。

當赫爾在莫斯科完畢使命之後，國務卿一缺尙虛懸未補。當時左派人土相信羅斯福既「心有不慍」於華萊士之未能通過任命，此大當以赫爾之位置與之，俾表示政治執行委員會之計劃與白宮爲一體，並預爲幫助華萊士在一九四八年成功之地步。右派既對於其在芝加哥大會上脫離左派一舉加以贊許，並同情其「無力」使柏恩斯渡過難關，也希望他任命柏恩斯爲國務卿以取悅於赫爾與參院。

兩派都知道羅氏爲一政客，但他們的錯誤在於假定羅氏爲他們心目中理想般的政客，而實際上則羅氏仍一如故往之棋高一着也。他因要使左右兩派都相傾任何一派的目的與忠忱都屬於他自己，所以再度使兩者都陷於失望。他提請斯退了紐斯任國務卿而批准一批他平日常以較午報及參院所更爲蔑視之官吏作爲斯退丁紐斯之助手。他所需要者，實爲使左右兩黨不干涉他的國際政治行動，並爲霍浦金氏作一良好姻親。霍氏曾爲羅氏與邱吉爾及史大林作最初交易之人。他以前曾被認爲繼承羅氏之最初候補人，但至一九四〇年前，霍氏完全放棄爲其自己着想之希望，因左派恨其爲一已被腐化之急進份子，而右派則懼其爲一最堅決的新政擁護者。但政治上，霍氏實爲一絕對不偏不倚者。霍氏所以能成爲羅氏之真正國務卿者，其故實在於此。

羅氏四度連任總統是羅氏所選第三幕之戲——他把華萊士捧上天。他「打算」要把華萊士繼任瓊斯爲商務部長。他把瓊斯多年發達成爲他治下的一個最有力的保守派標誌。他對於瓊斯知道得非常清楚——他是如何不勝任，反動而不忠誠。現在他打算一箭雙鵰

——一方面把瓊斯斥退，一方面逼使華萊士與政治上實際情形發生衝突。

羅氏業已厭聽他如何對不起華萊士的話。一九四〇年他曾明白地表示把華萊士作為他的繼承人，並且把如何迎接這付重担的責任推在華萊士身上。但在短短的四年間，華萊士竟退出了參院。而羅斯福却屢次的說，沒有一個人如華萊士這樣錯用了這樣一個好機會。華萊士並不知道如何去同他們要政治手腕，他更表示不打算去學。現在因為要給華萊士一個位置需要參議院的通過，羅斯福便準備用這個事實表明如何華萊士的政治野心已與事實相衝突。

羅氏之所以如此講演，有其戰後之目的。羅氏需要華萊士——一個無力而仍有象徵性的人物——作為他左傾政治的標誌，因為他右傾政治的標誌已有參院對付國內陣線的總代表，國際勞工組織所最反對的人物柏恩斯。羅氏非常審慎的把攻擊華萊士及左派與對柏恩斯與右派的責難同等平衡起來，柏恩斯為右派而鬥爭之奇觀，與使華萊士受審的手段同屬需要。

但恰在羅斯福死前，柏恩斯脫身歸田。他確是一個參議員的人材，但要叫他作恢復戰前經濟的這種技術上繁複工作却非所長。更重要的是，因為羅氏的利用他已變成覺悟的人。作為執政者的執行者，他對於對付國內陣線的參院政治，感覺困難。他的辭職使羅氏巧妙與縱維持兩黨的均衡俾自己已有完全自由行動的局勢瀕於破裂。

現在，羅氏的死，暫時恢復了這種均衡，因為各方的攻擊者由於羅氏之死而得到一個震驚，不得不在新總統之前，暫時斂跡。杜魯門的成功及全國的團結有賴於他的能否維持這種均衡以爲斷。

我們寫到或談及羅氏在過去十二年中之事實，其中最真實之事乃爲最明顯之事實。只有我們的偏見乃使我們不能充份了解老生常談之真實性。羅氏確曾建立一「人治政府」時代，但此並不意味其政府之各方面都受人治之影響，反之，政府實僅爲人的一部份而已。羅氏實爲人治政府之一絕大專家。在此方面，他與英之依麗莎白女王及法之亨利第四具有同樣情形。他之所以能如此者，因他實爲一代表時代，具有足以形成此時代之力量之人物也。

當然，依麗莎白及亨利第四乃生於人民猶承認帝皇有神聖不可侵犯權利之世紀，但他們兩人很少依賴於這種動搖不穩的主義上，也較少沾受這種主義的光。他們仰賴人民的恩惠而非受諸宮廷之賜。他們運用政治手腕以獲致這種恩惠，但從未爲個人起見而加以尋求。他們自有大的政見也。

以哲理而論，依麗莎白及亨利第四之政策固很近似羅氏之政策。正如每一國民都能告訴於你者，羅氏也要政治手腕，也使機謀以

便本身能無拘無束自由處理問題，而他的政治機謀也越來越抓住了一般無政治腦筋的平民。

這種無政治腦筋的人民並非自成一團集團，而是由許多階級所成，主要的是有職業的人，如小商人，文人書生，服務機關之職員——鄉村及中小城鎮之居民——都是世界上最孤獨的人。他們並不認自己為某些團體中之份子，他們實已失去了教堂所會給予他們的團體意義，他們以具有政治壓力的集團為可懼。他們實不過是羣衆中的一份子而已。他們一般的關心事件而單言之大路如下：戰爭勝利能在怎樣的時期內獲得？他們自己的人，能在什麼時候早日回家？而他們最關心的問題也是羅斯福所關心的問題，這一點上他們是很清楚底，同時也是事實。

在此，我們可知羅氏與所有政治集團及具有壓力之團體其間之不同。羅氏需要博取戰爭勝利。但他並沒有博取戰爭勝利以建立種族間之平等，或建立白種人民優勢的意思。他所要博取戰爭勝利之目的係基於現狀之基礎上，因為他相信只有如此纔是達到目的最快之路徑。將其餘問題與勝利連結在一起，實為累贅而有害的舉動。

我們實有理由相信羅斯福之理想不無謬誤。但我們目前並不從事於判斷他的目的如何，而只打算明瞭他的哲學。羅氏之哲學，堅定的基於避免一切問題之解決上，這是毋庸置辯之事實。我們稱他是一個機會主義者，實則這也是一種習語，這也是關於羅氏最要緊的事實之一。

羅氏並不算將自由主義者及保守派同樣常常迫使他個人及人民解決的問題加以解決。只要這種問題能延宕一天或暫時轉入一個新的政治途徑，他就不打算加以解決。就政治而論，羅氏並不算處理任何燃眉的問題，而因為他自己竭力避免之故，他畢生幾從未處理任何急待解決的問題。當羅氏決意要解決某些問題時，這些問題實已不成其為緊急問題，而已有普遍的解決方法準備應用。羅氏主持下之政府所獲得之進步都是事實上不可避免之結果，此其所以成爲偉大也。

羅氏所做所作，亦即依亞沙白之所做所作，而林肯及亨利第四所未能作之事——他祇以遲延時日而成功。林肯在政治上失敗之後做了總統——他未能及時應用調解及隨衆俯仰的兩種方面。但正如每一學生都曉得的事實，林肯當時固也希望應用這種方法以求成功，亨利第四自己的信仰上轉變，並未能將十六世紀法國之創傷治好，或阻止了宗教戰爭之爆發。但依亞沙白之旁觀政策，以各黨派爲戲要。對每人都送秋波而不與任何一人締結黨盟，觸惱新教徒而迫害天主教徒之政策，最後使她獲得了勝利。

由是我們可謂羅氏之哲學實爲可稱揚時代中哲學之一種。此種哲學現在已有許多優秀的信徒。所有的問題我們是否都能解決？人

類性質是否可能對於一個問題看得如此之遠至於可以解決自然及人性方面突然節外生枝的問題？過早的解決問題是否將會把我們不可避免的捲入危險的謬誤之中，如同禁令的實施一樣？或是否將會把我們捲入一個絕大的危險之中——想將一個嚴厲的政府制度，一些空論家及不適用的主義適用於真實世界上永久的生活上？或是否將會把我們捲入像亨利第四所未能防止之宗教戰爭一類不必要的衝突之中？羅氏在許多方面是一極其謙和自下的人。他的最後目的不擬解決目前時代的危機而只待其自然解決。對於他，這是一個唯一的解決方法。在良好感情的結局中，他得以並未解決任何問題，但得從苦惱的現實中獲得機會，見到危機之溶化及逐漸解決，或顯示將于光明之未來獲得解決而悄然安息。他並不希望為美國遺留下一個新制度的政府，他只願遺予美國一個奮鬥的機會。

他同美國的人民都會希望在他死後應有一普通的繼承人及常態的時代。但他未能見及危機之消滅，他未能延長其生命以視視自己在戰爭內的領導地位之最高政治試驗——是否能將目前種種的錯誤思想一一克服，如：在經濟方面足以完成展開攻勢以越過太平洋攻擊日本之鉅大工作以前即有一部份人從事於倒轉的壓力，還有一部份人就誤以戰事勝利就是和平來臨之壓力，還有匆忙想把博取戰爭勝利的集團變成和平時代的集團的壓力等等。

我們目前雖已再不能有羅氏之幾乎神幻的政治技巧，然我們必須設法停止戰爭。現在讓我們再作一次回憶：羅氏所以運用政治技巧之簡單目的在於統一，容忍，在於求將來之世界能更好於目前之世界。這些誠然是老生常談，但畢竟也是真理。

（原文載一九四五年四月三十日生活雜誌）

# 世界最繁難的工作

Luther Fuston 著  
朱葆光 譯

美國大總統的權力在美國憲法的第二條裏規定着。大總統的權力是有限的，而且簡單明瞭地規定着。這些權力在外交分野裏比在內政範圍裏給予他更廣泛的權威和更多的特定的職責。

一般地說，這些權力使他作武裝部隊的統帥，和別的國家訂定條約的談判者，大使公使和領事的指定者，最高法院法官和不用特殊步驟來決定的政府行政部門的官吏的任命者，美國法律的執行者。在立法分野裏，憲法上規定他的權力是勸告性的，只有在特殊場合他才能對國會行使他的命令權。

近來雖有當年擬製憲法時的那種觀念流行，總統的工作包括——令人難以置信的繁多的國內事務和國際事務。什麼是國際的事務和什麼是國內的事務，這中間的界線是很難劃的，作戰的事務何時結束與和平的事情何時開始也是不易知道的。

現在，在國際分野裏，戰爭及其有關事務是首要的。總統必須經常知道每個戰場上最新的情況；他必須知道那個陸軍上將和那個海軍上將在做着優越的工作，什麼地方需要什麼供應品，和這些供應品底如何分配，人員和物資的損失如何，正在怎樣補充和照拂，最重要的是他必須知道下一步行動是什麼和下一步的行動如何計劃。他不必發佈一切命令或者注意一切細目。但是美國參加戰爭的獲勝責任在他身上，而且不是隨便加在他身上的。

在羅斯福領導之下，這些問題正被適當地處理着，他在白宮有這麼一間房子，在這間房子裏戰爭的形勢畫在地圖上，經常有標記員在地圖標記戰爭的進展。他每天——時常在清晨——同參謀總長李海軍上將和他的海軍副官勃朗海軍少將到那兒去。

在他的辦公室裏，他收到從各戰場拍給陸軍部和海軍部的一切電報及駐外使節拍給國務院的電報。他細心地讀

這些電報。然後也許和有關的官員會談，或者給一個關員或一個軍事指揮官寫個備忘的「短札」對有關各項問題提出意見或問詢情形。

陸軍部、海軍部和國務院是現在總統最常接觸的政府中的三個部門，有時用親自會談的方式，有時用電話，有時用「短札」方式。「短札」是羅斯福最喜歡的傳達方式之一。

雖然總統注意和儘先忙着戰爭及外交，他不能避免許多內政問題。軍事生產，稅收，工人的職業，戰爭殘廢者的安置，資源開發計劃，物價管制，工資的增加，勞資紛爭——這些問題或成百的其他問題，在總統每天早晨到了他的辦公桌時候，總要遇到其中的一個或若干個。

不論誰當大總統，問題不至改變得太利害，負擔不至減得太輕。有些問題要隨着戰爭一齊消逝，但是現在已經隱約出現的問題恐怕更要複雜更令人煩擾。這些問題在外交和內政方面都要增多起來。

總統職務的問題隨着時間變動，但是並非越變越少，除去在重大時期而外，每屆總統的職務，彼此並無大的變化。但是在動亂或平靜中處理這些問題的方式隨着總統的更換而變化。

最近的美國三個總統之中，柯立芝利用所謂縣區專員方式處理問題。他監督檢察，除非事情糾纏不清時候，他不去直接干涉。那時聯邦政府像縣區政府一樣能做許多事情。

胡佛利用企業方式。他是個執行者的典型。在他能夠發補命令和人民肯接受並實行他的命令的地方做得很好。

羅斯福的方式好像一個報紙編輯的方式。他經常和一切事物接觸。他和他手下的職員工作，他手下的職員不斷增加。他派出報告調查員，報告調查員向他報告。他接見對於某種形勢知道很多事實的人。當他把報告和事實聚集起來時候，他決定做什麼。

只要一看國會人名錄就可以知道時代起了多麼大的變化。一九一一年塔夫特當總統時候，國會人名錄只用一頁

半隨列直接在白宮控制之下的政府活動，而且其中有一頁多寫戴塔夫特和他的秘書希爾斯的傳略，其中登錄的總統直接指揮的唯一機關是「經濟效率委員會」。

現在的國會人名錄用十八頁隨列白宮直接領導的機關及其首腦。過去二十五年裏總統權力的集中和工作的增多使總統的任務越發艱鉅。

塔夫特時代的優閒作風已成過去！毫無疑問成了永久的過去。在柯立芝時代，每天白宮主要的郵件是三百封信。現在每天平均三四千封。這個百分之千的增加正衡量了今天和二十年前工作重量的不同。

減輕這種重量的努力也做過許多。哈丁只有一個秘書和一個以寫講演稿為主要工作的書記主任。羅斯福有一個特別助手，六個行政助手，三個秘書，他們在平時戰時一樣工作；白宮職員共有六百八十七人。

總統的職務既然這樣繁雜，為什麼人人還願意當總統呢？不可思考的和不可衡量的熱望激動着人們的靈魂爭奪總統的職位和保持總統的職位。

不可思考的東西之一是為美國人民服務，為美國的人民謀利益的渴望，使美國成為更好的國家，使世界成為更好的世界的渴望。這種渴望把許多人帶入政治生涯裏，白宮裏的政治生涯是政治生涯的絕頂。

——原載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二日紐約時報週刊

# 中國向羅斯福致哀

本社資料室

六八

## ——痛悼羅斯福總統逝世的全國

是世界偉大政治家智仁勇兼全已合民主正義戰勝  
為和平機構保證者功德言俱在將隨人類歷史長存

——參政會

伐罪興師屢戈直指軸心三不辭聖電轟雷當謂受降可樂

再民立極傳檄高宣自由四正仰光風曠日河期中道云殞

——新中華雜誌社

四月十三日星期五，這一個被西洋人認為不吉利的日子，世界上一個最大的噩耗傳到了中國——民主巨星美國大總統佛蘭克林·德蘭諾·羅斯福逝世了。正當歐戰將勝利地結束，世界和平安全的基礎正在奠定出會繼成立之前，羅斯福還未完成他舉主努力以赴的世界人類和平自由的事業，被病魔擱去了他的生命。

這一個噩耗使得每一個中國人的心都沉重起來。

在這一天早晨的餐桌前，蔣主席聽到羅斯福逝世的訊息後，沉痛得沒有再舉起酒杯，便親往美軍駐華總部致唁美國大元帥羅斯福之喪，另派外交部吳次長國楨到美國大使館致唁。並特電羅總統夫人致唁說：「頃聞羅斯福總統逝世，此實為全世界文明人類之重大損失，羅總統之功績，不僅為美國人民所永遠懷念，亦為我中國人民永不能忘。羅總統之勛名及其理想，將在未來之世紀中，為照耀世界之明燈。羅總統對世界之貢獻，非文字所能宣揚，亦正如吾人對彼之哀悼，非語言所能盡述。我全中國人民朗耗之頭，哀思與感謝俱深，世界之永久和平與盟軍之完全勝利，均經羅總統奠定基礎。中正深信羅總統之繼任者與偉大之美國人民為其他盟邦，必能於短期間內，完成羅總統未完之計劃以繼其在天之靈。夫人傷痛之餘，當必有相同之信念……」

同時，蔣委員長並向美國參謀總長馬歇爾致唁。于右任、朱家驊、吳鐵城、何應欽、陳子文、蔣宗美、賀麟、夏鼐、夏承燾、會、天主教和基督教友……都表示了深深的哀悼。朱家驊致羅斯福夫人唁電說：「頃聞總統逝世，乃民主世界無可補償之損



失，凡為愛好自由和平與正義而奮鬥之人士皆同聲悲悼。總統之崇高理想必將昭垂不朽，永為致力於世界秩序與和平正義之指標。」這可代表中國軍政重要首領弔唁這一代偉人的至意。

國民政府於十四日通令全國軍政各機關在追悼會之日，全國公務人員須一律停止宴會以誌哀悼。重慶各文化團體亦定十五日午四時在國民外交協會商討羅斯福總統追悼會事宜。人民文化團體：中華論壇社，國訊社，民主世界社等也發起追悼。中國回教協會定十六日為羅斯福總統舉行祈禱。太虛法師則發起佛教徒為羅斯福誦經。沙坪壩學校區聽到羅斯福總統噩耗以後，各校師生莫不震驚。南開學校有二壁報首先將這項消息公佈。重慶市民對羅斯福總統逝世，莫不震悼，紛紛向美國駐渝機關致唁，美國新聞處為了便於轉達這種同情的哀思，特備簽名冊在中三路一四九號該處閱覽室，凡致唁的都可到上面簽名，三四日內用飛機送到美國去獻給這位曠代偉人的靈前，然後交給歷史博物館陳列，使成為永久紀念。簽名的極為擁擠。中美文化協會則主辦羅斯福總統紀念冊的徵集。

延安方面，毛澤東、朱德、林祖漸、葉劍英也都去電或到美國駐延機關弔唁。

這一天，重慶各報都一致發刊哀悼羅斯福的社論。中央日報的社論說：

「我們實無言語可以形容中國人民對這不幸事實的悲痛。這不僅是對一個友邦偉大領袖的悲痛，而且是對一個患難之交知己之友的悲痛。在中國人的感情中，悲莫悲於知己之永別。羅斯福總統就是中國的知己，也就是四萬萬五千萬人之知己。他奠定了中國民族，他最同情中國抗戰。在中國最困難的時日，我們常由他宏亮的聲音，得到偉大的鼓勵，得到他以最有效的方法，援助我們為自由的戰爭。中美兩大民族的深長友誼，固然是兩國先覺百年以來所培植的，然到了羅斯福總統和蔣委員長時期，才十分堅固永遠不渝。提到羅斯福總統偉大的聲名，中國人民無論成年和婦孺，都懷抱無上的敬愛和感激。我們不僅永遠記得他對中國的物質援助，我們也永記得他對中國民族的寶貴同情。他離我們而去了。但他是永遠活在中國人民心中的。」

大公報的社評說：

「羅斯福總統給予人類的恩惠太大了，尤其待中國甚厚。羅斯福總統同情中國，援助中國，提攜中國，更期望中國。他同情中國的百年遭遇，倡導取消不平等條約，以躋於中外的平等；他援助中國的抗戰，使之得到最後的勝利；他提攜中國為四強之一，使之分組人類世界的重寶；他期望中國統一團結，民主進步；他期待中國區域時能執行有力之反攻，戰後和平強盛，為東方大局的安定力。中國奮鬥近八年，應該獲得勝利，但盟國的援助，尤其美國的援助，實在也是我們能够獲得勝利的重要因素之一。我們感激盟邦，感激

美國，尤其感激羅斯福總統的領導。現在羅斯福逝世了，在我們國家是失去了一個偉大的知己，真令我們悲憤無已！我們爲知己之死而悲，而亦應知所以酬答知己之道。怎樣酬答我們的偉大的知己？他期待我們勝利，我們便必努力作戰，以達於勝利；他期待我們統一團結，我們便絕不分裂自亂；他期待我們民主進步，我們便絕不閉倒車。這本是我們國家的本分，也正是我們酬答知己之道！」

新華日報的社論說：

「我們以無限的哀痛悼念着羅斯福先生的逝世，我們更以無限的關心凝視着正在決定燭頭的全世界人民爭自由的事業，死神突然的奪去了一個偉大的舵手；但是爭民主的戰鬥，是會勇往直前的。戰爭教育了人民，人民將贏得戰爭，贏得和平，又贏得進步。在法西斯主義打倒以後，各國人民將建設一個鞏固與持久的和平，必然是要按照民主原則來解決國內與國際間的一切關係，世界將走向民主、團結、進步，絕不容走向獨裁、分裂、倒退。我們堅信着美國的人民，我們堅信着全世界人民的力量一定能這樣做到的。杜魯門總統已經發表談話，要「遵循羅斯福總統生前方針，庶幾努力」；我們相信羅斯福先生未完成的事業，一定會在全世界人民的衷心擁護與庶幾努力之下來完成的。我們悲痛這個民主陣營的損失，但是我們對人類的光明依舊具有堅定的信心，全世界進步人類將以他們的實際鬥爭來實現羅斯福總統的政治理想。我們全中國人民，特別是解放區人民將以更大的努力進行對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鬥爭，來紀念羅斯福總統的逝世；安眠吧！羅斯福總統，你的事業一定會在人民的手裏完成的！」

此外，在西北自迪化、蘭州、西安、成都、西南自昆明、貴陽、沅陵、東自永安、雲和、屯溪各地，無不一致哀悼。從十四日到十六日全國並下半旗誌哀。

十六日晨九時的中樞紀念週，並爲美故總統羅斯福先生致哀。蔣主席對參加典禮人員致詞，頌揚并哀悼羅斯福總統爲中華民國最好之朋友，亦領導世界和平之偉人。蔣主席稱：羅斯福總統之功業，流傳千古，而其對我國一貫之友誼，尤爲吾人所懷念。在中國近百年史上，如羅斯福之不斷致力，以加強吾人深厚之友誼者，實罕其例。我國抗戰之始，羅斯福即力持正義，寄與同情。及共同作戰之後，相互扶攜，更見密切。民國卅一年元旦聯合國宣言在華盛頓簽字，羅斯福首邀我中國列名，是年十月，倡導取消對華不平等條約。三十二年與我國訂立平等新約，旋又主持廢止限制中國移民法案。而開羅會議之決議，具體確定我中國與盟邦共同作戰之目標，羅斯福之致力尤多。凡此偉大之友愛，將使吾中國全國軍民世世感念不忘。蔣主席致詞畢，即領導在場全體人員，爲中國偉大友

人美國故總統羅斯福先生默哀三分鐘致敬。

同日上午十一時，美國故大總統羅斯福先生追悼大會，在復興關中央幹部學校大禮堂隆重舉行。禮堂佈置莊嚴肅穆，繚繞統馭瞭瞭懸於禮堂中央，四周遍置花草，中美兩國國旗并懸道像之上，像前設有祭台，台上擺有香爐，燭台，禮堂正中懸有蔣主席所親之一名爭宇宙一匾額。此外，中央各部會及各長官所獻之輓聯，則分列禮堂四壁。十一時許，禮堂中座無隙席，政府五院院長及各部會長官全部出席。十一時半，典禮正式開始，由蔣主席親自主祭。主席戎裝佩劍，緩步登台，面呈悲切之情，全體參加人員均肅立致敬。首奏哀樂，然後主席獻花，上香，既畢，退至原位。美國大使館代辦布瑞格，宣讀聖經詩篇第二十三篇。禮畢，由中央宣傳部王部長世杰，宣讀羅故總統之文告節錄，共計八段。王氏宣讀歷時二十分鐘始畢。然後宣讀祭文，全體人員向羅氏遺像行三鞠躬禮後，典禮結束。大會至十二時半始散。

下面就是蔣主席祭文：

維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四月十六日，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謹率全國官民，致祭於美國故大總統羅斯福先生之靈曰：嗚呼，巍巍盛德，泱泱雄風，嗟一代之蒼哲，其議論風標，蓋舉世所仰，而其所決策定計爲一世之所宗。當我抗戰之伊始，肯荷公寄以同情。及比肩作戰以後，隱然以身維繫乎四海之澄清。憶爾羅之盟會，欣榮首乎一堂，曾戒何時，而遽聞公訃，不獨盟邦之舉國痛悼，即全世界日月照臨之處，亦痛失指導而神傷。宜乎我全國人民驚大星之隕落，更切悽愴。而余以私交公誼，緬懷曩昔，尤耿耿而難忘。公雖長往，而國策猶存，爲盟邦之所步趨，秉政者之所遵循，仍將與日月爭光，瞻弓劍而如在，冀來格而來享，嗚呼哀哉，尙饗。

這一切表明了中國朝野人士對羅斯福總統的無上景仰、愛戴，痛悼他的謝世和感到不可補償的莫大損失的哀慟；同時，也表明了中美友誼的深切和誠摯是如何地綿互而堅強。

# 羅斯福傳略

閻人俊

## 一 少年時代

距今六十三年前，在西半球誕生了一個嬰孩。這嬰孩長成後，不僅以豐功偉績作了美國最有權柄的總統，而且又把握時勢，成為全世界民主國家的救星；他領導着數十個聯合國家粉碎了軸心的侵略力量，奠定了世界永久和平的基石。可是，當世界轉瞬即將歎說這震盪古今的大事業完成之時，他自己却已鞠躬盡瘁，撒手長逝了！大概讀者諸君全都知道這位風雲叱咤，有功不居的巨人是誰吧，他就是富蘭克林·德蘭諾·羅斯福。

羅斯福出世和童年遊息所在的紐約州的海德公園，是一個環境很美的地方。在這裏，陽光老是那麼充足，他家的那座古式住屋是那麼舒適。週圍幾方里間的那些百年老樹和遍地野花，亦都是那麼清幽美麗！不過最吸引幼童羅斯福，使他流連忘返，時常遐思的，倒不是這樹林中和田莊上的美景，而是那條赫貞河所呈現在他眼前的種種活動。他父親屢次在夏季中帶他作河上旅行。在他十四歲那年，又贈給他一隻名叫「半月」的遊艇。讓他獨自駕駛自娛，因此，他對於水手的生活感覺濃厚的興趣。

此外，能够保證羅斯福童年時代愉快的，乃是他的父母親均十分愛他，而且他父親那時已是退隱林泉，所以有許多時間和他在一起，以祖父般的仁慈，和他共同生活，給與他很可寶貴的人生指點，又兼家境富裕，所以他有所需求，總能得到滿足。

羅斯福的教育，最初是從家庭教師學習英法德西各國語文。十四歲進格魯頓學校，十八歲纔進哈佛大學肄業。在大學同學中，他是一個很活動的份子，而且時時表現出他所特有的正義感，他對於所厭惡的事物，不以防備為滿足，總是要進而施以攻擊。課餘常為文投哈佛大學學生報，為各種主張奮鬥，議論精當，極受同學欽服。因而最後一年，被舉為學生報總編輯。

一九〇四年畢業大學後，他再入哥倫比亞法學院，繼續攻習法律。翌年與堂妹愛麗娜由戀愛而結婚，舉行婚禮那天，由他們的族叔老羅斯福總統代表女方家長主婚。他對於老羅斯福向來崇拜。不過他對於這位族叔的政治生涯的注意，是從這時起纔開始的。

一九〇七年，他獲得執行律師業的證書，乃加入某法律事務所，賺得若干不定期的進款。這時期中，他由於與各方當事人交接，

學識日益廣博。他所最注意的，乃之活動與交遊的機會，空閒着在其次。至於所賺金錢，則更視為無足重輕。因為自從十八歲時老父去世後，他承受了遺產，生活相當優裕；而且婚後生活十分美滿，在家中監督農耕，和兒女們嬉戲，實在更合他的胃口。

## 二 初試政治生活

在政治史上，一九一〇年可說是紐約州的一個大轉機。因為共和黨在該州秉政近三十年，現在州行政機關和州立法機關忽又全歸民主黨控制了。羅斯福由於他父親和祖父都是民主黨員，所以亦加入了民主黨。他這時纔二十八歲，正過着愉快的田園生活。朋友們看見他是個家世優越的可愛青年，所以勸他出來代表本鄉作個州參議員的候選人。那個機會在一般人看來，並不是一個機會，似乎失敗是註定了的。因為那個地帶向來被公認為共和黨的勢力範圍。不過羅斯福很努力於競選；他坐着一輛當時以為名貴的汽車，用去兩星期的時間，在赫貞河畔他的選區內到處演說訪問。他的人格和坦白端莊的態度，給予農民們一種很好的印象。結果，竟以一萬五千票對一萬四千票當選。既為民主黨恢復了失去已久的地位，同時亦開始了他自己的政治生涯。

他在紐約州參議員任內作了兩件平生引為最快意的事。一件是領導一小組潔身自好的州參議員與惡勢力對抗，一件是幫助威爾遜競選總統。

一九一一年，美國聯邦參議員，還不是由民衆投票選舉，而是由各州議會選舉的。那一年湯滿泥應的首領竟提出一位聲名狼藉的富翁席翰作代表候選人，羅斯福由於正義感的驅使，立刻集合了十八位志同道合的朋友，誓以全力反對此事。羅斯福這邊人少勢孤，乍看似難有所成就。不過照他的計算，席翰如要當選，在兩院之中至少需要一百零一張選票。他們這十九票不投進去，那個壞蛋就無法當選。這小組團結堅決，繼續抗爭達三個月，始終不屈於對方的威迫利誘手段。直到後來對方讓步另提別人，此事纔告一段落。而羅斯福的聲譽，則已因此聳起了。

羅斯福所以幫助威爾遜競選，一則因為他對威爾遜的學問人格十分傾倒，一則因為湯滿泥應把威爾遜看作政敵，這點又引起了他的對抗精神。在巴爾的摩州民主黨大會會場上使威爾遜當選為總統候選人者，羅斯福是其中最出力的一個。後來競選時期中，他亦幫了威爾遜許多的忙。

威爾遜當選總統後，給予羅斯福的報酬是任命他為海軍次長。給他一個機會，把童年時代過水手生活的夢想實現出來。

羅斯福任海軍次長，是最為適當的。他通曉海軍軍官的語言和習慣，曾研究過歐洲若干造船的原理，所以深得同僚的愛戴。他在洞悉海軍實況之後，就決心擴充美國的海軍，開始一種實行的計劃。尤其是一九一七年四月以後，他所定製的大砲和軍火數量之多，連海軍司令亦埋怨他。可是，當美國正式參戰後，這些對於美國，全有了很大幫助。

一九二〇年，民主黨推選柯克斯為總統候選人，同時亦推選羅斯福為副總統候選人。他們兩人都很崇拜威爾遜總統，在競選演說中對於美國民衆所已經厭倦的國際聯盟主張，他們始終不肯放棄，因此終於被共和黨的哈定和柯立芝占了上風。

這事以後不久，他就抱着很高興的心情回到故里，恢復他自由的平民生活，愉快的田園生活。他再度執律師業，又任某大保險公司副經理。業餘時間則贊助哈佛大學校務，並推動美國童子軍事業，甚為熱心。

### 三 與麻痺病鬥爭

一九二二年夏間，羅斯福同幾位朋友乘遊艇到康波藥島別墅去，忽受嬰孩麻痺病的侵襲，從臀部以下完全失去動作的力量。這場大病，當時不僅可以停止他的一事業，而且實際威脅着他的生命。

但羅斯福是一個意志堅強，生命力堅強，不肯對任何外界力量認輸的人，他對醫生說：「告訴我一位大人不會克服一種小孩的疾病，這不是笑話麼！」他立刻把他內裏所蘊藏着的耐心和力量完全用了出來，去抵抗疾病，克服疾病。他把所感到的那種真理建立為事實，並將自己的決心變成行為。這是意志和行為力量的一個最偉大的表現，實在足羅羅斯福一生的大轉機。

他的太太和好朋友魯易士豪，看出在他裏面有這廣大的勇氣在鼓勵他時，便決定在這一方面去支持他，並把「七」當作他們的重要任務，幸虧有這樣一位賢妻，再加上這樣一位患難中的朋友，從旁幫助他，他的偉大奮鬥纔得以成功。

在起初，各種治療的方法毫不見效。他躺在病榻上苦心孤詣，企圖灌輸一些生機到他的麻痺下肢裏去。時復一時，日復一日，他的耐性真了不起。據醫生說，若是一個人初患麻痺病時不太厲害，則肌肉的運動可以漸漸使他復原。因此，恢復象徵雖是最輕微的，他亦表示極大滿意。但在初作這種肌肉運動時，他往往感到劇痛，甚至痛到不能睡眠。碰到這種情形，魯易士豪就坐到中宵，讀書給他聽，當然從這時候起，他不得不把一部份事務移到房間內辦理，並且由於行動不十分便捷，就把不必需的應酬儘量減少，羅斯福由他這場大病中，至少認識了光陰的可貴，和應酬的無意義。

大約過了一年堅苦奮鬥之後，他的雙腿漸漸能够動彈了。剛巧有位朋友把一位青年工程師來的信轉給他。那位青年工程師曾患同樣的麻痺病，但已經由喬治亞的溫泉治愈，現在能扶杖行走了。據他說，在溫泉中游泳，使他腿上的肌肉運動較易，而且能支持到十倍以上的時間。當然，羅斯福知道這事以後，立刻決定到溫泉去治療自己。在最初六星期中，每日數小時的游泳運動，使他的兩腿輕鬆，比三年陸上的運動所幫助的更大，一年之內，他拄着兩支手杖已經能够行動了。以後他每年都要到溫泉去勾留幾個月；而且每次往後，他那儼死的腿恢復行動的範圍愈大。

當羅斯福的游泳照片繼續在報紙上出現時，他發表了一篇文章，敘述溫泉治療的經過。各地同病者聽到了這個好消息後，蜂擁而至。羅斯福是要把自己所得到的恩賜分給別人，作為一種感恩的表示。

這是羅斯福一生的最大勝利。他所制勝的，不單是他的疾病，而且制勝了失敗的絕望。他這場勝利的獎品，不是普通物質或金錢，而是最寶貴的生命；惟其得到了生命，世界其他的一切，纔自然地一件件歸他所有。

在他臥病的那些年間，羅斯福總是未離開紐約市，而且由於無謂酬應的減少，更與民主黨各要人和全國名流知交，藉信札往還保持密切的友誼。他的好朋友兼秘書魯易士豪，是他在這方面的最好幫手，他的太太亦時時作他的「使者」，替他與某幾方面聯絡，以保持友誼的關係。因此，他偉大政治生涯的基礎，不僅未曾因患麻痺病而減弱，並且還因這場疾病而更為鞏固了。

#### 四 紐約州長任內施展抱負

在民主黨黨員中間，羅斯福與史密士最談得來。主要原因是：史密士所認為不共戴天的仇敵的，是壟斷商業的托辣斯，正是羅斯福任州參議員時所攻擊的那些企業家。史氏任美國最大的紐約州州長八年之久，差不多已成爲政治界的偶像。羅斯福很想見到史密士的繁榮大才，得在國中最高職位上施展出來，所以在選舉時總是極力贊助他。最後在一九二四年史密士得被民主黨大會推選爲副總統候選人，羅斯福就是力促此事實現的一個忠實朋友。

史密士爲答謝這種美意，亦願見到他的朋友羅斯福任紐約州州長。所以一九二八年，當羅斯福在溫泉休養期間，他在長途電話中極力慫恿羅斯福允諾作紐約州州長的候選人。這時羅斯福堂居養病已十易寒暑。溫泉的功効很大，病體已大見痊癒。靜極思動，本是人之常情，何況他對於美國國內大勢和朝野人才早已瞭若指掌，頗有「致美國於富強，舍我其誰」之概；而且又有知友魯易士豪從旁

力勸，於是毅然接受提名，而且誓以全力爭取勝利。他當時乘坐火車汽車遍遊紐約州各地，以有力的姿態，到處演說競選。投票的那一天到了，他果然當選紐約州州長。兩年以後競選，又獲連任。而史密士競選副總統，則反而失敗，被共和黨的候選人胡佛佔了上風。一九二九年元旦，羅斯福選入阿爾班尼的紐約州州長公署視事。這時他已四十八歲。十年家園養病的生活，長期的游泳運動，使他的上半身愈加強健成熟，而他的性情，則變成十分剛毅，適於作衆人的領袖。

他在州長任內所最先施行的要政，是廉價水電力、社會保險、救濟貧農、工人養老金、合乎人道的刑事制度。一九三一年經濟不景氣襲來時，他邀請其他州長會商應付方針。在各州之中，紐約州是首先起來撥款辦理救濟的一州。

有一件事是他前任的州長史密士以爲必不成功而不願作的，但羅斯福作了，而且成功了。這就是離開都市到鄉村中去把紐約州民主黨的力量建立起來。他看出農民從前曾給予紐約州共和黨多大的支助，所以就帶着一個廣泛的農村救濟的計劃，取得一般農民的好感，他確是達成了他這個目標。在一九三〇年競選連任紐約州長時，贊成他的選票七十二萬五千票中，有十七萬五千票是紐約市外農民階級所投的。

兩屆州長任內獲致成功最大的事，便是他在水電力問題的主張上勝利了。他所建議的辦法雖有一部份被共和黨占大半數的州議會作梗破壞，但經他付諸實施的各種辦法亦不在少數，足以使他的治績永爲紐約州民衆所記憶，爲他自己贏得「大政治家」的美名了。羅斯福的政治作風，從開始到最後，總是對所有以金錢爲唯一目標的人們挑戰，而努力爲一般平民造福。他始終以憲法民主的制度爲最崇高最理想的政治制度，不肯實行獨裁，他第一屆當選州長時，因適值美國不景氣時期，就把聯任就職典禮經費從二萬一千元縮減到三千元。他居官何等清廉，何等厚於人而薄於己，由此可見一斑。

## 五 當選總統

紐約州是美國最重要最繁盛的一州，從前屢次有作過紐約州長的人出來競選總統成功；因此，民主黨想要找一位最適當的黨員作總統候選人時，就很自然地想到羅斯福，把他的名字在黨大會裏提了出來。

民主黨大會推選了羅斯福作三十一屆美國總統候選人的消息傳來，羅斯福立刻偕同太太乘飛機赴芝加哥，親自趕到大會中接受提名。這是一個打破向例的姿態。他對大會演說時，先表示願意接受民主黨政綱的全部，又說任何傳統習慣和先例，倘若妨礙社會與經



詩的革新時，他就準備不再尊重它，而選予以打破。這樣，他在演說中亦表示出準備打破傳統的精神。

這時，反對羅氏的共和黨某黨員忽向他提出質問，是否他久病之軀能夠相當得全國政務的類巨？這位政敵萬想不到羅斯福的態度是那麽光明磊落。他和古今來許多功業彪炳的偉人一樣，對自己的缺點絕不隱瞞；他立刻答覆說：「素知君純厚，茲特許君查驗鄙人身體狀態，並予君以澈查的種種便利。至於調查結果，無須鄙人審閱，即可發表」。於是紐約醫學院院長組織了一個特別委員會，以醫生畸形治療專家及精神病專家各一人為委員。他們經過長時期查驗後，證明羅斯福身體各部健全而正常，其痊愈已達到很高程度，並且還要繼續進步。他能够行走必要的距離，且能久立不疲。他們的結論是：「我們相信他的耐久力已足應付公私事務的需要」。

競選中，羅斯福是以「新政」為號召的。當時美國經濟不景氣已達極點；胡佛總統深居白宮連一措補救的辦法都沒有。人心望治，真如大旱中望雲霓。羅斯福競選演說中所允諾的「新政」，至少是一種改絃更張的表示，在不景氣的愁雲慘霧中，他給予了美國民衆一個光明的希望。於是以四十二州對六州之比當選為美國總統。

從當選到就職的期間，他從各大學教授中選集了一班專家，對各種美國的內部問題及國際問題詳加研究，並準備了應付這些問題的對策。這一班專家後來被民衆贈了一個「羅比智囊團」的綽號。

這同一時期，是美國國內情形極度不安的時期。全國工商業一蹶不振，數百家銀行齊告倒閉，無數守法公民因損失了他們的存款而淪為貧寒，失業人數達一千二百萬。胡佛總統邀請羅氏晤談了兩次，並要求他聯銜勸告全國人民安心工作。但羅氏以「此身尚係平民」為理由，婉詞拒却了。

一九三三年三月四日，羅斯福正式就職總統。他的就職宣言，在美國民衆看來，乃是一種信任的呼聲，堅決的誓言，友愛的安慰。他們立刻覺得這人真是他們的領袖。

就職後，羅氏立刻命令國會三月九日起舉行非常會議。在一百天之中，國會連續通過了總統交議的許多緊急措施法令和應急銀行法十二種，強令所有黃金交與政府，對業務困難的金融機關予以救助，保障存款人資金，便利現金週轉，又通過救濟農業和救濟失業的法令，授權政府動用巨額公款辦理救濟於工作的事業，一面解決失業者的麵包問題，一面為美國作各種有意義的建設。於是有一三百萬失業的青年被派到各荒地和荒山去種樹造林，到各河流域去修築堤壩，但他們所得工資的半數必須寄回家去供養父母妻子。有數百萬抵押戶眼見政府阻止銀行的驅逐他們，低減利息，提高出產物的價格，這是他們有生以來第一次體會到社會正義是怎樣一回事。

羅斯福這種措施，很引起許多大金廠家財閥的不滿，但却解除了多數人民的倒懸。

羅氏在美國社會情形極度混亂的當兒，願意負起重責，以史無前例的最大勇氣，作各種緊急措施。單是這種態度，就已驚動民眾們普遍對他的欽服尊敬，恢復民眾們的希望和自信心了。於是證券股票價格日起，到十月間，政府公布將美元貶值後，市面景況益有起色。

## 六 連任四屆總統

在全部美國歷史上，羅斯福乃是唯一作總統年數最長，並且連任當選總統四次的人。這固然一方面是因爲時勢給了他特別的機會，把他造成了一位英雄；但另一方面，實在亦因爲他自己人格的偉大，政見的卓越，和措置的適當，深得民心，有以致之。

一九三六年大選時，羅氏競選的伙伴是加納爾，共和黨候選人監教在競選演說中，除了與那班富人財閥一鼻孔出氣，說「羅斯福政權根據共產政策，用的方法是官僚政治方法」以外，並無甚麼更好的資料。但在羅斯福這面，事實勝雄辯：美國的經濟狀況，在羅氏任總統的四年中確有很大進步，並再度走上繁榮的坦途，這當然應歸功於羅斯福的治教。於是羅斯福以絕對大多數當選連任。

羅氏第二任內的大事，可以舉出的有兩種。一是他與高級法庭的惡鬥，二是他對於勞資間糾紛的保持緘默。

當時在羅斯福看來，應行「新政」乃是解決國內恐慌局面的唯一方法。可是最高法院時時出來掣肘，而且把他的全國復與法判作違憲無效。這事使他覺得改組最高法院是美國進步的先決條件。因此他向國會提出提案，要把最高法院中的法官人數由九人增至十五人，以便總統可以任命思想前進的法官名宿參加司法銜銜。國會對他這一建議堅決反對，羅氏雖繼續苦鬥五閱月之久，迄無成就。但最高法院中頭腦最舊的一個法官看見輿論對自己十分不滿，內心愧懼，而自劾辭職；最高法院的其他法官鑒於羅斯福理直氣壯深得人民擁護，爲釜底抽薪轉敗爲勝計，就自動改變作風，對憲法的解釋，忽趨開明；居然允許好幾起社會安全法令的制定了。而且在緊接著的四年間，有五個年邁的法官或因病逝世，或因年老退休；於是羅斯福有機會任命了六個思想前進的人作法官，償了他的初願。他的這次鬥爭雖是失敗，但他要作的事，則已全部成功。羅氏真是一個幸運的寵兒。

羅斯福在他的第二屆任期內，常說自己的立場是「居中而稍微偏左一些」。他從一開始就聲明對於勞工問題將繼續採取其第一任內所採取的那種前進的方針，以多數工人階級的利益爲重。所以在一九三七年，政府成立了一個住屋管理委員會專司推動多築房屋，

而以最低租金租與平民居住的計劃。一九三八年，則通過工資及工作時間標準法案，以保障四十多種工業中工人的利益。

羅斯福在第二屆總統任期內，即已開始領導美國支助民主國家抵抗納粹侵略，使美國無形中成爲「民主國家的兵工廠」，並使它在未參戰的狀態下得到了它所需要的安全。此所以在一九四〇年大選中，他能够打破從前的成規，連任三屆總統。至於一九四四年大選來到時，則他已領導美國實際參加戰爭，轉敗爲勝，使美國和全體民主國家均看見前途的光明，使美國成爲民主國家的領袖，使美國人民受到世界民主國家人民的尊敬。因此，他又當選連任第四屆。

## 七 領導戰爭

在戰爭一方面，羅斯福從開頭就不着自己最大的信念，決定不容許獨裁者橫行；而毫不躊躇地盡其全力在物資上和精神上支助作戰的各民主國家。

自從一九三七年軸心的侵略計劃日益明顯以後，羅斯福就領導美國動員一切的天然資源，作萬一的準備。另一方面，他對美國孤立派的主張，則屢次提出嚴重質問。

一九三八年春間，羅氏爲美國建立了新的大西洋艦隊，開始禁賣鐵與德國。一九三九年四月，他告訴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倘若他們允諾不再侵略別個國家，則美國願意幫助推動各國裁減軍備的工作；作爲答謝。

那年九月一日，德國侵入波蘭，羅氏立刻宣布美國守中立，不再以軍火供給任何國家，但兩個月後，他又設法提出修改中立法案，特許英法兩國以現金向美國購買軍火，美國開始對進口的德義兩國貨物科收重稅，冀在商業上減少美國與它們間的來往。又停止以各種金屬供給日本；同時又進行建設兩洋海軍。而由於政府的間接鼓勵，許多美國青年均取得特許，赴各民主國家作志願軍，直接幫助抗戰。

法國潰敗後，英國的作戰物資，在敦刻爾克損失殆盡。羅氏當機立斷，即刻以大量軍火接濟英國的作戰隊伍。他對這件事的看法是：「戰爭範圍正在日益擴大中。除非美國實際上幫助那些對軸心作戰的國家，否則戰爭的砲火必立刻蔓延到美國來。」

一九四〇年八月，他祕密地把五十艘舊式的驅逐艦贈給英國，而把美國得以利用大西洋某些英屬島嶼爲海軍基地爲交換條件。他對國內則頻頻呼籲民衆努力加增生產。

羅斯福第三屆當選後，首先借款一萬萬美元與中國，支持我們的抗日戰爭。一九四一年正月，他向國會提出授權總統動員美國全部物資，應付當前的戰局，三月間，國會通過了租借法案。羅氏口頭上雖仍在說美國所作的一切「尚未到戰爭的地步」，而實際上美國已在對軸心作戰了。

六月，羅氏對納粹封鎖美國的宣言，公開予以駁斥。下令沒收停泊在美國各海港的德義船隻三十艘，並凍結德義一切在美的資金財產。

後來德國對蘇聯宣戰了。羅斯福響應邱吉爾的行動，立刻聲明美國將以全力支持蘇聯。

一九四一年八月，羅氏與邱吉爾在威爾斯親王號艦上在大西洋面會晤，擬定了大西洋憲章，申明合力粉碎「納粹侵略」的決心，其後不多幾時，他就下令給海軍官兵說：「一看見德國潛艇，可立刻開砲」。

十二月七日珍珠港海軍基地被日寇背信襲擊後，羅氏立刻在國會中宣告美國與日本間戰爭狀態的存在。他的結語說：「本著對我們自己武裝力量的信念和美國人民的最大決心，我們必能獲得最後勝利，願上帝幫助我們。」國會當日就通過對日本宣戰。於是羅斯福根據憲法的規定成爲美國海陸空軍大元帥了。

以後的幾個月，是美國戰爭史上最暗淡的日子。但他鼓勇負起重責。一面決定作戰方針，籌劃戰費募集軍隊，加以配備，一面又要處理通常政務，集軍政重責於一身，真是忙碌之至。

在另一方面，他還得團結盟國。一九四二年六月，邱吉爾到美國與羅氏作第二次會晤。決定了「歐洲第一」的戰略。結果乃有一月七日盟軍登陸北非的空前勝利。

翌年一月，羅氏與邱吉爾又會晤於卡薩布蘭卡。十一月間與邱吉爾和蔣委員長在開羅會議。緊接着又與史達林會談於德黑蘭。以上全是羅氏努力團結盟國的行動之舉。其後同盟國在各戰場上一再勝利，而德義日三寇國則崩潰之兆日明，無非是羅氏全力領導作戰的自然成果。不過他是上年紀的人，負起這樣重擔，夙夜靡盬，心力交瘁，卒至不起，這是一件很令人痛心的事！

## 八 努力世界和平

「我們已經知道，我們不能單獨存在而享受和平。我們的幸福是有賴於別個國家的幸福的。我們必須過的生活，是人類的生活，

斷不是鴉鳥般的生活。……我們已學得怎樣作世界的公民，成爲人類社會中的一份子。我們已深信愛默生所說「唯一獲得友人的方法就是要作別人的朋友」這句話所包含的真理」。

這是羅斯福第四屆總統職時演說中的一段。從這寥寥數語中，我們已可看出他把世界和平看得多麼重要。

從一九四四年起，羅斯福就把他的精力轉變方向，完全用在戰後世界和平問題上。直到今年逝世之日止，他無時無刻不在籌謀世界和平。他擬定了一個方案，要藉着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國際合作及集體安全，來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戰。

一九四三年，聯合國在美國舉行救濟善後會議和糧食會議後，羅氏就邀請各聯合國家於一九四四年夏在布理敦森林舉行國際貨幣金庫會議，又於同年冬在芝加哥舉行國際民用航空事業會議。前兩個會議祇顧及各戰區災民目前的衣食問題，後兩個會議則已考慮到經濟生產和國際貿易等較遠大的計劃了。同年十月，在華盛頓頓巴敦橡樹舉行的世界機構會議，則更進一步，而具體的擬定了一個戰後世界安全機構的組織建議案。

今年二月間舉行的雅爾達會議，可說是羅斯福總統生前對於世界和平的最後努力，最近舉行的聯合國舊金山會議，其詳細節目就是在雅爾達會議席上決定的。世人都爲了羅氏在舊金山世界安全會議開幕前三天逝世惋惜良深；殊不知這位偉大民主領袖在事先早已把一切事情計劃妥帖，他的身體雖已不與我們同在，但他的英靈，他的精神，仍在領導和鼓舞全體出席舊金山會議的聯合國代表，在最和諧的氣氛中，決定了各種關係人類幸福的問題。

羅斯福的偉大精神將長存於世界，俾人類永享和平。

本篇所用材料，係根據

1. 四月十三日紐約時報
2. 四月十三日紐約前餘論坡報
3. 盧德威：羅斯福傳
4. 美國新聞處：羅斯福的偉大生平
5. 巴茲：美國領袖羅斯福
6. 麥肯賽：羅斯福總統傳
7. 瑪康格爾：羅斯福的歷史地位

# 羅斯福總統最後畫像記

八二

濟生



「我們現在只剩下十五分鐘的工作時間了。」

據許馬托夫夫人(Mrs. Elizabeth Sumner)昨天說，這是在羅斯福總統最後清醒的一點鐘內替他畫像時羅總統對她所講的最後一句話。他說完話以後，於是凝神批閱公文，忽然失去了知覺，將近十五分鐘以後竟在暈厥的狀態中被抬着離開了喬治亞溫泉那滿是日光的房間。

許馬托夫夫人倉卒地離開喬治亞以後，便到了長島嶼蟲河谷她女兒華德夫人的家裏，並在那裏招待記者報告他和羅斯福總統同在一塊的那一點鐘時的情形。許馬托夫夫人是一位出生在蘇聯的畫家。

她說她給總統所畫的像將永遠無法完成，恰像司托華替華盛頓所畫的像一樣。她又說他「原來希望」這幅畫像懸在海德公園的圖書館裏。許馬托夫夫人的攝影師羅賓斯四月十一日曾替羅斯福總統照過了三張像片。關於畫像和像片的布置方法專等許馬托夫夫人和總統的秘書陶麗小姐商量決定，陶麗就是替這位畫家向總統約期接見的。

坐在大安樂椅上

四月九日她們兩人相借到了溫泉，總統在他那住室兼書室的灑遍了陽光的大房間裏接見她們，他坐在靠着壁爐左邊的一把棕色大安樂椅上。總統的秘書海賽特正在一邊將總統所簽署的公文晾乾着，因為照規矩總統的簽字只能晾乾而不能吸墨紙吸乾，海祕書一面還請他們原諒這種「晾衣服」一般的工作。

許馬托夫夫人說：「總統於是大笑。那是一陣好笑」她對於自己的工作有點慌張，當她打算正對着總統面前將畫板擺在畫架上時，竟有三次把畫板落在地上。

許夫人又說她會和總統談到郵票——他是一位熱心的郵票收藏家——並且極力頌揚他對於新郵票的藝術性質的貢獻，尤其是一種佛羅里達州的郵票。

「請你等着瞧舊金山紀念郵票罷，」他答着。

海祕書帶了些公文離開房間時，總統的表姐妹沙克萊和德拉諾連袂而入，然後坐下來談天。約摸十二點三十分鐘時，一位司食的黑人——普里特曼送上總統的午餐，那是他所不喜歡的稀粥（將粉和水或牛乳煮成的），當他用完午餐時，羅斯福總統便規定他們的時限。

許夫人又繼續地說，「他真正在工作——而且是繁重的工作。當我研究他面部的光彩時，我十分驚奇他的臉上竟有沙里斯堡替他所畫的那幅像上的表情。他現在是疲倦和清瘦了，但是突然顯出年青些的神氣。」

手摸鬢骨

許夫人說：在那時羅斯福總統舉起左手摸着左邊的鬢骨。慢慢地摸着前額，慢慢地把頭靠在後面，又慢慢地靠着左邊溜下去了，最後他的手臂放在椅子上。許夫人一邊說，一邊表演那副樣子。

兩位表姊妹趕到總統身邊。他暈了，一直沒有知覺。有一位表姊妹請許夫人去請特務和醫生來，許夫人照做了。她回來時，她看見總統的病勢異常沉重。不一會兒醫生來了，一個菲律賓籍的僕人將總統移到臥室去。她馬上逃到她的屋中。兩位表姊妹回到小室裏交告訴她總統病勢很沉重。她說，自總統暈厥以後，到現在約計才二十分鐘。

她說：「他立刻打電話給攝影師，收拾行李，準備在下午三點十五分起身，那時他來和我會齊」。許夫人向陶麗小姐告辭，約定她將從美昆城（在喬治亞州）打電話來——直到那時她才知道當時所看見的是怎麼一回事。

她叫通了電話，接線生和她說：「你不知道總統已經去世了麼」。她立刻魂飛天外不知所措，和攝影師在旅行營中停留了一會兒，兩小時後方從新登程回家去。

（本文譯自四月十六日紐約前鋒論壇報）

# 羅斯福總統語錄

曹未風  
李義植 輯譯

八四

## ——留給世人的遺教

羅斯福故總統留下了一筆政治與社會哲學的豐富遺產。下面的語錄代表他所信仰的和他所力爭以求實現的理想。這些名句摘自他歷次發表的公開演詞。

### 基本的信條

大無畏

我們唯一所害怕的事，便是「怕」本身。（一九三三年三月四日就任第一屆總統致詞）

四大自由

在我們正想獲得安全的未來歲月中，我們預期世界的基礎將建築在四種人類自由的重要因素上。第一是言論與發表的自由遍及世界各處。第二是宗教信仰自由遍及世界各處。第三是生活需求的自由——這以世界立場來說就是一種經濟的諒解，使居住在每一個國家裏的人民得到一種健全而和平的生活。這也要遍及世界各地。第四是無所戒懼的自由——這以世界立場來說，就是世界普遍地澈底地減縮軍備，使沒有一個國家能够侵略她的鄰邦。這也要遍及世界各地。（一九四一年一月六日致國會咨文）

不能屠殺或奴役人民

在大西洋憲章裏所包括的自決的權利並沒有包含任何一個政府可以有權做大規模的屠殺，或是奴役其國內的人民，或是任何其它人民。（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二日）

### 民主呢獨裁

民主是最難被克服的



有人以為民主主義就政府的形式與生活的形式而論，是受到一種神秘的或人爲的命運的限制與束縛的。他們根據一些無法解釋的理由，認爲暴政與奴役已成爲未來的洶湧潮流，而自由則已經成爲衰退的潮流。

可是我們美國人曉得這是不確的。不，民主主義並沒有死亡。

我們曉得這一點，因爲我們會看着民主主義復生而長大。我們曉得它不會死，因爲它的基礎，正是爲共同工作而攜手而進的男女老幼的個人不受任何阻礙的根本意志。這一項共同工作已經藉着大多數的自由人類的自由表示而發動和澈底執行。我們曉得，因爲在所有政制之中，祇有民主主義能夠獲得人類的開明意志的全力贊助。我們曉得，因爲祇有民主主義曾經創立了無限的文明，使它在人類生活的改善過程中有無限的進展。

我們曉得，因爲我們作深一層的觀察後，發現它還不斷向每一洲擴伸中，因爲它是最合乎人性的、最前進的、而且在所有人類社會的體制當中，是最難被克服的。

民主的願望並不僅是人類歷史中的一個近代現象而已。它就是人類的歷史。（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日就任第三屆總統演詞）

### 自由的意義

我不主張恢復自由的那種定義，在那種定義之下，一個自由的人民逐漸的受制於少許特權的個人。我主張，我知道你們也一定主張，自由應當有個包含更廣的定義，在那個定義之下，我們可以取得更大的自由，令一般的人民可以享有美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更多的安全。（一九三四年九月三十日爐邊談話）

### 弱者與強者

我們看到一個國家由許多不同國籍、種族與宗教的人組成，彼此基於單一的結合——自由與平等的結合——而團結一致。凡欲以某一國籍反對另一國籍者，也就是企圖把顛所有不同國籍的人。凡欲以一個種族反對另一個種族者，也就是企圖奴役所有種族。凡欲以一種宗教反對另一種宗教者，也就是企圖毀滅所有宗教。我正爭取一個自由的美國，爭取一個所有男女均享有自由正義平等權的國家。我正爭取，而且我過去始終在爭取小人物的權利，一如爭取大人物的權利——爲弱者爭取，一如爲強者爭取，爲無援者爭取，一如爲有力自助者爭取。（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一日在紐約演詞）

### 平民

民主主義唯有得到林肯所說的平民的普遍擁護，才能存在。民主主義唯有充分地尊重平民的尊嚴，使社會能够保證男女大眾獲得合理的安全及其本身和後世子孫的希望，才能保持所得到的擁護。（一九四〇年七月十九日向全國演詞）。

### 政黨與團結

獨裁者似乎沒有認清楚我們在美國的人民能够一方面保持兩黨的存在，而同時又能保持一個不可侵犯的與不分裂的國家。極權主義者的意識太狹窄了，以致不能瞭解這個民族的偉大性。這個民族在選舉的時候，可以有政黨之分，但對於他們的國家及民主主義的理想，則永遠是團結一致的。

在我們這個國家裏，不同的意見是在投票裏表現出來的。在獨裁的國家裏，不同的意見則在集中營裏受到抑制。（一九四一年四月一日對全國播講）

### 所謂「新秩序」——既不新又不是秩序

納粹勢力並不是要對殖民地地圖或對歐洲小國的疆界，加以更多的修改。他們公開地想毀滅每一洲（包括他們所屬的一洲在內）的所有選舉政制。他們想建立一種以少數人的強力奪取政權來統治全人類的政制。

這些人物及其受麻醉的信徒稱它為「新秩序」。其實它不新，也不是秩序。因為如果要謀求國際間的秩序，必須先有一種較永久性的原則——一種正義的制度，使每一個人一個長久的期間裏都樂於安居。人類絕不能永久忍受一個依賴征服及奴役為基礎而強制施行的制度的。（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五日在華盛頓的演詞）

### 獨裁的代價

獨裁制度的代價是美國人所決不肯付出來的。因為那就是我們精神價值的代價，自由發言權的代價，宗教自由的代價，被拘入集中營的代價，使我們與歹人為伍而發生恐懼的代價，使我們子孫不能長大為自由與自尊的人而僅成為機器所塑造所奴役的工具的代價。（一九三九年一月四日致國會咨文）。

### 最不名譽的統治制度

不管它玩什麼新詭計和喊叫什麼新口號，專制的暴政總是歷史上最舊式最不名譽的統治制度。每次暴政被推翻而代以一種更合於人性的制度的時候，其內在的原因往往多於外來的因素。（一九四〇年七月十九日向全國演詞）

## 最黑暗的罪惡

美國全國看到納粹主義者對孤立無援的少數民族實施有系統的屠殺，不禁驚恐欲絕。在我們看起來，徒以種族、宗教、或政治價值的原因而對無辜人民肆加殺害，實在是所有罪惡當中最黑暗的一種。（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二日致國會咨文）

## 爲什麼作戰，怎樣作戰

### 最終目標

假若這個國家與世界不從這些努力、痛苦、流血、與死亡中得到一些真正的永久性的善良事物，那真令人不可想像，而且有更神聖。我們的武裝部隊要得到永久和平；同樣的，他們要他們自己，他們的家庭，以及他們的鄰居於戰後復員的時候能永久有職業。

我們作戰以保持偉大的過去，並以爭取更偉大的未來。今天聯合國國家是歷史上最強大有力的聯合。他們能够而且必須繼續團結，防止德日義或其他違反第十誡——「勿貪婪」——的國家有任何重整軍備的企圖，藉以維持和平。（一九四三年一月七日致國會咨文）

### 人民的目標

我堅決相信，所有的美國人民都樂於接受這個機會，參加這文明的人類爲了保持現代生活的純潔與尊嚴所進行的戰爭。因爲在基本上這乃是人民的戰爭——在它的後面還必定要有人民的和平。

爲了取得戰爭的勝利，確保和平的安全，我們需要全世界的人民爲這共同的目標而共同努力。（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 維護我們的主義

人類有一個時期不但必須準備維護其家室，而且還須維護信仰與人道的主義，因爲這些主義正是他們的教堂，他們的政府，與他們文明的本身所由建立的基礎。維護宗教，維護民主主義，與維護國與國間的友情，都是作戰的目標。爲拯救其中一個，我們必須立志拯救其中一切。世界已經這樣小，而進攻的武器又這樣迅速，所以任何一國雖有和平的意志，但祇要其他強國拒絕坐在會議桌上解決其不愉快的事項，這個國家就不能安定自處。

我們曾經得到教訓，世界上逐軍條約的聖潔並以友信與他國來往的崇拜上帝的民主國，對於世界其他地帶的國際間無法無天情

形，不能漠視無睹。他們不能永遠沒有有效的抗議而輕易寬容那些侵略友邦的行為——這些侵略行為必自動地危害我們全體。（一九三九年一月四日致國會書文）

### 無一倖免

在一個受暴徒主義的原則所統治的世界裏，任何一國，或任何一個人，決沒有安全可言。對於強大的侵略者，沒有所謂半不可破的防務，因為侵略者在黑暗中潛行，而且未事先提出警告就行進擊。我們曉得我們這個四週環繞着海洋的西半球，也不能免受猛烈的攻擊。我們曉得我們不能以地圖上的里程來估量我們的安全程度。

我們或者要承認我們的敵人曾經完成了欺詐的劣戲，在時間上既極適宜，其手段也極技巧。這是一個徹底不榮譽的行為。可是我們必須面對一件事實，這就是納粹式的近代戰爭本是一個卑污的東西。我們不喜歡它，我們不願意捲進去——可是我們現在已經在裏面了，而且將盡我們的所有來作戰。

我們將獲得作戰的勝利，我們而且要驕傲地隨作戰勝利以俱來的和平。在這個日子的黑暗時刻中，在未來可能降臨的黑暗日子當中，我們會驕傲地人類的一大部份都站在我們這一邊。他們當中有許多正與我們共同作戰。他們全都在正警告我們，因為我們所負的任務也就是他們的任務，我們希望在上帝之下獲得自由也就是他們的希望。（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九日對全國播講詞）

### 我們的首要任務

我們的首要任務是以全力儘速而且不含糊地來爭取這次戰爭的勝利。我們的第二個目標是要勝利到使在可預見的未來不再發生世界戰爭的地步。我們的最終目標是戰後我們的武裝部隊以及所有美國人都能得到職業，而且有良好的生活水準。（一九四四年七月十一日接受民主黨提名為總統候選人演詞）

### 民主力量的證明

美國人民與其盟國人民在這次戰爭中的勝利，將不祇是反抗法西斯，反抗反動勢力，與反抗獨裁主義殘暴手段的勝利。美國人民與其盟友在這次戰爭中的勝利，將是民主主義的勝利。它確定這一點：它的力量、權威和由人民政府所產生的充沛的巨力，將達到歷史上前所未見的程度。（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三日在華盛頓播講詞）

### 希特勒的世界呢？還是我們的世界

我們所有美國人，不問其觀點如何，今日必須從兩個世界中任擇其一。一個是我們所願意居住的世界，另一個是希特勒及其隨從所將強迫我們接受的世界。我們沒有一個人願意像鼯鼠一樣埋首地下，在黑暗裏過生活。

很簡單而且很率直地我們願毀滅希特勒主義而完成我們自己的主義。

我們與他人共同消滅希特勒主義的災害後，我們也將盡力協助建立一個新和平，使全球各地的善良人民能夠有更好的機會在安全自由與友信的情況下生活而繁榮。（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七日向全國播講詞）

### 不能用防禦精神來戰爭

我們不能用防禦的精神來進行這次戰爭。等我們的力量及我們的資源已全部動員了之後，我們就要向敵人開始總攻擊——不論在何時何地，祇要我們一能接近他們，我們都要對他們一再痛擊。我們要令他們遠離我們的海岸，我們要把這戰爭推送到他們的本土上去。（一九四二年一月六日向全國講詞）

### 戰爭是一種傳染病

世界上百分之九十的人的和平、自由、與安全，現在因為有百分之十的人企圖推翻一切國際秩序與法則而致遭受危險威脅。每當瘟疫開始蔓延的時候，大家就同意而且共同攜手來對病人實施隔離工作，藉以保護大眾的健康，免受疾病的蔓延。

戰爭是一種傳染病，不問其為曾經宣戰的戰爭或不宣而戰的戰爭。戰爭可以使距離其發源地極遠的國家與人民都捲進去。在一個信心與安全俱告喪失的混亂世界裏，我們決不能得到全部的保障。（一九三七年十月五日在芝加哥演詞）

## 向未來的永久和平的世界奮進

### 人道的計劃

第二次大戰對於這一個世代的人的意味是有大部分人在一生之中，面對着如何阻止戰爭的目標。要想達到這個目標，世界各國必須有一個計劃，否則就永不能達到目標。這個計劃的基礎現在已經完成了，而且已經提交全體人類討論與決議。

沒有一個計劃是完整的。舊金山所決定的一切，在未來的歲月中，無疑必須一再加以修正，正如我們的憲法曾經一再修正一樣。我堅信國會與美國人民必能接受這次會議的成果，把它當作一個永久和平機構的開始，使我們在上帝之前能夠基於這個機構而建

立較好的世界，以便我們的子子孫孫——你們的和我的；以便全世界的人的子子孫孫都能够生活而且必須生活。（一九四五年三月一日報告克里米亞會議經過演詞）

### 未來的戰爭

和平，和平也像戰爭一樣，必須有同志的精神，成功的精神，與邁往勝利的堅決意志。我們，我們在這個國土的人們曾經世世代代對荒野作戰——對山川作戰——對旱災與風暴作戰。我們曾經對無知、對壓迫、對固執作戰。我們曾經對貧窮、對疾病作戰。我們發動革命戰爭，為的是爭取人類生來就是平等的原則。那時候我們會為此而貢獻我們的生命，我們的資產，和我們神聖的尊榮。

我們今天所從事的戰爭曾經成為我們前進中的障礙，但是它也揭開新的一章——這一章將由我們現在活著的人開始。

我認爲我們爲美國爲文明而進行未來的戰爭時，其規模必須無愧於我們過去團結一致對抗暴政與對抗反動的戰爭的方式。我們必須冒着在進展過程中所將呈現的一切困難與失望，來徹底進行這個戰爭。我並且認爲我們必須與我們曾經並肩作戰的聯合國國家攜手一致進行戰爭，與此日益長大的聯合國攜手進行戰爭。（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四日在波士頓演詞）

### 全面勝利的真締

在我們的週圍我們看見一個尚未完工的世界——在這世界上到處都是剛剛醒來的人類掙扎着企圖立身於文明的大道上——人們到處都在掙扎，企圖取得較高的文明與較好的物質生活條件。我說，我們一定要爲了美國及文明進行這種未來的戰爭，足以配得上我們對於暴政及反動勢力所進行的戰爭，我們要不避一切艱難與失望，不令進步的巨輪遭受陷害。我說，我們要同那些曾與我們共患難，共戰鬥的一切聯合國國家共同進行那未來的戰爭——使我們的戰友日益增大。我說，我們一定要進行這爲了和平的戰鬥，吸收進來那最崇高的心胸，最有能力的手腕。我的朋友們，這才是我心目中所指的全面勝利的真締。（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四日）

### 和平的締造

締造世界和平的工作絕不能是一人一國的工作。它絕不該祇是一個美國的和乎，或英國的和乎，或蘇聯的，或法國的，或中國的和平。它也不能祇是各大國的和乎——或各小國的和乎。它一定該是一個基於全世界共同努力的基礎之上的和平——以人類生命的尊嚴爲其概念——以互讓及信仰自由爲其保障。（一九四五年三月一日）

### 永勿再生

聯合國家對於納粹主義，法西斯主義，與日本主義等政制，自將加以適當處置。假若我可以創造新名詞的話，我要提出簡單的四個字：「永勿再生」。

戰爭的悲劇已經使所有聯合國家的領袖與人民有更大的遠見。我可以本我所知道的告訴你們，聯合國的領袖與人民已經看出來我們在戰後迫切必要共同團結，以建立基於永久原則的和平。（一九四三年二月十二日對全國播講詞）

#### 我們所負於後代者

我們必須而且希望能夠繼續與盟邦合作共建一個強大的團結一致的世界組織，使之足以維持和平和隨時準備着維持和平——在必要時甚至不惜使用武力。美國政府的政策、努力和任務便在確保這一個和平。如果我們不能以我們的此生全力建設這堅固而持久的世界和平機構，我們便將愧對我們的子孫，我們所接受的自由傳統和我們的主帝。（一九四四年十月五日在華盛頓演詞）

#### 勿開倒車

本國有少數人士將於軸心國開始崩潰之際，對我們的人民說我們已經再度安全了，以為我們可以轉告全世界人民此後他們將自作自受，此後我們決不再為他人火中取栗，此後就我們而言必能保障文明的未來。假若我們這次所不惜作戰而爭取的目標宣告喪失的話，那麼我們獲得戰爭的勝利，實屬無益。假若不能保持戰爭的勝利，則勝利亦屬虛無。因之，我們的作戰，乃在恢復全球的信心與希望及和平，並使其永垂不朽。（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二日向全國播講詞）

#### 健全的美國

我們作廢不是為實現烏托邦，而且我們也不能獲得烏托邦的確，在我們本土等着的工作尚未完成。我們還要使我們自己能充份地平等地享受到自由。因此，我們既然從事建立世界友誼的工作，我們就開始了一個長久而艱苦的任務。這項任務需要我們的耐性，我們的智慧，我們的想像力，以及我們的信心。

這一項任務需要一個有經驗而健全的民族的判斷。我想美國人民已經成了這個民族。我們不能再抗拒我們以健全國家自居的意志，使我們有無限的前途。我們將負起我們的全部責任，發揮我們的全部力量，並以我們的全部助力與鼓勵，來協助所有祈求和平與自由的人。（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在紐約演詞）

#### 我們不是駝鳥

羅斯福總統語錄

我們曾經得到教訓：我們不能和平獨處，我們的權利與遙遠的別國人民的權利是互相關連的。我們還曾經得到教訓：我們應該像人似的活着，不能像駝鳥，或像木舍裏的狗。我們已經學習了如何去做世界的公民和人類社會的一份子。我們還知道了一個簡單的真理，如愛默生說過的「交友的惟一之道便是讓自己成爲他人的朋友。」如果我們一直懷着疑懼的心情來迎接和平，我們就永遠得不到永久的和平。惟有以滿懷的出自覺悟的諒解、信任與勇敢，我們才能獲得那個結果。（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日就任第四屆總統演詞）

### 睦鄰政策

在世界政策的範疇裏，我要使這個國家對睦鄰政策有所貢獻——這個鄰居因爲它能夠自尊，所以它也能尊重別人的權利。這個鄰居也因爲能夠尊重它本身的義務，因而也尊重它和別的鄰邦所簽協定的神聖。（一九三三年三月四日就任第一屆總統演詞）

### 天下一家

你同我都很容易發起扇動說戰事發生的地點距離美國大陸有數千英里，甚至距離全美洲大陸有數千英里，所以對於美國人民並沒有嚴重的影響，美國人儘可以漠視不顧而祇管自己的事情好了。我們在情感上雖然都不想不聞不問，可是我們却被迫認清楚每一個從空中播送過來的字，每一艘航駛在海面的船，以及每一個在進行中的戰事，無不影響美國的未來。（一九三九年九月三日對全國播講詞）

## 經濟與福利

### 經濟權利法案

我們可以說已經制定了另一個權利法案。根據這個法案，我們可以爲所有的人民——不論身份、種族、或信仰——建立安全與繁榮的新基礎。其中幾項主要的：

- 每一個人國內的工業部分或商店或農場或礦場有獲得有益並有報酬的工作的權利。
- 每一個農夫有生產並以能夠使其本人與家庭得到良好生活的價格出售其產品的權利。
- 每一商人，不論大小，有在自由的環境裏進行貿易的權利和免其在國內外受到不公平的競爭或獨占的壓迫。
- 每一個家庭有得到良好居所的權利。
- 每一個人有獲得充分醫藥治療與獲得達到健康並享受健康的機會的權利。



每一個人有獲得充分保障，不致因老年、疾病、意外與失業而發生經濟恐懼的權利。  
每一個人有獲得良好教育的權利。（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一日致國會咨文）

### 私人企業

我信任私人企業，而且始終信任。我信任利潤制度，而且始終信任。我相信私人企業能够使我們人民全體得到職業。假設有人對於我自信能使六千萬人獲得平時職業這一點當作荒誕，那麼他應當記得我在一九四〇年提出每年要生產飛機五萬架的時候，也曾經有些人認為荒誕。我認為對於有革新，技巧，與業務上有冒險的工作，都應當給予額外的報酬。（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 真正的財富

我不用着告訴你真正的財富不是靜止的東西。它是活的東西，其所由產生的因素就是人類那種創造並分配生活良好物品以求提高生活水準的傾向。人類合作的時候才增長財富。在誤解與誣陷的情形下，財富就停頓不動。在美國，用以增長真正財富的物質工具都已經具備了。財富應為工作——艱辛的工作——的報酬；這就是美國制度的精神。我要重新說一句：艱辛工作是指腦力與勞力的工作。這對於我們所說的利潤制度也可以有了一個很好的定義了。利潤制度的實現須普遍承認社會中每一個分子的權益。過去促進美國進步的不是有燕派之分的精神，而是有合作的精神。（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四日在華盛頓演詞）

## 羅斯福遺囑全文

九四

羅斯福總統的最後遺囑訂立於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二日，現保存於紐約州，突捷斯那，坡啓普息市法院內。全文編譯如下：

余，佛蘭克林·德南諾·羅斯福，居於紐約州突捷斯那海德公園；茲訂立并聲明此乃余之最後遺囑，從前所立其他遺囑及遺囑附加書，從此作廢。

一：余指定下列余之遺囑執行人，於余死後，儘可能立即清付所有余之公允債項及葬儀費用。

二：余指定因余之最後遺囑所定贈與、遺產贈予、與遺物贈與而須付之轉移稅、承繼遺產稅、及死亡稅，均由余之剩餘遺產項下支付。不必由接受贈與、遺產贈與、及遺物贈與之人負擔。

三：余指定下列余之遺囑執行人在紐約州突捷斯那海德公園，余產業花園內，爲余妻及余之墓地，豎立一簡單石碑，式樣應如另紙開錄者。所需費用由遺囑執行人自余之剩餘遺產項下支付。

四：余遺贈紐約州突捷斯那海德公園聖詹姆士禮拜堂之牧師及教會委員五千元，作爲增加墳場基金，維持羅斯福氏家族墓地，余妻及余之墓地，及其他墳場內開支之用。

五：余遺贈喬治亞州溫泉基金保管委員會（余之會員權利，直至余死時爲止）余在喬治亞州米里維達郡所有之產業、房舍及一切私人物件。

六：余遺贈至余死時爲余之雇員或僕人而其薪水由余私人支付者，每人一百元。

七：（甲）倘余妻，安娜·綺蓮諾·羅斯福，後余而死，余指定彼生時有權隨彼之意在任何地方使用直至余死時余所有之珠寶、書籍、油畫、圖畫藝術品、彫刻像、銀器、瓷器、玻璃器、裝飾、地毯、帷帳、汽車、遊艇及其裝備、家具等；惟第五條所列遺贈溫泉基金保管委員會之私人物件，不在此內。余妻應於余死後六個月內用書面通知遺囑執行人彼所選用之私人物件。遺囑執行人接到通知後，對所開列之私人物件，則不需負保管之責。其餘權益余交余之受委託人保管，一如本條（乙）項所列。

（乙）余妻所不選用之私人物件，或，倘余妻非後余而死，則第七條（甲）項所開列之私人物件將由余之兒女中至余死時仍

生存者選用。倘有已逝世之兒女，由執行人爲其遺囑選用。分配辦法，詳第七條（丙）項。

（丙）余之每一兒女（倘有已逝世者，其遺囑由執行人代表），有權自第七條（乙）項開列之物品全部或一部份中，選用若干，其總計價值不能超過全部所值五份之一。價值均應依據紐約州遺產稅之估計。

（丁）余要求余之兒女及代表兒女遺囑之執行人，祇選擇彼等能在家裏使用之私人之物件。余更要求余之妻、兒女、上述執行人當紐約州突捷斯那海德公園之正座房屋爲美國政府使用時，該房屋內之大部私人物件可予政府，以免改移房屋舊觀。此爲一要求，并非對余妻、兒女，及上述執行人有所限制。

（戊）余妻子兒女，及上述執行人選剩之私人物件，將由執行人捐獻美國政府以陳列於羅斯福圖書館或海德公園內羅斯福氏之正座屋宇，一切分配及捐獻時間，均由執行人定之，余妻、兒女，及上述執行人所不選用，美國政府亦不收受之遺物，由執行人便宜處理，將之發賣。

（己）倘余妻後余而死，倘彼選用遺物一如第七條（甲）項所定，則余指定當余妻死後，余之受委託人將按第七條（丙）、（戊）兩項所規定之辦法，處理彼所選用余之遺物。遺物價值，應以是時之價格估定。余之受委託人有第七條（丙）、（戊）兩項所受予余之執行人同樣之權力。對於該項遺物，余提出與第七條（丁）項同樣之要求。

（庚）倘余之兒女，執行人或受委託人與分遺物有所爭執時，則余之執行人或受委託人選有最後判斷權。處理如是紛爭時，余之執行人或信託人有權分配或折分造成紛爭之巨額物。

八：餘額，余之剩餘遺產及遺物，及至余死時應得之動與不動產（即此遺囑第二條及第三條所定之「剩餘遺產」），遺贈余子詹姆斯·羅斯福，由彼與寓紐約州紐約市百老匯大街一二〇號余友柯羅諾及受委託人夏傑德共同保管，及經理一切出賣、交換、投資等事宜同時負責收受租金、盈利潤、利及利息（以後簡稱「收入」）。除支付受委託人佣金，及一切保管，經理上必需之支出外，其餘分配如下：

（甲）倘余妻後余而死，受委託人將在每年純收入之下，撥交半數與余妻，此項款項，分四季支付。每年底，倘支付第八條（乙）項之後，純利仍有剩餘時，亦交余妻。

（乙）倘余妻後余而死，在彼生存期間，受委託人將自剩餘之半數純利，支付爲余妻料理醫藥衛生之李翰達，數目由受委託

人考慮，作合理之決定。余授權，但非指定，受委託人在余妻生存期間，每年自剩餘之純利半數支付一千元以下之酬金予李翰達。倘李翰達後余妻而死，則余妻逝世後，上述各項支出數目，改而平均分給余之兒女（倘有逝世者，則給其遺裔）。

(丙) 倘余妻後余而死，受委託人將任彼自由使用余所有在加拿大，新布魯斯克市，金波碧露島上之產業。尋凡土地及房屋均無條件使用，但需余死後六個月內用書面通知受委託人。在彼生存期間，房屋修理及稅項應由余自行支付。

(丁) 余妻死後，受委託人將以所保管之款項半數，除支付李翰達應得之數外，分與余之兒女（如屬已死者，則分與其遺裔），其餘半數平分與余之兒女。

(戊) 遇作第八條(丁)項分嗣時，倘余之兒女有已逝世而其後裔未成年者，受委託人將以委託辦法代其保管應得之遺產及遺物。或受委託人認為適當時，可交付其父或母，或其他合法監護人。

九：本遺囑所規定給余妻，安娜。赫蓮諾。羅斯福之權益，將代替亡夫遺產中蔡婚所受之部份，及其對於余之遺產一切權益。

十：余授予余之執行人及信託人下列權力：

(子) 彼等認為有利時，得賣或出租典押交換余之產業，并執行交易權。

(丑) 余之執行人可以保留或交付余之受委託人，一切產業，股票或證券從事投資，一切損失歸於信託基金，與彼等無涉。

(寅) 執行(丑)項權時，余之受委託人將不受信託投資法律所規定之保證限制。余之受委託人出賣余之產業，投票或證券時，買方無查詢其收受款項如何處置之義務。

(卯) 受委託人有代表行使股票及證券持有權者權益之權。

(辰) 對於余之產業、股票、證券，受委託人可用執行人或信託人之名義處理。

(巳) 執行人或受委託人有權代表要求有關余之產業股票或證券之利益，及處理有關方面向彼等之要求。

十一：余之執行人或受委託人，於分配余之遺產時，有權決定按產業分派，或以現款分派。

十二：余授權余之執行人，倘認為需要時，可以向外借款以便利分派余之遺產，或支付稅項而以余之遺產作押。借方無詢在余之執行人是否處置適當之義務。余之執行人之決定為最後決定，別人不得干涉。

十三：受委託人有權用信託基金買進證券或股票，以作投資。

十四：證券，股票所得之利息，為信託基金之收入。

十五：余提出、指定、任命余之子，詹姆斯·羅斯福，及余友柯諾、及夏傑德，為余之最後遺囑之執行人。……

十六：余就此聲明，上述執行人及受委託人執行職務時不需付繳保證金。

十七：本遺囑內所用「執行人」字樣，乃指上述執行人而言。

十八：本遺囑內所用「受委託人」字樣，乃指遺囑內所提之受委託人，及執行人日後委託之銀行等。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二日，當見證人之前，余親筆簽名，蓋印，并在本頁之前十九頁遺囑之上，逐頁簽押。

佛蘭克林·德甫諾·羅斯福

# 羅斯福逝世後的世界

梁純夫

九八

世界上常常有一些偶然巧合的事情。一九三三年，羅斯福與希特勒差不多是同時地登上世界政治的大舞台。到一九四五年，羅斯福與希特勒又差不多是同時地退入另一個世界。這兩個個歷史的人物，都給現世界留下一份禮物。羅斯福遺留給人類是四大自由的理想；希特勒遺留給人類的是十大災難的陰謀。希特勒真是一個苦命的傢伙，他無論上天下地，都碰到一個比他強有力的人物阻抑着他的慾望。道正如傳說中的天帝與撒旦的鬥法一樣，世界常常存在着光明與黑暗的鬥爭，而黑暗終究是鬥不過光明的。孫行者一翻十萬八千里的筋斗，却還跳不出如來佛的掌心。希特勒在現世界上已經認輸了。這撒旦即便把陰謀帶入地下，在羅斯福四大自由的燭照之下，也還是一籌莫展的。

## 一 懲處德國問題

希特勒的死亡和德國武裝抵抗的瓦解，不就是納粹主義的最後消滅。羅斯福與邱吉爾和斯大林所簽署的克里米亞聲明是具有遠見卓識的。克里米亞聲明關於處置戰敗後的德國一項強調指出了：「我們不屈不撓的宗旨，就是要消滅德國的軍國主義和納粹主義，要確保德國決不能夠再擾亂世界和平。我們決定要把德國一切武裝力量予以解除；把曾經一再極力使德國軍國主義復活的德國參謀部永遠解散；把德國所有一切會供軍事生產之用的德國工業排除掉，或者予以統制；使所有一切戰爭罪犯受到公正而迅速的懲處；要實行和德寇所造成的破壞相當精確的實物賠償；要掃除納粹黨，納粹的法律，組織和制度，從德國人民的公共機關中，從文化生活與經濟生活中消除一切納粹的和軍國主義的影響；並且要在德國和諧地採取對於世界未來的和平與安全實屬必要的其他措施。」

因此，在德國無條件投降之後，面對着聯合國的迫切任務就是怎樣來執行克里米亞會議的這一決定。具體來說，就是：（一）軍事佔領德國問題，（二）膺懲戰爭罪犯問題，（三）控制德國工業問題，（四）強制德國賠償問題，（五）更改德國版圖問題，（六）教育德國人民問題等等。

軍事佔領首先意味着德國一切武裝力量的解除和德國參謀本部的解散。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這兩個步驟沒有做到，侵略的

權盜沒有被扼殺，使這個強盜「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再度擾亂世界和平。同盟國這次當然是不會再蹈那覆轍的。現在德境盟國管制委員會已正式成立，由蘇聯代表朱可夫元帥，英國代表蒙哥馬利元帥和美國代表艾森豪威爾元帥共同負責。這三位將領曾經以完全合作的精神美滿地完成了德黑蘭會議所決定的聯合戰略，使德軍無條件投降。對於克里米亞會議的這一決定，他們也將以同一精神來貫徹到底的。

迅速懲罰戰爭罪犯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留下的教訓。這一工作不單是法律的問題，而且也是政治的問題。因此它的執行不單要精密和公正，而且要徹底和迅速。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一日羅斯福、邱吉爾和斯大林會聯名發表「嚴厲懲罰戰禍罪首」的宣言，指出：「所有人類的利益要求着把希特勒德國的一切野蠻兇手從速用一勞永逸的方式剷除淨盡。」「必定要把他們追跡到海角天涯，押回到他們犯罪的地點由他們曾經迫害過的人民審判。」盟國戰罪調查委員會早已在倫敦成立。但歐戰結束已近一月，這些兇手們有的被捉到後還受「寬待」，有的潛逃到所謂中立國還受「保護」。全人類的利益要求着這一工作的迅速和徹底的實行。

控制德國工業和賠償問題是剛連着的。為了防止侵略的再起，把德國所有可供軍事生產之用的工業剷除是必要的。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同盟國曾犯了一樁重大的失錯。它們爲要使德國有能力支付賠款，竟然以大量資本供給它復興大工業，而這種工業轉瞬便成爲納粹擴軍和進行侵略戰爭的基礎。因此蘇聯這次提出以德國的勞工來賠償，使那些曾被擄別國土地與產業的德國軍隊用勞力來復興這些地方。這辦法另外還含有懲罰的意義，對於德國人民的心理改造是有貢獻的；它并且還解決了德國的失業問題。有些人懷疑這會造成「奴隸勞動」制度，那是過慮的。不過，這辦法不適用於有些勞動力過剩的國家，以免引起失業問題。另一方面，如果使德國完全變成農、國家，又會跟巴爾幹等農業國家發生市場的爭奪。總之，這問題是相當複雜的，需要聯合國審判各種適宜辦法來加以處理。

更改德國領土，一方面是歸還從前德國由波蘭等國割取的土地，一方面是要重要戰略區如東普魯士和萊茵區的剷除，以及重要工業區如魯爾和薩爾的國際控制等。照克里米亞會議的決定，波蘭在東邊把卡遜線以東的土地劃還烏克蘭和白羅俄斯，而在西邊擴展到奧德河以東，包含東普魯士的歸併，是不會發生問題的。只是德國西部萊茵區以及魯爾和薩爾兩大工業區的處置辦法，還有待於盟國的協商。

重新教育德國人民，是根絕德國納粹主義和軍國主義的必要方式之一。但這并不是要使德國人民變成野蠻民族或奴隸。這應該是和帝國主義國家對殖民地人民的教育方式完全不同的。克里米亞聲明關於這一點曾指出：「我們的宗旨決不是要消滅德國的人民，但

是惟有富納粹主義和軍國主義已經根絕了的時候，德國人才有過適當生活的希望，他們才有在國際交誼中佔一席地位的希望。」

## 二 復興歐洲問題

經過納粹鐵蹄蹂躪了差不多十年的歐洲，各方面急需重建。關於這一方面，克里米亞會議會聲明：『當被解放的歐洲暫時不穩定的時期中，他們互相同意，當使他們三國政府的政策一致，以協助從納粹德國統治下獲得解放的各國人民，以及歐洲的舊軸心附各國人民，用民主方式解決他們迫切的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歐洲秩序的確立，以及國民經濟生活的再建，必須穩固足以使被解放的各國人民能夠消滅納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最後形跡，並創造自己抉擇的民主制度的程序來達成。』

我們可以看出來，解放後的歐洲，是遵從着克里米亞會議的這一決定在走上復興之路的。目前在歐洲盛行兩種運動：民主聯合政府運動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運動，正是『用民主方式解放他們迫切的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

經過納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洗禮之後，歐洲想返回到過去那種半封建半資本主義的特權社會制度已不可能。蒙德女士 (Milde) 在「歐洲的統一」一書 (一九四三年倫敦版) 中曾經指出，大部份歐洲都有着工業上和農業上未完成的革命，資本主義的老方法是不能夠使它們的地位改善的。「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對像東南歐那種農業國家是非常切合時宜的。它不是蘇聯目前所實行的蘇維埃制度，但它可以使這些國家擺脫各種專制的和獨佔的束縛，而逐漸走上社會主義平等社會的道路。

不過，這種經濟改革和政治問題是有密切關係的。在有特權存在的社會，這種土地改革決不能實行。沒有那個大地主願意自動放棄他的產業和安逸生活。如像在波蘭和南斯拉夫等國，這種土地改革是由民主聯合政府來推行的。因此，民主聯合政府不單是『使被解放各國人民能夠消滅納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最後形跡』的必要政治程序，它並且是加速歐洲復興的必要政治程序。在另一方面，戰爭中大地主的逃亡和附逆也使這種土地改革易於進行，而這也需要民主政府為後盾。

在這急迫需要和平復興的時期，最近也發生了一些令人不愉快的政治問題，足以妨礙復興工作的迅速進行。舉如波蘭政府問題，義南領土糾紛，敘利亞和黎巴嫩與法國之間的衝突等 (據說北非阿爾及爾與法軍之間也起了類似的衝突)。莫洛托夫會對新聞記者說，波蘭問題不是波蘭內部的問題。美官方說 (華盛頓五月十日合衆電)：「敘黎的情勢，已不惟向法國或敘利亞交涉便可生效」，這當中顯然是有背景的：義南的糾紛恐怕也是一樣。總之，這些都是有關聯合國團體的政治問題。我們記得克里米亞會議之前也出現過類似



的問題，但一經羅斯福出馬，這些問題便迎刃而解了。斯退丁紐斯在總結舊金山會議一月成就的播講中宣稱，美國的外交政策要從新成為英蘇政策之間的調停人。我們希望目前這些不愉快的事件在即將舉行的三巨頭會議中能獲得合理解決。

### 三 世界和平問題

舊金山會議是在克里米亞會議的決定下召集的。我曾經指出過，舊金山會議能成功到什麼程度，不是決定於它能否建立一個大家同意的國際安全機構的憲章，而是決定於它能否貫徹克里米亞會議的精神來解決一切有關世界和平的問題。直到目前為止，很欣幸地，會議過程中有許多極複雜的困難問題都能夠從這種盟國團體的途徑獲得解決了。

像國際託治問題，是最複雜不過的。每個國家都由於其本身的利益而有不同的願望。但是共同的利益終於超過一切，而使這問題在情形極不相同的五大強國之間獲得協議。首先是，克里米亞的決定被全部接受了，即適用於此制度的土地應為（一）舊國際的委任統治地，（二）因此次戰爭被敵國割取的土地，（三）根據協議自動置於國際託治制下的土地。這後一項是有很大伸縮性的。其次是美國所提出的戰略區與非戰略區的劃分被承認。最後是中蘇所提出的以「獨立」為託治領土人民被治理的最後目標也被同意了。

像區域組織問題，雖然在目前牽連的方面不多，這問題本身却是極原則性的。它關涉到世界合作與和平不可分問題，它也關涉到勢力範圍與權力政治問題。拉丁美洲國家會想使汎美體制獨立於未來世界安全機構之外，這是違反世界合作與和平不可分原則的。在別的方面，這種獨立的組織也可能成爲權力政治的工具而擾亂世界和平。這問題，過美國調停，終於獲得協議，一方面保持安全理事會的最高權力，把區域組織置於世界安全機構之下，另一方面使區域組織有權代表安全機構就地解決未發展到危及世界和平的地方事件，或執行安全理事會的決議就地解決地方性的紛爭。

阿根廷和波蘭問題在會議中留下一些陰影，但這類問題在三巨頭會議中將會得到合理處置的。

關於表決程序問題，克里米亞會議決定的五強否決權也勢將得到承認。這問題本來是很機動性的。斯退丁紐斯在總結舊金山會議一月成就的播講中指出：「有人說：五常任理事國之一，倘有侵略行徑并拒絕承認世界組織的機構，那麼結果又將如何？倘有一侵略國，其本身所投的反對票足以阻止理事國對其採取武力強制手段，那麼我們對於該侵略國究有什麼樣的遏制方法？果有此事發生，我們的答覆極簡單，就是不論投票表決與否，另一世界大戰就要發生，而世界和平機構就宣告失敗。」其實，不單對於表決程序問題，

即對於整個和平與戰爭問題，也是應該這樣看法的。沒有團結，就沒有和平。

#### 四 擊敗日本問題

羅斯福在臨終前最後一刻，也沒有忘記要徹底擊敗日本。他準備在傑斐遜日發表的演講中說：「日本軍閥也將在它本國接受在襲擊珍珠港後所希望的報應」，並且警告著我們：「我們實現明天的唯一限制，就是我們今天的猶疑，我們應以健全主動的決心，勇往前進。」

在德國無條件投降之後，客觀的形勢已經決定日本軍閥無法逃脫它最後敗亡的命運了。不過，要使日本軍閥在「它本國接受襲擊珍珠港以後所希望的報應」，還需要著盟國軍民的更進一步的努力，並且需要著我們祛除「猶疑」和立下「健全主動的決心」。凡忠於羅斯福理想的人，都應該時刻不忘記這些的。

在目前，對日本的最後大攻勢還只是在預備階段，要達到這一大攻勢還需要我們在多方面的努力。首先是基地問題，這對於保持海軍和空軍的優勢，對於以空軍軟化日本的抵抗力，對於隔斷日本的海上運輸，對於接應東來的盟軍，對於登陸中國或日本本土，都是先決的條件。即使完全佔領菲律賓和大琉球，也還需要時期和努力來使這些基地可以充分發揮效用。如像作為登陸西歐的基地的英倫三島，在遠東戰場還沒有這樣理想的所在，無論在面積，在距離上和在設備上都不如遠甚。而登陸西歐是經過多少準備時間和轉灣抹角啊。日本在中國沿海或在日本本土的抵抗也并不比德國在西歐的抵抗力較弱，因為德國有著一條消耗力極大的東線吸引著它的大部注意力，而日本在目前的後方戰線是相當安全的。

在進行有效的對日大攻勢之前，也還需要完成一個東方的聯合戰略。我們知道，最後擊敗德國主要是依靠於東西夾擊的聯合戰略，而這聯合戰略是建立在同盟國之間的推誠相見的緊密團結的基礎之上。目前在遠東，這種團結還存在着不少間隙有待彌縫。可以說，作為迅速擊敗日寇之前提的東方聯合戰略還未形成。

這也就可以說明日本近來大施「和平攻勢」的真象。日寇正在運用陰謀使這種間隙擴大。日本會投降嗎？從它無法逃脫最後潰敗的命運來說，日本軍閥是準備投降的，但決不是無條件投降。因為無條件投降意味着日本軍閥本身的腐爛，意味着日本天皇神統的斷絕，意味着日本侵略政策的永遠消滅。日本軍閥并不代表日本大多數人的利益。無條件投降雖可保全日本大多數人的利益，日本軍閥

却不準備爲這而犧牲他們本身的利益。但如果不是無條件投降，同盟國人民，特別是中國人民，是決不能接受的。羅斯福在臨終前還囑咐忠告我們：「僅僅將我們的敵國征服，還不够，我們必須繼續以我們的力量，征服懷疑和恐懼，以及使恐怖成爲可能的愚昧和貪婪。」

自從羅斯福逝世以來，愛好和平的世界人民沒有一刻忘記他的教訓。他們正以全部心力在遵從他所指示的道路，獻身於撲滅法西斯主義的戰爭，審心於解決永久和平的問題，向着四大自由的理想邁進，拉斯基教授於美國人民準備選舉羅斯福三次連任美國總統時會說羅斯福是美國最喜歡接近人民的一位總統。他的「新政」，他的「四大自由」，都是從人民的願望中發掘出來的，都是人民的願望的結晶。羅斯福的道路之所以成爲人民的道路，決不是偶然的。無疑地，人類在到達四大自由的理想的途中，也還有不少的艱難困苦需要克服。凡是「四大自由」的光輝所照之處，希特勒的陰魂也可能不時出沒。不過，世紀已經改變了，在從前特權的時代，也許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可是在這以後的「人民世紀」，一切都顛倒過來了，光明終將戰勝了黑暗。希特勒死後遺臭萬年；羅斯福死後流芳百世；這絕不是偶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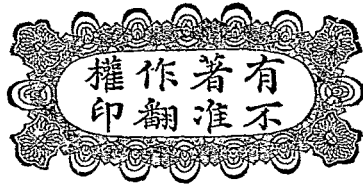
(一九四五，六，一)

民國三十四年十月初版  
民國三十四年十月初版

新中華羅福 (全一冊)

◎定價國幣一元八角

(郵運區費另加)



編者 新中華雜誌社

發行人 姚 戟 楨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代表

印刷者 中華書局永寧印刷廠  
上海澳門路四六九號

發行處 各埠中華書局

(二一九四三)

78

78  
000

